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五冊目次

回文類聚四卷目錄二卷　（宋）桑世昌輯　（明）張之象補　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〇〇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續二十卷（一）　（宋）真德秀輯　明嘉靖四十三年杜陵蔣氏家塾刻本　〇四〇

回文類聚四卷目錄二卷

（宋）桑世昌輯　（明）張之象補

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同文類聚四卷補遺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桑世昌編。世昌有蘭亭考，已著錄。考劉勰文心雕龍曰，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梅庚註謂原當作慶，宋賀道慶也。蓋其時璇璣圖詩未出，故勰云然。世昌以蘇蕙時代在前，故用為託始，且繪像於前卷首，以明刱造之功，其說良是。然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八字，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在蘇蕙以前，乃不標以為始，是亦稍疎。又蘇伯玉妻盤中詩，據滄浪詩話，自玉臺新詠以外，別無出典，舊本具在，不聞有圖。此書繪一圓圖，莫知所本。考原詩末句稱當從中央周四角，則實方盤而非圓盤，所圖殆亦妄也。唯是詠歌漸盛，工巧日增，詩家既闢此一途，不可竟廢，錄而存之，亦足以資博洽。是書之末有世昌自跋，稱至道御製登載卷首。此本無之，殆傳寫佚脫歟。其補遺一卷，則

國朝康熙中蘇州朱存孝所採，兼及明人。然於明典故中所載御製回文詩三十圖在耳目前者，即已不收，則所漏亦多矣。姑附存以備參考云爾。

萬曆年製

名賢詩詞
回文類聚

回文類聚序

予友海鹽錢君懋敎氏雅好異書舊藏有回文類聚世所罕覯請刻之以傳俾予敘于首簡予竊聞何大復先生有言曰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關雎六藝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爲其旨遠矣遡求古昔則晉之陸平原士衡亦云詩緣情而綺靡其與先生之言上下千載若相符契要之文生於情匪以空文焉耳已漢魏以降流別漸繁蘇伯玉妻首作盤中詩而回文之體則自晉傅咸始咸作反覆回文以示憂心展轉之意也次而溫嶠有虛言回文以一字括兩三字義以示包藏隱密之

意也如符堅徙秦州刺史竇滔於襄之
流沙其妻蘇氏以回文詩織錦以寄之
以示繾綣綢繆循環不捨之意也若東
坡蘇子以字橫斜顛倒而服虜使者以
示神智不測之機也至於黃山谷秦太
虛朱晦菴諸賢亦頗有作總名為璇璣
回文詩宣德辛亥歲嘗刻于西湖寓隱
惜乎古本脫落不存止得詩一百餘首

覽者有遺恨焉嘉靖庚戌予客遊白下
會楚中王君廷儒示予回文類聚乃淮
海桑澤卿所輯古本約有一千餘首如
獲拱璧不勝欣喜因手錄成帙存諸笥
者久之比課農餘暇搜訪補增翻閱校
定始粲然可觀足傳不朽蓋回文妙在
借字就意任反成章而不戾於義可謂
難矣故觀回文者不在正文之巧而在

反文之妙實人之所難能也或以為雕
蟲篆刻壯夫不為噫過矣過矣且無論
諸才婦作即達摩真性頌太宗回文詩
不廢此體下逮唐宋諸賢以天縱奇才
浩放橫決何所不能尚乃曲折逶迤發
為雅什行於後世未聞以雕蟲小技直
薄不為也譬彼王師擁百萬之衆雲動
天隨雷迅風烈凜凜乎威令嚴明不假

色笑逮及凱旋則鼓橐齊鳴絲竹迭奏
矯手頓足巧笑善舞而懽暢和適別一
景象亦奚傷於壯耶是故古今君子間
有此作而達觀鴻儒亦必贊賞不置矣
大都文以情生信有合乎原大復之者
回文曷可少哉又桑太平廣記云會昌
中邊將張睽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
繡回文作龜形詣闕進上未云編作龜

形獻天子顧教征客早還鄉賜絹三百
足以彰才羨是亦蘇蕙子之流也而詩
已閲己良可慨歎愧予謭薄不無脫漏
尚俟博雅廣而益之庶不負懋敎好古
之誼云耳
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冬十月既望
雲間張之象撰

回文類聚目録上

卷之一 圖
跋 桑世昌
璇璣圖敘 武后
璇璣圖綱目
璇璣圖 蘇蕙
璇璣圖讀法
璇璣圖後敘 李公麟
又五色讀法
又璇璣圖後敘 黄集
跋錢鎮州回文後 黄集
題璇璣圖後 黄庭堅
擬題織錦圖 秦觀
題織錦圖三絶 蘇軾
題織錦圖五絶 秦觀
再次上韻三絶 蘇軾
璇璣圖攷異
卷之二 圖

盤中詩　蘇伯玉妻
真性頌　達摩
酒盤銘　殷仲堪
古硯銘　梁武帝
硯銘　丘遲
紗扇銘　簡文帝
墨銘　唐寅
回文千首　唐太宗
璿璣圖敘　王勃

璿璣圖　唐婦人
璿璣圖跋　令狐楚
玉連環酒色箴　呂真人
遊紫霄宮　白樂天
寄范仲淹　宋庠
客懷　秦觀
採蓮　蘇軾
錦纏枝　南山
擬織錦圖　宋人

擬織錦圖　宋人
神遊太清　臞仙

回文類聚目錄上

回文類聚卷之一

宋淮海桑世昌澤卿纂輯

明雲間張之象玄超補訂

璇璣圖敘

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智識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年十六歸于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字連波右将軍于真之孫朗之第

二子也神風偉秀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符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克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詔拜安南将軍留鎮襄陽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箠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将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迺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為回文五綵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其文點畫無闕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徘徊宛轉自為語言非我家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盛禮邀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重蘇氏所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

衰亂文字散落追求弗獲而錦字回文盛傳于世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以示将来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

大周天冊金輪皇帝製

璇璣圖綱目

璇璣圖　讀圖內詩括例
經緯　外經
中經　內經
四角　四旁
交手　用色分章幷讀法

璇璣圖

仁智懷德聖虞唐真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傷惜情哀明範榮志庭蘭亂殘人遠佞奸山害我忠貞來出慈雛思恭基可
慘嗟中無蹤紛爲萬明難虔肖源禍因所恃忠嫉驕盈翰謙孝和淑自爲隔
懷懷傷君朗光禪榮繁荒不義姬班女婕好辭輦漢城專庶休守貞記孝塞
春所路旁容殊感華城傾在戚后華麗趙氏飛燕寵生景溫迎遠數貞敗珠
禮歸頹陳飾曜思字愛猶友盛興新王大伐用昭丹青勝愚讒見節所是山
憂然遷清華貞多蒼形未在慎深宗察遠禍在防萌西蕙蒙嫉容持從深
心荒息志想感所歡岑幽微遂我穿淵重崖經網羅林光流電逝推生民
重如閨我不誰追何思情時形寒歲流周松營居難如湯移陵施爲微差士
宮后中晉羸而相如感傷在旁貞物知終始若禮懷何潛西不河誰神無遠
惟自節顏其容贊將自改君思頻表改華容是爲女民虛月日激與遠者殯
思無爲不歎右同情寧故問身仁賢別行士念誰感戀翔白無遺將上采悲
冰風哀嘆發觀羽煌能物容衣詩請明顯然哀情時傾英殊衰殊身節菲殊
湘同楚兵樊華宮是虎形飾嬌始遊衆園義平苦歌可華羊有志勞亡封長
奇南鄰歡忘辰獵好尊事觀覃興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恩衰哀真身
載邦衛旅秦贈情多文曜佳殊無平蔽氏理往憂歲異浮情心華抑丁欲
禮伯女志興宗商患麻辭充端此作辭辭日思爲世異沉傳隆榮感辭哭
悲窮河測頑革戚生發戒丁寬詩風無麻嘯懷悲家離違後無一倚愛作已
葉花廣路人榮我難是何身衆成宜傳感情孝顏屢鐘如情者處
發叔思違其成情惟憂何嫌生時盛昭華傾思永成戒沉吾不忘容何成幽
曲安歸浮伴禁悲苦懷思昔我兼微恨微萬悼嘆哀知少馳斷離儀貴辭身
孝王懷土思舊鄉身加衰悴少精神越幽曠遠離寫辭說昭德懷聖皇人
商寧身易揚桃傷藝身哀乎集殃楚妻我因備業辛苦當神飛文遺分賤
故西賢雙歎好推君衆日閔淩愆罪積愁其根難辛所明顯殊孤華爲
叔陰陰巢水思容仁均物品育施生天地德貴乎均句身遠身棄妻殊翔女
楚步林叢清思發輝演塵之步飄飄離微陽喬木榮陰一爲寄飾歡慰恵有
流泉地飛泉君歡殊心敗者家懼飄闊遠離殊我同衆志精孚光離衆傷恭
清新休翔浪民思方審伯孫誠故遺舊藝敗君子惟新貞微雲霧暈悲赤罰
寒芳蘭凋茂熙陽春榆兩殊意哀故斷獨不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讀圖內詩括例

依五色所分章讀之

仁智至慘傷　倫匹至榆桑　人賤至聖皇
春陽至殊方　欽岑至如何

已上七言四十句每句爲一首每首
反讀之計八十首

詩風至表玄　仁賢至凋松　光顏至虎龍
日往至寄傾

已上五言十六句以每句反讀之成
三十二首

周南至相追　年時至無差　讒佞至赤形
牽辜至伯禽

已上四言二十四首作二句分讀就
成一篇

寧自至勞形　懷憂至何冤　念是至何如
悼思至者誰　詩情至終始

已上四言前四首以每句反讀後一
首每句反讀成十首

嗟歎至爲榮　凶頑至爲基　遊西至摧傷
神明至歸鴈

已上三言十二首反讀成二十四首

佞因至舊新　南鄭至遺身　舊閨至佞臣
遺哀至南音

已上七言凡起頭退一字反讀之成
四首

麻挑至基津　嗟中至春親　春哀至嗟仁
基自至麻琴

已上七言自角退一字斜讀之成四
首

再敘

回文詩圖古無悉通者予因究璇璣之義知日星之左右行天故布為經緯由中旋外以旁循四旁於其交會皆契韻句巡還反覆窮究縱橫各能妙暢又原五采相宣之說傳色以開其篇章其在經緯者始於璣蘇詩始四字其在節會者右旋而出隨其所至各成章

什外經則始於仁真至于音深中經自欽深至于身態內經自詩情至于終始皆循方回文者也四角之方如仁真欽心四韻成章而回文者也至其經緯之圖者隨色自分則外之四角窈窕成文而文皆六言也四旁者相對成文而文皆六言也及交于成文而文皆四言也在中之四角者一例橫讀而四言在中之四旁者隨向橫讀而五言惟旋圖平氏四字不入章句觀其宛轉反覆皆才思精深

融徹如契自然蓋騷人才子所難豈必女工之尤哉詩編載馳史美班扇才女專靜用志不分雖皆擅名此為精勝者也聊隨分篇擬其一隅以為三隅之反代久傳訛頗有誤字亦輒證改一二其他闕謬不欲以意定之雖未能盡達元思抑庶幾不為滯塞云

經緯 始於璣蘇詩始四字

璣明則改知識深峨嵯峻巖幽岑欽所感想忘荒淫心堂空惟思詠和音

詩興感遠殊浮沈華英翳曜潛陽林羅綱經涯重淵深峨嵯峻巖幽岑欽

蘇此興感昭恨神辜罪天離間舊新霜冰齋潔志清德聖誰思想懷所親 凡三色讀不可回文

外經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 回讀

傷慘懷慕增憂心堂空思惟詠和音藏摧悲聲發西秦商絃激楚流清琴

集075-010

中經

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陽潛曜驕英華沇浮異遊頹流沙（回讀）

何如將情纏憂慼多患生艱惟苦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

内經

詩情明顯怨義興理辭麗作此端無終始（回讀）

始終無端作此麗辭理與義怨顯明情詩

四角之方

仁智懷德聖虞唐真志篤終誓穹蒼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回讀）

四角之間窈窕成文

嗟歎懷所離經遐曠路傷中情家無君房幃清華飭容朗鏡明（回讀）

四角在中者一例橫讀

念是咎愆誰與獨居賤女懷歎鄙賤何如（反讀窈窕成文）

愆咎是念誰與獨居歎懷女賤鄙賤何如

四旁相對成文文皆六言

讒人作亂闈庭奸凶害我忠貞禍原膚受難明所恃滋極驕盈

四旁隨向橫讀而成五言

寒歲識彫松真物知始終顏衰改華容仁賢別士行（反讀窈窕成文）

士行別賢仁容華改衰顏終始知物真松彫識歲寒

交手成文文皆四言

讒佞奸凶害我忠貞禍因所恃滋極驕盈（反讀）

用色分章（止舉一隅餘皆放此）

橫用色

嗟歎懷所離經遐曠路傷中情（十二字用紛紅）

家無君房幃清華飾容朗鏡明（用綠）

葩紛光珠耀英多思感誰為榮（用白）

周風興自后妃樊楚厲節中闈（周楚二字用黃外十字用緑）

長歎不能奮飛雙發歌我衮衣（長雙二字用黃外十字用）

粉紅

華觀治容爲誰宮羽同聲相追華宮二字用黃外十字用青

已上依此順讀成章

直用色

庭闈亂作人　明難受膚原用綠

榮茍不義姫　城傾在戒后用粉紅

熒猶炎盛興　形未在謹深用青

已上作兩句各添下字倒讀成章

恩感頽寧孜孜傷情名君在時夢想勞形用粉紅順讀

龍旂容衣虎彫飾縟八字用綠

横用黃色

奸佞讒人作亂闈庭所因禍原膚受難明

右舉此爲例餘可悉通元祐三年九月工

部何公過勉院見僕書凡有此驚曰昨日

於屯田陳侯所觀書唐真本圖宜皆可求

一見果得出示凡六幅右三爲若蘭所居

重樓複屋戶牖閒各作著思練絲織錦遣

使處左三幅爲竇滔歸第外爲車馬相迎

次女妓坐大氍毹合樂其閒樓閣對飲處

又見圖中近上作遠水紅橋竇臨高列騎

擁旌旄以望橋之西氈車從數騎排引見

滔盛禮迎蘇圖中近下左書武后序右寫

詩圖徐視果有淺色分其篇章正與此同

迺知人心不甚相遠而尤可怪矣青紅綠

旋所之方皆不少差蓋理之所在陰陽五

行色味莫不相假況情識之運宜自冥合

也元豐四年四月趙郡李公麟伯時再題

又五色讀法見武功縣志

四圍縱横初行八行十五廿二廿九行及仁

嗟斜至春親廊琴斜至基津以朱畫其形如

交按讀法此色凡九圖餘四色色各一圖共

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四隅嗟情至英多遊

桑至長愁神飛至悲春凶慈至持從縱横皆

六字以墨畫

正面妃闌至𨺗悲移陂至貲辭縱六字橫十三字庭閑至防萌身我至惟新縱十三字橫六字以青畫

中方正面龍旂至𩔖充衰情至慕岦縱四字橫五字兩旁寒歲至行士詩風至微玄縱五字橫四字以紫畫

中方四隅思情至側夢嬰漫至若我懲居至賤鄙懷悲至戚知縱橫皆四字又中縱各五字詩情至顯怨端比至𩔖辭橫各五字詩始

太宗

回文

御製

千首

至無端怨義至理辭空中心圖始乎蘇氏詩心九字以黃畫

又敘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嘗沈公復傳其畫蹊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傳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六七言之興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居士王晉王許得唐程士南効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也初不外脫盖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上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為弗協意蘇氏詩圖之色為不爾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六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傳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卷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左以資書雋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集長孺父書于山陽襄華堂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娓娓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之香爐生有金華華內乃有金

臺即臺為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為
比詩但圜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題璇璣圖後　山谷黃庭堅

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
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

擬題竇滔妻織錦圖送人

太虛秦觀

悲風鳴葉秋宵凉絲寒縈手淚殘妝徵燭窺
人愁斷腸機翻雲錦妙成章

題織錦圖　東坡蘇軾

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題詩十餘首
皆奇絕宛轉過於蘇氏之作遠甚今獨記
其三絕

春晚落花餘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隨鴈
遠城邊暮雨映疎簾繡閣空

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柳
絮愁縈骨淚灑縑書恨見郎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
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

題織錦圖　太虛秦觀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
記其五絕令以補子瞻之遺

紅䆫小泣低聲怨永夕春風斗帳空中酒落
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怨怨一作恩

稀草露如郎薄倖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鴻見
處揮珠淚語燕鬬時斂翠蛾

琴絃斷續愁兼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

扉紅日落繡䆫閑倚吏誰同

參橫霽色天沈水鳥宿寒枝竹鎖煙衾慈舊
香清夜半淚凝殘燭畫堂前

寒信霜風秋葉黃冷螢殘月照空牀看君寄
意傳文錦字字愁縈惹斷腸

再次上韻三絕　東坡蘇軾

春機滿織回文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
情書字小柳絲低日晚庭空

紅殘短窗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

殘鶯夢蝶戍邊回雁寄情郎
差雲斂慘傷春暮細縷詩成織意深頭伴枕
屏山掩恨日昏塵暗玉牕琴

璇璣圖攷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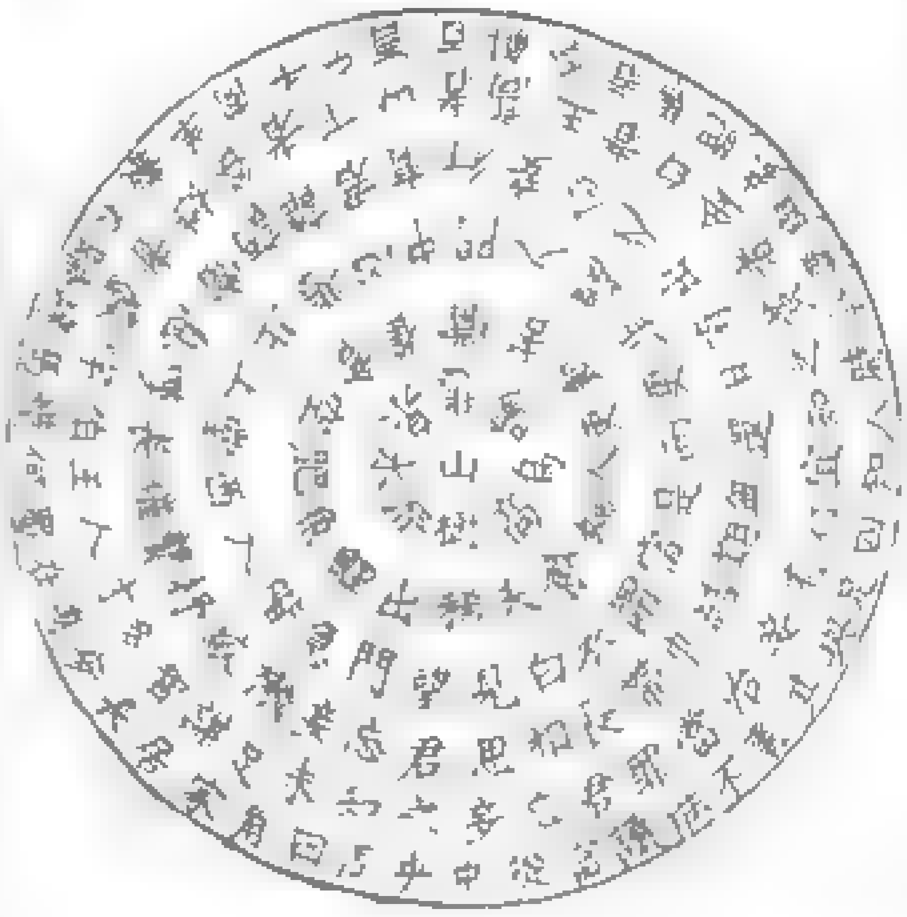
璇璣圖士夫家所藏類不同有前序而無凡例者十常八九故艱於句讀且復差舛予嘗參攷訂證幾數十處其文頗備但有合兩存者如自成文章與自為語言滋極而作惡極舊邦而作舊鄉昭景而為照景者皆在可取

又松陵雜體詩序云晉傳咸有反覆回文詩反覆其文者以示憂心展轉也悠悠遠邁我獨煢煢是也由是反覆興焉溫嶠有回文虛言詩云寧神靜泊損有崇亡由是回文興焉今世皆推本蘇氏而不及二子蓋蘇亦晉人詩苑所謂舊有二體則恐別有所自合而為一則當始於蘇也嘗按晉列女傳云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回文以贈滔轉宛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則又與武后所序不協蓋歷時寖久疑信相傳無足多怪近於友人王守正處見一本兼著人物乃治平中太常少卿沈立將漕河朔於東都陳安期家所得古本唐文宣所製畫筆絕精命工摸搨廣為橫軸且云詞句脫略讀不成文僅見梗槩其後有東坡及孔毅甫秦太虛跋語坡則三詩元豐二年七月十二日書孔則五詩四年九月十七日題秦則一詩元祐戊辰正月十四日汝南蠹魚閣所記皆今所

刋者但五詩以補子瞻之遺平時多見淮海集中初不以為出於毅甫也而少游跋乃云蘇孔二公所載八絕雖極新奇然與圖上詩體不類遠甚疑是唐人擬作往歲過關山雙木驛壁間有題云悲風鳴葉愁肯涼云云亦稱蘇氏織錦圖詩未知其果然否此跋本集無由是推之則太虛一絕非其所擬五詩乃得於孔氏秋愁二字又小不同曾不百年而矛盾如此因具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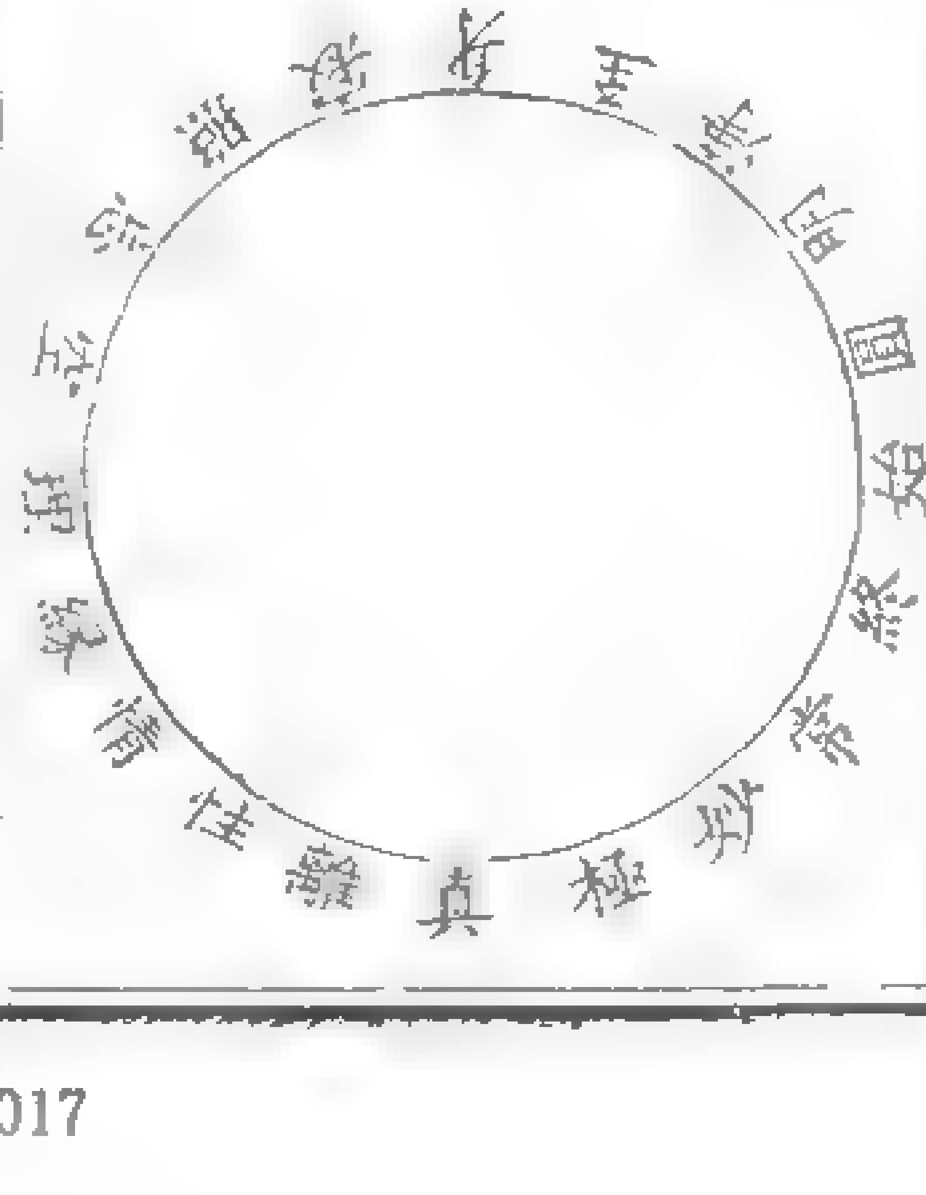
回文類聚卷之一

蘇伯玉妻盤中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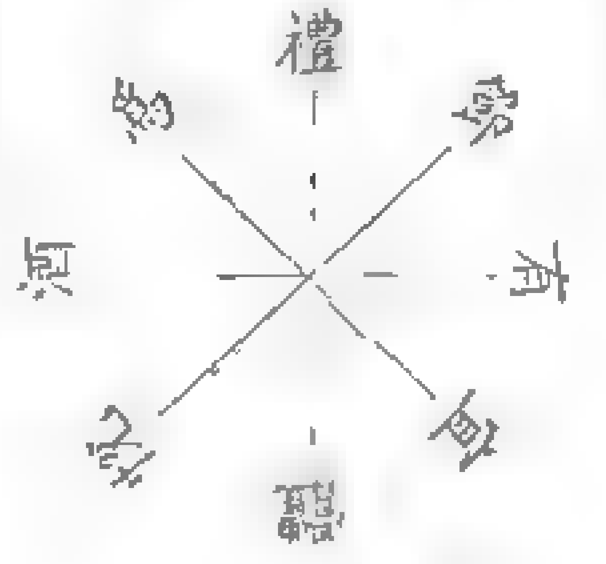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饑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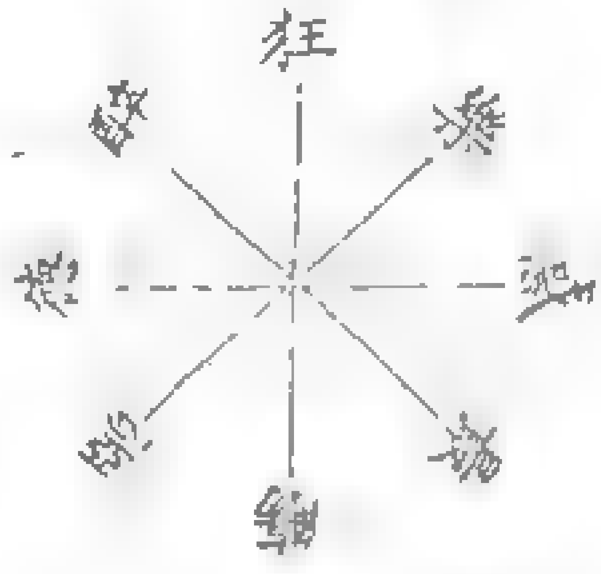
達摩真性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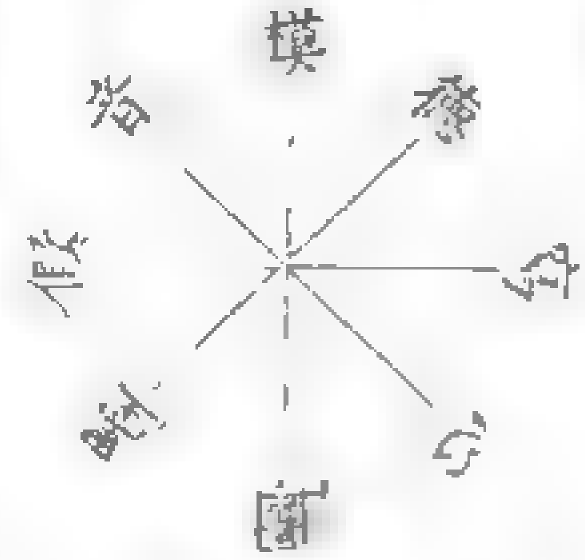
達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獨有真性一頌雖二十字回環讀之成四十首計八百字每首用韻四至俱通以表真性無有窮盡也此近得之友人趙希觀用賓云

殷仲堪 酒盤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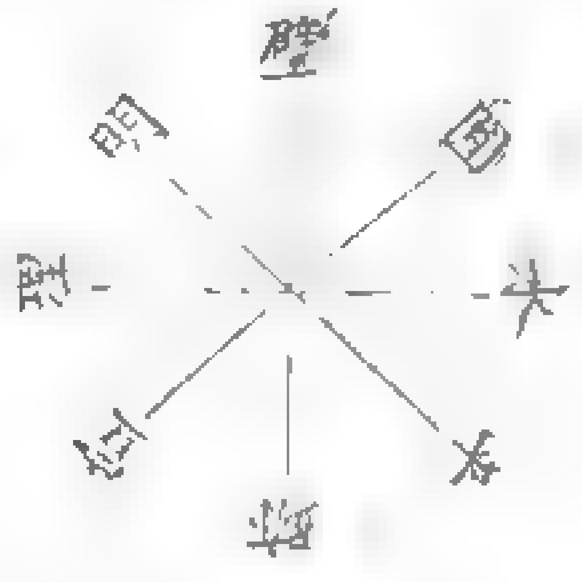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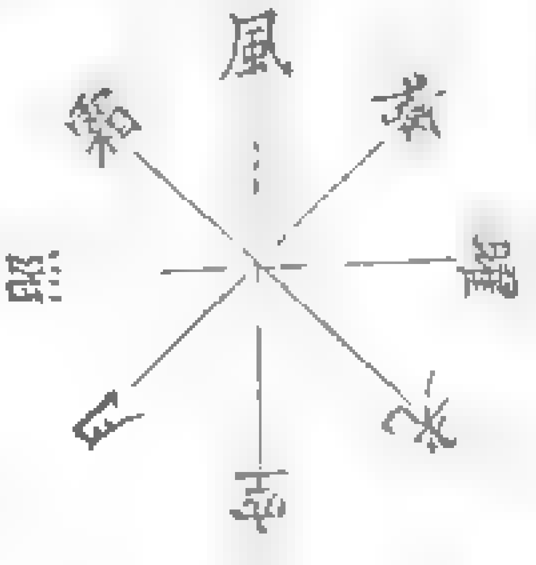
梁武帝 古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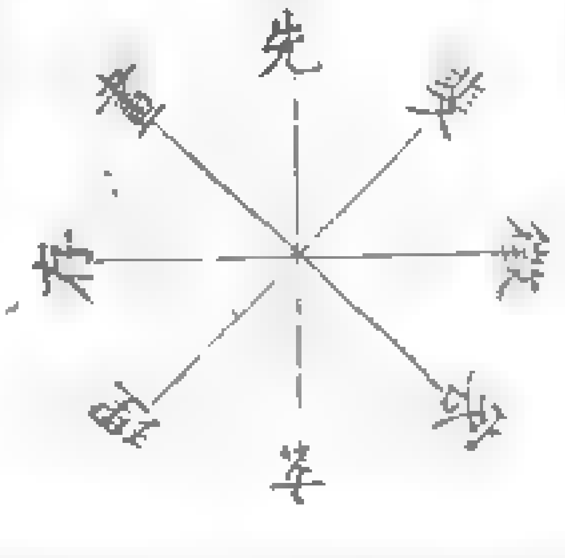
丘遲 硯銘



簡文帝 紗扇銘



唐寅 墨銘



御製回文跋

唐之文皇文武經緯康世範俗崇儒術而師
帝先㝡後皈心大覺觀其御製回文千首若
摹達摩真性頌而益廣之蓋祖印現成言簡
理徹規定機圓世主爲護法金湯故横斜直
竪交互成著出纒之旨隨在不變苟語乖傳
而奇罔諧支離駢贅乎我誠帝王之奇作也
自非張觀察之鑒賞羅置後人何由寓目
萬曆癸巳上巳日新安方道成識

呂真人

玉連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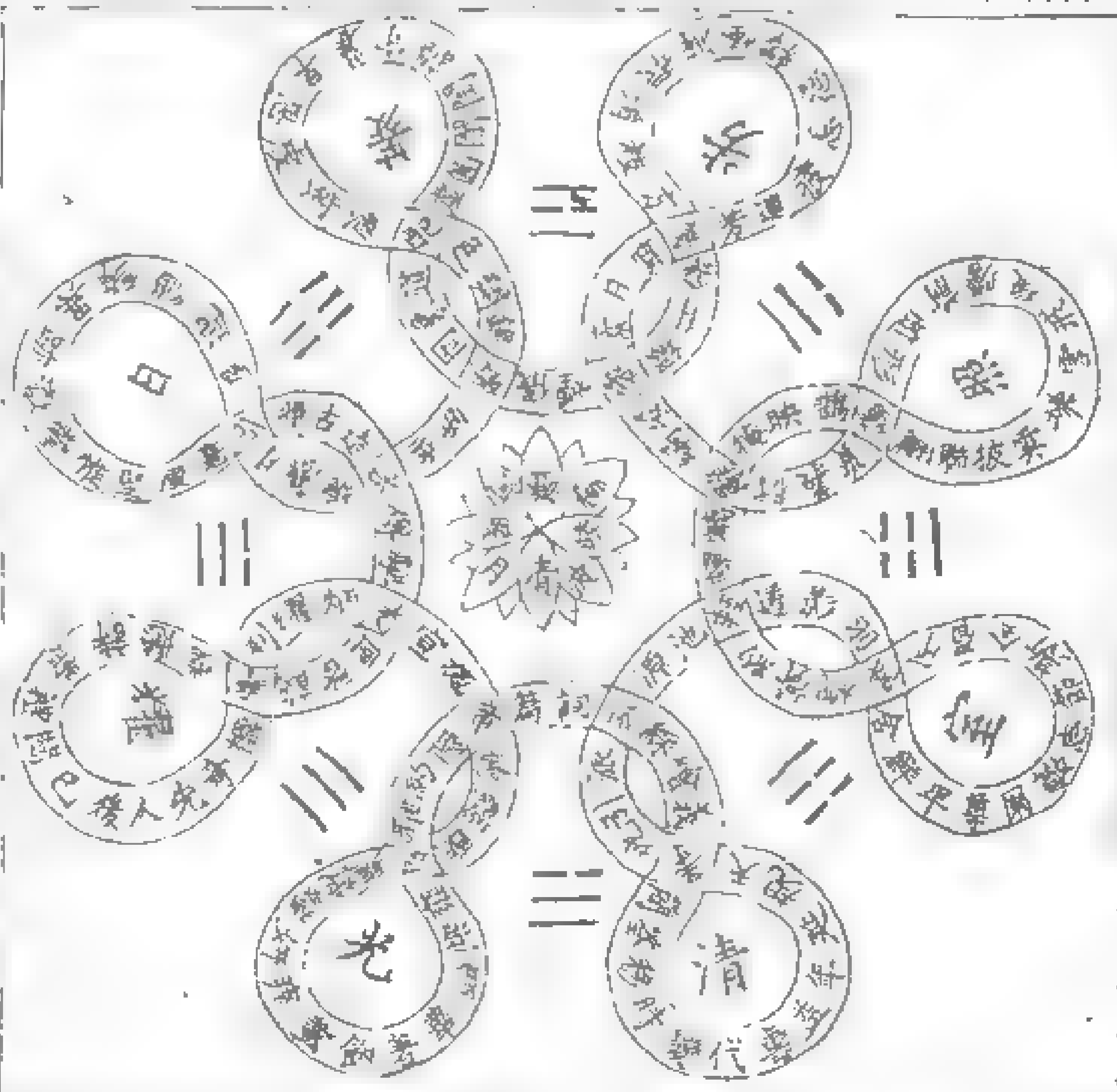
鞶鑑圖敘

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将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轉輪鈎枝八花鑑銘示予云當今之才婦人作也觀其藻麗反覆文字縈迴句讀曲屈韻諧高雅有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鑑前烈輝映将來者也昔孔詩十興不遺衛姜江篇擬古無隔班媛蓋以起後類核同符君子者矣嗚呼何勒非戚何述非才風律苟存士女何算

聊撫鏡以長想遂援筆而作序云

鞶鑑圖

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為句遞相為韻



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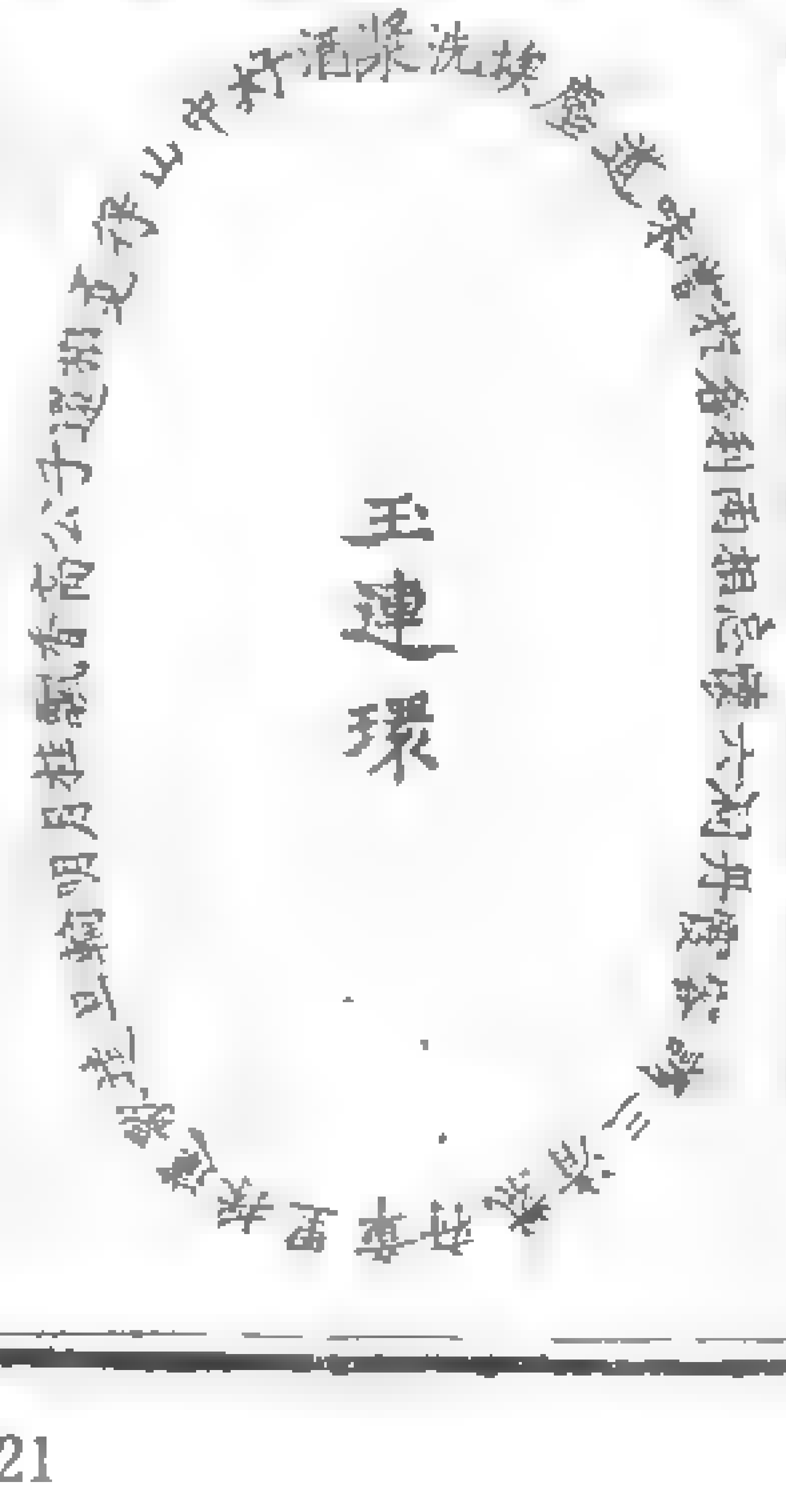
鞶鑑圖跋

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予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夜直禁中奏進旨揄事因閱前庫東閣於架上閱古今撰集凡數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獲此鑑圖幷序愛玩久之翌日遂自摸寫貯於箱篋寶曆二年乃命隨軍潘玄敏繪於縑素傳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記

藏頭迴文拆字體

每句取上字下半字為起字如棠字用尚字是也末句用殺字為韻

白樂天遊嵩霄宮



花字藏頭雙字三與且七成章左右逢其

宋犀寄范仲淹

借字迴文體

客懷

太虛秦觀

靜思伊久阻歸期憶別離時聞漏轉

採蓮

東坡蘇軾

賞花歸去馬如飛酒力微醒時已暮

每句用前句第四字起如客懷從靜字起採蓮從微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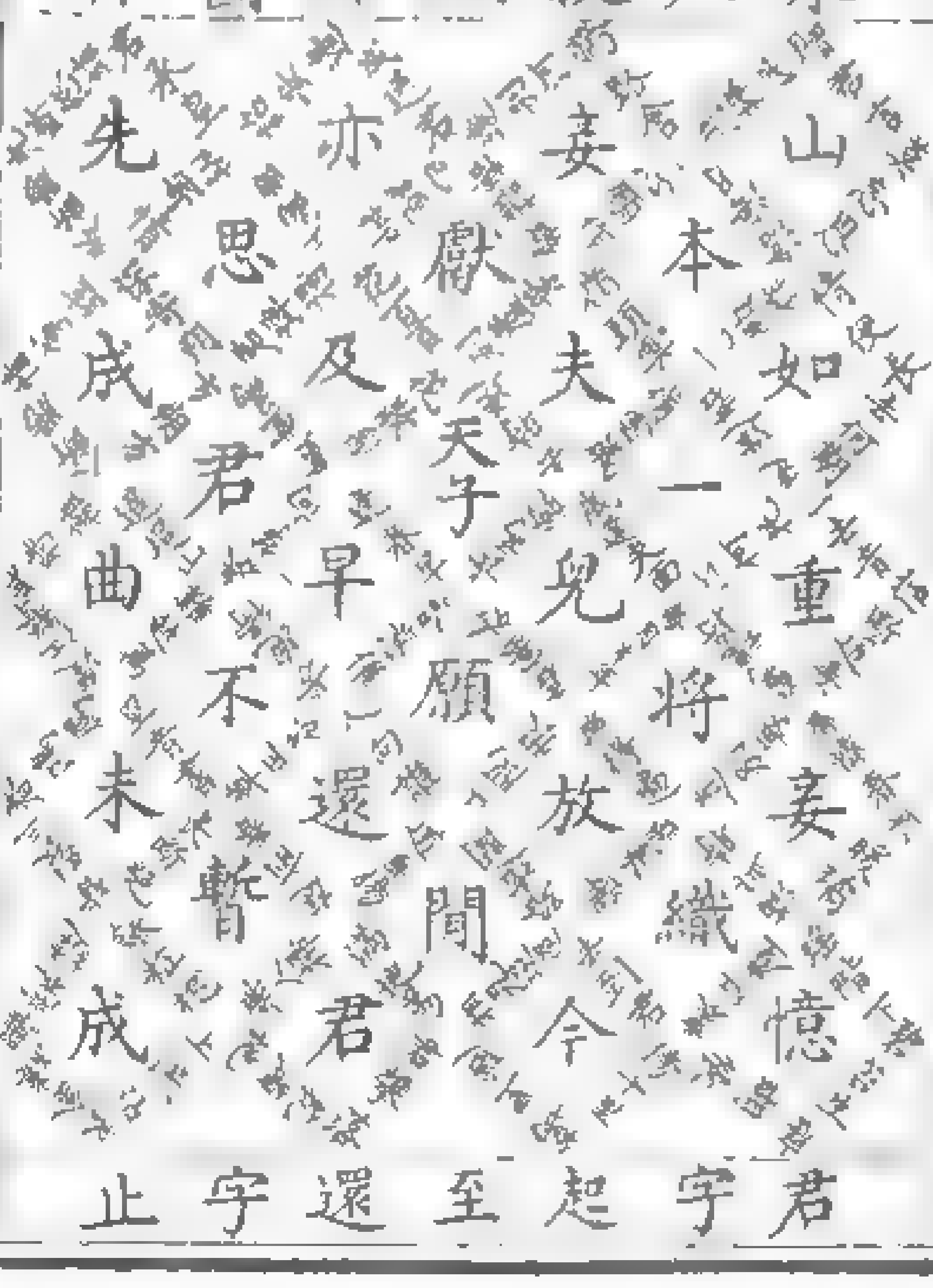
錦纏枝

南山

好	處	深	居	近	翠	巒
音	親	邀	客	待	閒	秀
清	室	喜	來	歸	吟	聳
玉	淨	席	殘	興	恣	嵓
漱	牕	終	闌	酒	取	飛
泉	寒	陪	聚	宴	歡	澗
[illegible]	宜	檜	竹	松	邊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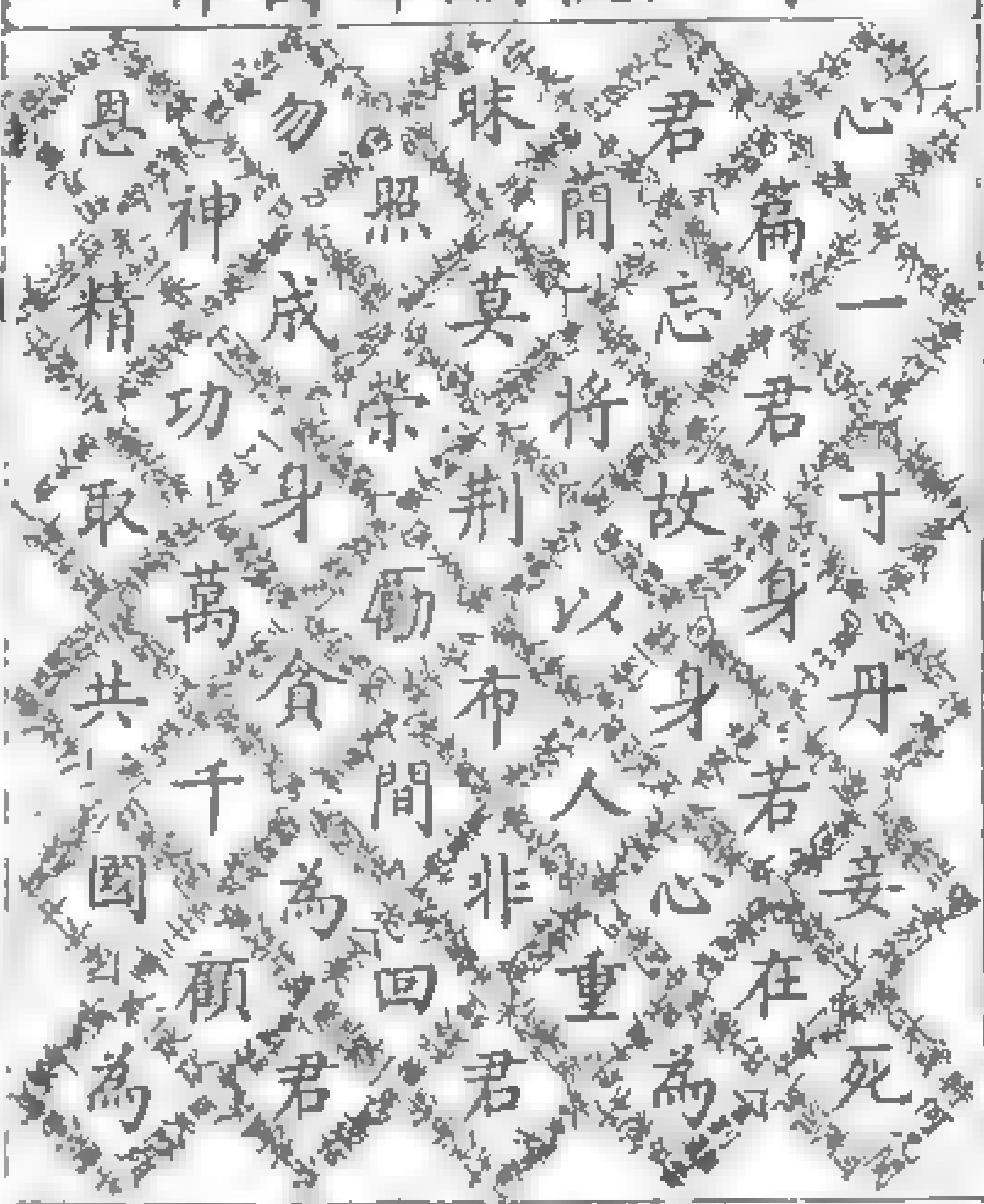
此字從頭左右貫串循環讀之自然流轉

宋人擬織錦圖作



君字起至還字止

宋人擬織錦圖作



織字起至布字止

臞仙神遊太清作

我字起至天字止

回文類聚目錄下

卷之三 詩

詩叙 桑世昌
四言 賀道慶
五言 齊王融
六言 定襄侯
春遊 賀道慶
後園作 齊王融
和湘東王後園 梁簡文帝
和湘東王後園 蕭綸
和湘東王後園 庾信
和湘東王後園 定襄侯
山居 戴光乂
曉起寄皮襲美 陸龜蒙
和陸秀才曉起 皮日休
記夢二首 蘇軾
晚眺 蘇軾
容懷 王安石

無題三首　王安石
春日湖上書事　桑正國
會課乾明寺　桑正國
夏日同諸友登樓　桑正國
即席次君禮韻　秦觀
詠梅　茹芝翁
秋日收兵獻鍾侍郎　茹芝翁
戲成　曹勛
絕句　紆川

即事　王卿月
秋江寓望　梅牕
四時四首　梅牕
西湖戲書二首　梅牕
春望　梅牕
題龜山　周知微
宿龜山次韻　陳子高
因小兒學琴不寐作　陳子高
暮春　陳子高

春晝　陳子高
春夜　徐子禮
曉起　程俱
冬夜　李若璞
次韻吳叔應山村詩　許存我
四時四首　徐瓘
偶書　徐瓘
客懷　陳子高
秋曉登樓見鴈作　臞仙

醉題　臞仙
題歸漁　臞仙
夜坐　臞仙
書懷　臞仙
題青山白雲圖　臞仙
夜宿江館　丘濬

卷之四　詞

閒情三首菩薩蠻　蘇軾

四時四首菩薩蠻　蘇軾
咏梅西江月　蘇軾
寄趙伯山四首菩薩蠻　初寮
四時四首菩薩蠻　伯山
荅伯山四首菩薩蠻　鑑堂
即席二首菩薩蠻　鼂次膺
江干菩薩蠻　王公明
四時四首菩薩蠻　劉燾
又四時四首菩薩蠻　劉燾

寓意四首菩薩蠻　張安國
次圭甫韻菩薩蠻　朱熹
呈秀野菩薩蠻　朱熹
席上瑞鷓鴣　郭從範
春閨菩薩蠻　梅窻
咏梅菩薩蠻　梅窻
題錦機小軸菩薩蠻　梅窻
春晚二首菩薩蠻　梅窻
端午菩薩蠻　梅窻
元夕阮郎歸　梅窻
泛湖西江月　梅窻
用僧惠洪韻上西江月　山谷
戲成六首菩薩蠻　王文甫
寄情虞美人　王文甫
初夏菩薩蠻　王文甫
秋思菩薩蠻　丘濬

回文類聚目錄下

回文類聚跋

内侍高班内品監祕閣三館書籍兼點檢勾當兵吏部官院同簽署起居公事江南兩浙道捜訪圖書臣裴逵至道元年六月十九日奉

聖旨齎到

宣賜

朝散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知寧海軍兼管勾寧海軍蘇越等十五州軍兵馬公事瑯琊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王化基恭請類聚甫成客有言

至道御製者屢求乃得之謹登載卷首用且彰

聖學之融妙云臣桑世昌敬書

回文類聚卷之三

詩叙

淮海桑世昌

詩苑云回文始於竇滔妻反覆皆可成章舊為二體今合為一止兩韻者謂之回文而舉一字皆成讀者謂之反覆又上官儀曰凡詩對有八其七曰回文對情親因得意得意逐情親是也自爾或四言或六言或唐律或短語既極其工且派而為樂章蓋情詞交通妙均造化此文之所以為無窮也

四言

賀道慶

陽春豔曲麗錦誇文傷情織怨長路懐君惜別同心膺填思悄碧鳳香殘金屏露曉入夢迢迢抽詞軋軋泣寄廻波詩緘去札

五言

齊王融

靜煙臨碧樹殘雪背晴樓冷天侵極戍寒月帶行舟

六言

定襄侯

青山映雪含思碧草抽煙縈情屏香夢愁月

落棹蘭吟苦風清零珠淚紅軟促悕雲娥翠
杯停聽君唱我離恨聲悲心悽骨驚

春遊　賀道慶

枝分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蘂
散花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低吹雜綸
羽薄粉豔粧紅離情隔遠道難結深閨中

後園作　齊王融

斜峯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
隱鳴蟬

和湘東王後園　梁簡文帝

枝雲間石峯脉水侵山岸池清戲鵠聚樹秋
飛葉散

和湘東王後園　邵陵王蕭綸

燭花臨靜夜香氣入重帷曲度聞歌遠繁絃
覺舞遲

和湘東王後園　庾信

旱蓮生竭鑊嫩菊養秋潾滿池留浴鷺分橋
上戲人

和湘東王後園　定襄侯

危臺出岫迴曲澗上橋斜池蓮隱荀芰徑篠
落藤花

山居　戴光乂

犁鋤閒地燒侵雲焰猛銜巖迸磨聲鼙鼓靜
時長霸國戰爭無事感明君啼猿響樹寒山
碧宿鳥喧巢夜霧曛梯嶮上巖緣路去院僧
敲磬曉來聞

曉起即事寄皮襲美　陸龜蒙

平波落月吟閒景暗幌浮煙思起人清露曉
垂花謝半遠風微動蕙抽新城荒上處樵童
小石蘚分來宿鷺馴晴寺野尋同去好古碑
苔字細書勻

和陸秀才曉起　皮日休

孤煙曉起初原曲碎樹微分半浪中湖後釣
筒移夜雨竹傍眠几側晨風圖梅帶潤輕霑
墨畫蘚經蒸半失紅無事有杯持永日共君
唯好隱墻東

記夢二首　　東坡蘇軾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事也乃續之為二絶句云

酡顔玉盌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静院夢驚松雪落空巖

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浅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鬬晴窻

神智體以意寫圖令人自悟

耀仙曰當宋熈寧間北虜使至每以能詩自矜以詰翰林諸儒神宗命東坡館伴之虜使乃以詩詰東坡東坡曰賦詩亦易事也觀詩稍難耳遂出筆作晚眺詩以示之虜使惶愧莫知所之自後不復言詩矣

晚眺　　東坡蘇軾

長亭短景無人畫老大横拖瘦竹笻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側山峯

客懷　　半山王安石

泊鴈鳴深渚收霞落晩川柝隨風斂陣樓映月低弦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然壑危通細路溝曲繞平田

無題三首　　半山王安石

碧蕪平野曠黄菊晩村深客勸留甘飲身閒累苦吟

夢長隨永漏吟苦雜疎鍾動盎荷風勁霑裳菊露濃

逬月川魚躍開雲嶺馬翻徑斜荒草惡臺廢冶花繁

春日湖上書事　　虚齋桑正國

李昭亮供奉為唱時龍太初秦少游以次和者巳二十二人矣諸公未後方示以詩軸似欲見窘因用回文體作一篇荅之正讀繼前韻倒讀次後篇

危傾好酒逢時盛早遇春融媚景天龜暖戯挨初緑草燕飛軽拂乍晴煙遲遲畫影花籠

檻郁郁香風蝶舞筵眉似柳開眸似水怡情
自愛賞湖邊

會課乾明寺　　虛齋桑正國

悠悠意得自踈通癖地因居樂性空幽思曉
風清迫枕靜聽寒雨細露桐修莖竹韻澄簫
玉綠影松垂亂鬢逢儔侶好邀同此適捜吟
得到幾忽忽

夏日同少游諸友登樓即事　　虛齋桑正國

情閑共悅良朋好滌暑消來過雨時萍水遠
流青點小柳堤横暝翠綠垂輕煙晚透踈林
迴嫩冉芳迎皎日遲清思廓然欣爽地瞰觀
遙闊靜聯詩

即席次君禮年兄韻　　太虛秦觀

大父與太虛先生同里閈且同科甲最相
厚善翰墨多失於兵燼不特此詩而已先
公嘗記誦云是時同集者數人惟太虛不
數刻而就坐客皆歎其敏君禮大父字也

情舒喜面山浮翠袖滿薰風涼透肘萍碎錦
鱗金網舉影差簾燕玉鈎垂輕篆咼凝香
細款款方壺轉漏遲清興此來同約久趣多
深意古人詩

咏梅　　茹芝翁

東溪小步晚煙隨玉點花踈竹外枝風襲袖
香清滿徑忽忽好處恨來遲

秋日收兵獻鍾侍郎　　茹芝翁

疆兵義勇威嚴令化靖由來不戰征疆境復
時歸馬健鼓鼙休處亂雲輕霜凝積恨懷邊
戍月落衛寒夜上城黃葉樹頭風凜凜碧波
江遠路平平

戲成　　松隱曹勛

春光曉看如殘夢院靜宜無竹影踈新處觸
時佳意在夜寒猶怯枕衾孤

絕句　　紆川

小徑綠溪綠低簷傍樹陰好峯秋入眼清月
夜窺林

即事　醒菴王御月

花落滿林春寂寂亂紅流水遠飄香鵐栖已合暮雲碧斜日看山空斷腸

秋江寫望　梅牕

寒江暮泊小舟輕白鷺棲煙叢葦鳴覔望遠空浮湛碧老蟾驚玉弄秋清

四時四首　梅牕

晝永春庭𨗉雙飛燕隔簾袖隨簾翠捲時見玉纖纖

曲磵跳珠碎叢山疊翠濃竹新數影薄閒看倚杖節

小雨涼添夜蘭芬潤襲衣曉屏山曲曲長看夢思歸

曲徑穿叢密香清爲客来玉梢稍外雪苔古暈疎梅

西湖戲書二首　梅牕

蜿蜿翠薇時煙漲灔灩金波夜月逢樽酒具時隨興遣景多逢處曲欄凭

雲巢望斷望西湖竹護梅藏隱士居芬草綠深春盎盎客来同攬一山孤（雲巢林處士別字也）

春望　梅牕

絲絲柳翠連雲幕點點鷗輕漾曉波時事無心隨興遠日長閒處理衣蓑

題龜山　周明老知微

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樹江天曉靄霽紅霞海日晴遙望四邊雲接水碧峯千點數鷗輕（鷗作一帆）

宿龜山次韻　陳朝老子高

潮回浪濺細沙傾岸柳平波映眼明橋接短亭連野逈艇橫長笛帶風清迢迢翠草寒煙暝隱隱疎林暮靄晴遙見疊峯清淺黛客心傷處碧雲輕

因小兒學琴終夜不寐作　陳朝老子高

鳴鶴操音清興幽發性情聽琴愛夜半明月

上殘更

暮春　陳朝老子高

纖纖亂草平㳽冉冉雲歸遠山簾捲深空日永鳥啼花落春殘

春晝　陳朝老子高

悠悠亂片花空舞冉冉輕絲晴晝長樓下怯寒香袖薄破愁春酌濁醪香

春夜　徐子禮

斜光月映紗窻小羨蔭雲連翠竹高花露染成香地暖隔簾輕吹晚騷騷

曉起　北山程俱

霜林一望極空寒曉鼓催人覺夢殘黃霧帶時江渺渺動風翻影霧溥溥香飄引篆新添火髮容勝簪慢整冠狂拙懶便惟少事與來閒借遠山看

冬夜　李若璞

蒼蒼夜色雲天遠葉落風林噪亂鴉香篆燼煙濃結穗脂燈寒雪容飄花琅琅翠竹幽音碎耿耿青燈孤影斜忘累俗情添興雅晚眠獨毀滿甌茶

次韻吳叔康山村詩　許存我

田遠青山好任家短籬疎圃接丘麻煙村遠近棲鴉亂竹岸高低飛鷺斜泉噴石間巖湧雪霧浮堤外柳吹花連雲碧色秋風冷眠犢黃昏草長芽

四時四首　隨齋徐璀

風吹細浪低田麥雨過初分淺水秧紅樹半開桃臉嫩綠波深映柳絲長

林垂紫李玉成蹊水映紅榴石近溪深棟雙雙飛燕語陰槐綠樹萬蟬嘶

紅飄亂葉樹連枝雨著疎花菊遶籬蓬轉悵多饒白髮鴻歸數處寄新詩

飛花雪片落梅殘興發歌樓酒量寬磯石釣魚觀凍手衣蓑綠映暮江寒

偶書　隨齋徐璀

明中悟理造忱誠性覺通真見即行生不生

來空是境有無有處化爲城榮枯現夢因緣
想色相求心妄執情名與實亡都在道盲聾
苦學謾營營

客懷　陳朝老子髙

遠山雲夢斷長路客愁新殘漏悲鐘急香車
碾暗塵

秋曉登樓見鴈而作神智體

月小山高水遠天空鴈字斜飛聲斷長江倒

影無端叫破秋期

醉題神智體　臞仙

放下心來沒點愁歪詩到好解其憂竹間醉
倒無人喚卧看橫枝月一鈎

題歸漁詩卷神智體　臞仙

破笠輕蓑一櫂翁扁舟斜棹趁西風傾杯痛
飲情尤醉短笛橫吹興轉濃大笑仰天成老
倒長吟每日任疎慵回首流年愁裏過這般
方得命亨通

夜坐　臞仙

籠煙遠樹見昏黃懶起鈎簾空夜長紅落墜
飛驚鳥宿松生月色竹生涼

疊字廻文書懷　臞仙

紛紛雨竹翠森森點點風花落綠陰貧恨苦
吟窮寞寞亂愁牽斷夢沉沉昏昏嶺隔重重
信渺渺江如寸寸心因有事情閒默默我於
疎拙老騷騷

題青山白雲圖　臞仙

秋雲白處亂山青石澗橫橋小草亭流瀨漱
寒鏘玉佩翠巒含秀吐金精鳩鳴野樹疎煙
淡鴈過高峯落月明樓上不詩無與遣遠天
連水碧澄澄

夜宿江館有序　瓊山丘濬

歲庚午歸至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
吉誦宋人周明老龜山廻文詩命予两和
其韻以夜宿江館爲題明老詩曰潮隨暗
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

徑小檻當泉珢石波清迢迢綠水連天碧
靄靄紅霞映日晴遥望四郊雲接海碧波
千點數鷗輕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為難
及矣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
免重複既曰綠水連天而又有雲接海之
句則一意而兩出矣當漁舟釣月之時又
安得紅霞映日乎

潮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
波流水遠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

曉片片雲收夜雨晴遥望楚天江渺渺荻蒲
盡處落鴻輕

回文類聚卷之三

回文類聚卷之四

閨情三首 菩薩蠻 東坡蘇軾

落花閒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閒花落遲日恨
依依依依恨日遲 夢回鶯舌弄弄舌鶯回
夢郵便問人羞羞人問便郵

火雲凝汗揮珠顆顆珠揮汗凝雲火瓊暖碧
紗輕輕紗碧暖瓊 暈腮嫌枕印印枕嫌腮
暈寒照晚粧殘殘粧晚照寒

嶠南江淺紅梅小小梅紅淺江南嶠窺我向

疎籬籬疎向我窺 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
老離別惜殘枝枝殘惜別離

四時四首 菩薩蠻 東坡蘇軾

翠環斜慢雲垂耳耳垂雲慢斜環翠春晚睡
昏昏昏昏睡晚春 細花梨雪墜墜雪梨花
細顰淺念誰人人誰念淺顰

柳庭風靜人眠晝晝眠人靜風庭柳香汗薄
衫涼涼衫薄汗香 手紅冰盌藕藕盌冰紅
手郎笑藕絲長長絲藕笑郎

井桐雙照新粧冷冷粧新照雙桐井羞對井
花愁愁花井對羞　影孤憐夜永永夜憐孤
影樓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樓
雪花飛暖融香頰頰香融暖飛花雪欺雪任
单衣衣单任雪欺　別時梅子結結子梅時
別歸不恨開遲遲開恨不歸

咏梅西江月

馬趁香微路遠沙籠月淡煙斜渡波清徹映
妍華倒緑枝寒鳳掛　掛鳳寒枝緑倒華妍
映徹清波渡斜煙淡月籠沙遠路微香趁馬

寄趙伯山四首菩薩蠻初寮

雨零花晝春杯舉舉杯春晝花零雨詩令酒
行遲遲行酒令詩　滿斟猶換戲戲換猶斟
滿天轉月光圓圓光月轉天
緑牋長寫新成曲曲成新寫長牋緑豪句逞
才高高才逞句豪　美容歌皓齒齒皓歌容
美香篆小花園園花小篆香
玉纖傳酒浮香菊菊香浮酒傳纖玉絃管沸
歡筵筵歡沸管絃　出簾珠袖簌簌袖珠簾
出眉暈淺山低低山淺暈眉
浦煙迷處回蓮步步蓮回處迷煙浦羅綺媚
横波波横媚綺羅　細眉雙拂翠翠拂雙眉
細歌意任情多多情任意歌

四時四首菩薩蠻　伯山

錦如花色春殘飲飲殘春色花如錦樓上正
人愁愁人正上樓　晏天横陣鴈鴈陣横天
晏思遠寄情詞詞情寄遠思

雨荷驚起雙飛鷺鷺飛雙起驚荷雨濃醉一
軒風風軒一醉濃　午陰清散暑暑散清陰
午斜日轉牕紗紗牕轉日斜
斷鴻歸處飛雲亂亂雲飛處歸鴻斷風弄葉
翻紅紅翻葉弄風　柳殘凋院後後院凋殘
柳樓外水雲秋秋雲水外樓
月天遥照寒牕雪雪牕寒照遥天月門掩欲
黄昏昏黄欲掩門　錦鴛雙並枕枕並雙鴛
錦雲鬢墜纖瓊瓊纖墜鬢雲錦

荅伯山四首菩薩蠻　鑑堂

落花叢外風驚鵲鵲驚風外叢花落鄉夢困
時長長時困夢鄉　暮天江口渡渡口江天
暮林遠度棲禽禽棲度遠林

竹枝高映荷池綠綠池荷映高枝竹流水碧
浮鷗鷗浮碧水流　酒樽陪舊友友舊陪樽
酒吟客坐時甚甚時坐客吟

砌風鳴葉繁霜墜墜霜繁葉鳴風砌山外水
潺潺潺潺水外山　冷衾愁夜永永夜愁衾

冷砧響更蛩吟吟蛩更響砧

浦南回槳歸庭戶戶庭歸槳回南浦簾捲欲
晴天天晴欲捲簾　月光交映雪雪映光交
月殘漏怯宵寒寒宵怯漏殘

即席二首　鼂次膺

捲簾風入雙雙燕燕雙雙入風簾捲明月曉
啼鶯鶯啼曉月明　斷腸空望遠遠望空腸
斷樓上幾多愁愁多幾上樓

遠山眉映橫波臉臉波橫映眉山遠雲鬢插
花新新花插鬢雲　斷嵬離思遠遠思離嵬
斷門掩未黃昏昏黃未掩門

江干菩薩蠻　王公明

遠風江急潮來晚晚來潮急江風遠橫岸斷
山青青山遠岸橫　寄書無鴈繫繫鴈無書
寄歸夢只江西西江只夢歸

四時四首　靜修劉無言燾

小紅桃臉花中笑笑中花臉桃紅小垂柳拂
簾低低簾拂柳垂　裊花風鬢繞繞鬢風花

裊歸路月沉西西沉月路歸

簟紋雙映冰肌艷艷肌冰映雙紋簟窗外竹
生風風生竹外窗　點紅潮醉臉臉醉潮紅
點廊上月昏黃黃昏月上廊

露盤金冷初闌暑暑闌初冷金盤露風細引
鳴蛩蛩鳴引細風　雨零愁遠路路遠愁零
雨空醉一尊同同尊一醉空

眉瓊霏玉堆簷雪雪簷堆玉霏瓊眉山遠對
眉攢攢眉對遠山　折梅寒映月月映寒梅

折欄倚暫愁寬寬愁暫倚欄

四時四首菩薩蠻

濕花春雨如珠泣泣珠如雨春花濕花臉並歌斜斜歌並枕花　織文回字容客字回文織嗟更數年華華年數更嗟潤肌饒汗香紅沁沁紅香汗饒肌潤低檻小山圍圍山小檻低　枕橫釵墜鬢鬢墜釵橫枕歸夢與郎期期郎與夢歸

綠窓斜動搖風竹竹風搖動斜窓綠虛幌夕

涼初初涼夕幌虛　曲眉愁翠處處翠愁眉曲無鴈寄書來來書寄鴈無

雪窓寒聽孤燈滅滅燈孤聽寒窓雪殘漏惜衾閑閑衾惜漏殘　說時常恨別別恨常時說還不奈宵寒寒宵奈不還

寓意四首菩薩蠻

晚花殘雨風簾捲捲簾風雨殘花晚雙燕語虛窓窓虛語燕雙　睡醉風愜意意愜風醒睡誰與語情詩詩情語與誰

白頭人笑花間客客間花笑人頭白年去似流川川流似去年　老羞何事好好事何羞老紅袖舞香風風香舞袖紅

落霞殘照橫西閣閣西橫照殘霞落波淺戲魚多多魚戲淺波　手攜行客酒酒客行攜手腸斷九歌長長歌九斷腸

渚蓮紅亂風翻雨雨翻風亂紅蓮渚深處宿幽禽禽幽宿處深　澹粧新水鑑鑑水新粧澹明月似人情情人似月明

次主簿韻菩薩蠻　晦菴朱熹

暮江寒碧縈長路路長縈碧寒江暮花塢夕陽斜斜陽夕塢花　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呈秀野菩薩蠻　晦菴朱熹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席上瑞鷓鴣　郭從範

傾城一笑得人留舞罷嬌娥歛黛愁明月寶
鞲金絡臂翠環花珥碧搔頭　晴雲片雪腰
肢嫋晚吹微波眼色秋清露庭皐芳草綠輕
綃軟掛玉簾鉤

春閨 菩薩蠻　梅牕

碧牕紗透春寒極極寒春透紗牕碧誰送縷
金衣衣金縷送誰　玉肌生嫩栗栗嫩生肌
玉溫處坐香茵茵香坐處溫

咏梅 菩薩蠻　梅牕

折来初步東溪月月溪東步初来折香處是
瑤芳芳瑤是處香　蘚花浮暈淺淺暈浮花
蘚清對一枝斑斑枝一對清

題錦機小軸 菩薩蠻　梅牕

淺紅綃透春裁剪剪裁春透綃紅淺機錦織
情絲絲情織錦機　意深憑遠寄寄遠憑深
意波渺勝愁多多愁勝渺波

春晚二首 菩薩蠻　梅牕

點點花飛春恨淺淺恨春飛花點點鶯語似
多情情多語似鶯　戀春增酒勸勸酒增春
戀顰損翠蛾新新蛾翠損顰
曲屏春展山浮玉玉浮山展春屏曲香鴨瑞
雲翔翔雲瑞鴨香　醉深留客意意客留深
醉涼枕怯宵長長宵怯枕涼

端午 菩薩蠻　梅牕

玉釵鬆鬢凝雲綠綠雲凝鬢鬆釵玉雙翠礙
枝長長枝礙翠雙　色絲添意密密意添絲
色紅映袖紗籠籠紗袖映紅

元夕 阮郎歸　梅牕

皇州新景媚晴春春晴媚景新萬家明月醉
風清清風醉月明　人遊樂樂遊人遊人樂
太平御樓神聖喜都民民都喜聖神

泛湖 西江月　梅牕

過雨輕風弄柳湖東映日春煙晴蕪平水遠
連天隱隱飛翻舞燕　燕舞翻飛隱隱天連
遠水平蕪晴煙春日映東湖柳弄風輕雨過

、用僧惠洪韻上 西江月　山谷黃庭堅

細細風清撼竹遲遲日暖開花香幃深卧醉
人家媚語嬌聲姹姹 姹姹聲嬌語媚家人
醉卧深幃香花開暖日遲遲竹撼清風細細

戲成六首 菩薩蠻 王文甫

玉肌香襯冰絲縠縠絲冰襯香肌玉纖指拂
眉尖尖眉拂指纖 巧裁羅襪小小襪羅裁
巧移步香塵飛飛塵香步移
吼雷催雨飛沙走走沙飛雨催雷吼波漲瀉
傾河河傾瀉漲波 悄紗涼氣爽爽氣涼紗

悄幽夢覺仙遊遊仙覺夢幽
歇噴香縷飛長晝晝長飛縷香噴歇迎日喜
葵傾傾葵喜日迎 卷簾雙舞燕燕舞雙簾
卷清簟枕釵横横釵枕簟清
遠香風遞蓮湖滿滿湖蓮遞風香遠光鑑試
新粧粧新試鑑光 棹穿花處好好處花穿
棹明月詠歌清清歌詠月明
酒中愁說人留久久留人說愁中酒歸夢要
遲遲遲遲要夢歸 舊衣香染袖袖染香衣
舊封短託飛鴻鴻飛託短封
老人愁歎驚年早早年驚歎愁人老霜點鬢
蒼蒼蒼蒼鬢點霜 酒杯停欲久久欲停杯
酒盃酒喚眉開開眉喚酒盃

寄情 虞美人 王文甫

黃金柳嫩搖絲軟永日堂堂掩捲簾飛燕未
歸來客去醉眠欹枕殘杯 眉山淺拂青
螺黛整整垂雙帶水沉香熨窄衫輕瑩玉碧
溪春溜眼波横

横波眼溜春溪碧玉瑩輕衫窄熨香沉水帶
雙垂整整黛螺青拂淺山眉 杯殘殢枕欹
眠醉去客來歸未燕飛簾捲掩堂堂日永軟
絲搖嫩柳金黃

初夏 菩薩蠻 王文甫

暑煩人困初時午午時初困人煩暑新詩得
酒因因酒得詩新 縷金歌眉舉舉眉歌金
縷人妬月圓頻頻圓月妬人

秋思 有序 菩薩蠻 瓊山丘濬

予幼時嘗讀朱文公劉静修文集俱有菩
薩蠻廻文詞惜其随句倒讀不免意複不
如至尾讀廻爲妙已曽以村居爲題作一
闋矣後失其稿閒中復戯作此云朱劉二
先生詞附此朱詞云晩紅飛盡春寒淺尊
酒緑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
劉圭父韻一闋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
夕陽斜客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云
水圍山影紅圍翠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

問孫鶴對言無
紗牕碧透横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香炷細
燒檀沉沉正夜闌更深方困睡倦極生愁思
含情感寂寥何處別䰟消

大明萬曆四十四年仲夏之吉重刊

回文類聚卷之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續二十卷（一）

（宋）真德秀輯

明嘉靖四十三年杜陵蔣氏家塾刻本

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眞德秀編。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錄。是集分辭命、議論、敘事、詩歌四類。錄左傳、國語以下至於唐末之作。（案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自是編始、遂爲後來坊刻古文之例）其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劉克莊集有贈鄭寧文詩曰、昔侍西山講讀時、頗於函丈得精微。書如逐客猶遭黜、辭取橫汾亦恐非。箏笛焉能諧雅樂、綺羅原未識深衣。嗟予老矣君方少、好向師門識指歸。其宗旨具於是矣。然克莊後村詩話又曰、文章正宗初萌芽、以詩歌一門屬予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弗取。余取漢武帝秋風辭。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辭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懷佳人兮不能忘、蓋指公卿羣從者、似非爲後宮而設。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收。詳其詞意、又若有所不滿於德秀者。蓋道學之儒與文章之士各明一義、固不可得而強同也。顧炎武日知錄亦曰、眞希元文章正宗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異唐風山有樞之旨。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風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絀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刊落、必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毋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所論至爲平允、深中其失。故德秀雖號名儒、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於天下歟。然專執其法以論文、固矯枉過直。兼存其理以救浮華冶蕩之弊、則亦未嘗無裨。藏弆之家至今著錄、厥亦有由矣。續集二十卷、皆北宋之文。闕詩歌、辭命二門、僅有敘事、議論。而末一卷議論之文、又有錄無書。蓋未成之本、舊附前集以行、今亦仍並錄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綱目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湮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定執徐之歲正月甲申學易齋書

辭命

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氏謂辭令）曰命（謂論語所謂爲命草創之命）曰誥（謂康誥盤庚之屬誓）曰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之命）曰禱（謂如鐵之戰衛太子禱）曰誄（謂如哀公誄孔子之類）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御史掌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質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衆甘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溫厚之指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矣

議論

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磋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繹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爲祖而書之大禹皐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肜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灋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箸述或發明

義理或專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若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爲世膾炙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爲準的則反正之評詭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敘事

按敘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

有而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詩賦

按古者有詩自虞賡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

爲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之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注楚詞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顓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

得之矣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illegible]目終

嘉靖甲子杜陵蔣氏
梓於家塾仲賢校正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目錄

[illegible stamp]

辭命
議論
敘事
詩賦

卷第一

辭命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襄王止晉殺衛侯　定王使王孫蒲對楚子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辭命二

楚屈完對齊侯　晉陰飴甥對秦伯
魯展喜犒齊師　鄭燭之武說秦伯
鄭子家告趙宣子　晉解楊對楚子
齊國佐對晉人　晉知罃對楚子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　晉郤至荅楚子反
晉侯使呂相絕秦　魯使聲伯請季孫于晉
鄭告晉受盟于楚　鄭公子騑與晉盟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子產對晉讓壞垣

子羽辭公子圍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鄭子產爭承

吳蹶由對楚子

子產對晉邊吏讓徑陴

子產荅韓宣子買環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子大叔對范獻子

王子朝告諸侯

鄭游吉對士景伯

衛祝佗爭先蔡

楚申包胥乞師于秦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魯子貢對吳請尋盟

子服景伯對吳使者

陳芋尹蓋對吳子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王孫圍對趙簡子

卷第二

辭命三

高祖入關告諭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

祠祭詔

赦天下令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獄讞詔

定口賦詔

求賢詔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

荅有司請建太子詔

議振貸及養老詔

令列侯之國詔

日食詔

除誹謗法詔

勸農詔 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議佐百姓詔

與匈奴和親詔

遺詔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徙民寬大地詔

頌繫老幼等詔

讞獄詔

令二千石脩職詔

禁采黃金珠玉詔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封丞相弘詔

報公孫弘詔

令禮官勸學詔

遣謁者巡行詔

遣博士循行詔 二

察茂材異等詔

止田輪臺等詔

昭帝令民母出田租等詔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置廷平詔

地震詔

嘉霍光詔

爵王成詔

罷車騎等屯兵詔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有喪者勿繇事詔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博舉吏民詔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封海昏侯詔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報張安世詔　親奉祀詔
益小吏祿詔　褒黃霸詔
郡國等勿行苛政　答禮待單于詔
戒不案姦邪詔
元帝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議律令詔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罷擊珠厓詔　災異赦天下詔
報貢禹詔　賜蕭望之爵邑詔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赦天下詔　條責丞相御史詔
議罷郡國廟詔　議廟禮詔
赦天下詔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
赦天下詔二　日食求直言詔
初陵勿置縣邑詔　議封甘延壽等詔
赦天下詔

卷第三

辭命三

成帝報匡衡詔　報張禹策
減死刑詔　封楚王囂子詔
封丙吉後詔　憂郡國災異詔
罷昌陵詔　立太子詔
光武封卓茂詔　議省刑法詔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命郡國給稟高年等詔
省減吏員詔　日有食之詔

三十稅一詔　戒厚葬詔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地震詔
作壽陵詔　報臧宮詔
賜周黨帛詔　明帝行養老禮詔
有司順時勸農詔　日食詔
引咎詔　申明車服制度詔
章帝尊師傅詔　地震詔
三公糾非法詔　講議五經同異詔
選高才生受學詔　禁考獄多酷詔
蠲除禁錮詔　賜胎養穀等詔

定報囚律詔　稟給嬰兒詔
成帝報許皇后詔　武帝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光武賜諸侯策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勑諭東平王宇璽書　賜東平太后璽書
勑東平王傳相詔書　從東平王削縣詔
文帝荅晁錯璽書　武帝賜嚴助書
賜吾丘壽王璽書　勑責楊僕書
宣帝賜趙充國書　五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光武賜竇融璽書　成帝賜史丹策
昭帝賜韓福策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武帝問賢良策　五　文帝賜尉佗書
遺匈奴書　二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卷第四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公諫監謗
芮良夫諫專利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仲山父諫立少　富辰諫以狄伐鄭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內史過論晉君臣
單襄公言陳必亡　太子晉諫壅川
單穆公諫鑄大錢

議論二

石碏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郜鼎　宮之奇諫假道
管仲論受鄭子華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臧文仲諫卑邾　臼季薦用冀缺
季文子論出莒僕　楚申叔時論縣陳
晉伯宗論伐狄　魏絳對晉侯

魏絳請和戎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
師曠論衛人出君　穆叔論立子裯
北宮文子論威儀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薳啟疆論辱晉　芋尹無宇對楚子
屠蒯諫晉侯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晏子諫誅祝史　晏子論梁丘據
晏子論禮可為國　晏子論讓孳
鮑文子諫伐魯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逢滑論與吳　子胥諫伐齊

卷第五

單華諫夏濫淵　伍舉論章華之臺

白公子張諫靈王

議論三

郤缺請歸衛地　臧孫論詰盜

祁溪請免叔向　聲子請復椒舉

子產論尹何爲邑　子產論晉侯疾

祁午戒趙文子　沈尹戌論費無極

史墨論季氏出君　展禽論祀爰居

郤叔虎論伐翟柤　范文子論戰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郵無正論壘培

壯馳茲賀趙簡子　士茁論智氏之室

左史倚相規申公　藍尹亹告子西

議論四

甯嬴論陽處父不没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子產論伯有爲厲

子服景伯論黄裳元吉

閔子馬論學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羊舌職論用士會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叔孫豹論不朽　大叔論甯喜置君

子產論向戌去兵　申無宇論公子圍

子羽論諸大夫譏公子圍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　晏嬰叔向論齊晉

孟僖子語大夫　叔向論楚克蔡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仲尼論政寬猛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　仲尼論晉鑄刑鼎

子西論夫差將敗　仲尼論用田賦

卷第六

伯陽父論三川震　單襄公論郤氏必亡

單襄公論晉君臣　子叔聲伯論郤氏多怨

季文子論妾與馬　史蘇論驪姬敗國

趙宣子論事君　鬬且論子常必亡

叔向母論娶　敬姜論勞逸

議論五

王斗對齊宣王　田需對管燕

魯仲連遺燕將書　莊辛論幸臣亡國

觸龍請長安君爲質　魏牟對趙王

趙客論建信君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趙良說商君　樂毅報燕王書

魯仲連責新垣衍　蔡澤說應侯辭位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信陵君諫魏王
蘇秦說六國合從
李斯諫秦王書
陳餘遺章邯書
酈食其說齊王廣
隋何說淮南王布

卷第七

議論六

賈山至言
賈誼陳政事疏
董仲舒對賢良三策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王吉言得失疏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卷第八

魏相明堂月令奏
董仲舒火災對
蕭望之雨雹對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谷永日食地震對
劉向上星孛等奏
李尋災異對
杜鄴上日食對
孔光日蝕對
王嘉論應天之道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司馬相如諫獵書
貢禹論節儉
谷永諫微行宴飲
谷永論微行宴飲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中山靖王聞樂對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卷第九

張敞論霍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梅福論王氏書
師丹論封拜丁傅書
劉輔諫立趙皇后
王嘉論董賢封事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鮑宣論丁傅董賢書
鮑宣論董賢書
賈誼論積貯
鼂錯論貴粟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貢禹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卷第十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嚴安論征伐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蕭望之伐匈奴對
賈捐之罷珠厓對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郭舜論通康居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嚴尤諫伐匈奴
鼂錯言兵事書
又上守邊備塞事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侯應罷邊備議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後對
韓愈復讎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谷永訟薛宣疏
何武上傅喜書　王嘉薦公孫光等
馮唐論魏尚　鄭昌訟蓋寬饒書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谷永上救陳湯疏

耿育上訟陳湯書　杜欽訟馮奉世疏
谷永等救劉輔書　公乘興訟王尊書

卷第十一

何武請建三公官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復刺史奏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涓勳論丞相宣奏　翟方進劾涓勳奏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況奏
陳崇劾陳遵奏　谷永論神怪
韓愈論佛骨表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翼奉上徙都成周疏　劉向論起昌陵疏
劉歆毀廟議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韓愈禘祫議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
谷永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賈讓論治河奏　諸葛亮出師表
再出師表

議論七

[illegible]書　鄒陽諫吳王書
枚乘奏吳王書　又說吳王辭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王吉諫昌邑王疏

丙吉奏記霍光　張敞諫膠東王太后書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又說王鳳論專政
說王鳳論薦賢

卷第十二

李尋說王根論災異　韓愈上宰相第二書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議論八

董仲舒論春秋　對江都王論三仁

徐幹法象論　韓愈原道
原性　原毀
讀荀　師說
李翺復性書　去佛齋
柳宗元守道論　四維論
賈誼過秦論　班彪王命論
韓愈爭臣論

卷第十三

對禹問　雜說
獲麟解　諱辯
李翺平賦書　國馬說
柳宗元封建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辯　捕蛇者說

議論九

左氏論秦伯用孟明　秦伯以三良爲殉
莒恃陋不備　祁奚能舉善
范宣子讓　駟顓殺鄧析
邾黑肱來奔　公羊論初獻六羽
隱公不書葬　孔父
桓公救衛　荀息不食言

毛伯來求金　世室壞
晉納接菑不克　楚人殺夏徵舒
季札讓國　許世子止弑其君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鄭伯克段　武氏子來求賻
築王姬之館　臧孫辰告糴
會王世子于首止　齊人滅項
躋僖公　閽弑吳子餘祭
楚子執慶封　太史公論項羽
漢孝景　論孔子
老子申韓　孫武吳起
商鞅　穰侯
白起王翦　論平原君虞卿
藺相如　屈原賈生
李斯　蒙恬
韓信　李廣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卷第十四

賛文帝　賛武帝
賛昭帝　賛宣帝
賛元帝　賛成帝
賛劉向　賛蕭曹
賛蒯通等　賛賈誼
賛景十三王　賛董仲舒
賛司馬相如　賛公孫弘等
賛司馬遷　賛戾太子
賛東方朔　賛公孫賀等
賛揚雄　賛佞幸
賛匈奴　賛西南夷兩粤朝鮮
賛西域　賛外戚
賛王莽
議論十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韓愈重答張籍書
與孟簡書　答陳生書
與衛中行書　柳宗元答周君巣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説書
韓愈送文暢序　庶子王生予蓋寛饒書

韓愈與陸員外書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書

卷第十五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與呂恭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韓愈送許郢州序　贈崔復州序
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石處士序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韓愈答崔立之書
司馬遷答任安書　與陳給事書
與崔羣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答馮宿書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送董邵南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秀才序　送區冊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卷第十六

敘事

左氏敘隱桓嫡庶本末　秦晉相失本末
鄭莊公叔段本末　晉文始霸
晉重耳出亡本末　晉楚邲之戰
晉楚城濮之戰　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齊晉鞌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晉人弑厲公
晉悼公復霸　宋樂喜備火攻
向戌合晉楚之成　吳公子札觀周樂
子產從政　中行穆子敗狄
晏子辭宅　楚靈王之敗
子產火攻　魏獻子辭梗陽人

卷第十七

敘事

太史公敘秦孝公變法
秦并天下後事　秦焚書
秦起阿房宮　項羽救鉅鹿
劉項會鴻門　項羽分王諸將相
劉項戰垓下　平勃誅諸呂
迎立代王　災異
七國反
武帝興利　武帝求神仙

卷第十八

敘事

趙武靈王立少子何　公子無忌救趙
毛遂定從　范雎見秦王

荊軻刺秦王　武帝策三王
武帝時酷吏　武帝通西域
竇灌田蚡之爭

卷第十九、

敘事

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破趙
留侯致四皓　周勃戰功
樊噲戰功　酈商戰功
灌嬰戰功　叔孫通制禮儀
李陵與匈奴戰　衛青與匈奴戰

司馬子長自叙　武帝微行
燕盖上官之變　霍光廢昌邑
霍氏禍敗之由　陳湯等誅郅支
漢家廟祀之數　元帝京房問
西南夷　武帝通西南夷
武帝討南粵
卷第二十
叙事
太史公伯夷傳　屈原傳
孟子荀卿列傳　韓子圬者王承福傳
何蕃傳　柳子厚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平淮西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烏氏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卷第二十一上
叙事

柳子厚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
施先生墓銘　孔左丞墓誌銘
王常侍墓誌銘　張給事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　王評事墓誌銘
馬少監墓誌銘　女挐壙銘
贈太傅董公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逸事如右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畫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永州新堂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卷第二十一下
叙事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少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張中丞傳後叙　贈張童子序

贈張童子序　愚溪詩序

愚溪詩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郎州竇常詩序

卷第二十二上

詩歌

康衢謠　擊壤歌

南風詩　卿雲歌

文章正宗目錄　五十二

麥秀詩　采薇歌

飯牛歌　庚癸歌

朱儒歌　築者謳

去魯歌　楚狂接輿歌

滄浪歌　獲麟歌

曳杖歌　黃鵠歌

紫芝歌　五言與蘇武

蘇子卿　怨歌行

長歌行　古詩

苦寒行　善哉行

雜詩　七哀詩

送應氏詩　七哀詩

贈丁儀王粲　贈白馬王彪

箜篌引　白馬篇

雜詩　怨歌行

贈從弟　雜詩

詠歌　秋胡行

贈人從軍　詠史

招隱　勵志

答何劭　雜詩

文章正宗目錄　五十三

七哀　詠史

雜詩　補亡

陟陽候詩　招隱

猛虎行　短歌行

塘上行　扶風歌

遊僊

卷第二十二下

詩

停雲　時運

榮木　九日閑居

歸田園居　游斜川
移居　和郭主簿
贈羊長史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夜行江陵途中　懷古田舍
己酉歲九月九日　西田穫稻
飲酒　擬古
雜詩　詠貧士
詠二疏　詠荊軻
讀山海經　桃源
登池上樓　石壁精舍

過始寧墅　初去郡
田南樹園　齋中讀書
石門新營　秋懷
五君詠　東武吟
出自薊北門行　東門行
白頭吟　郡齋閑坐荅呂法曹
夜發新林　之宣城
晩登三山望京邑　直中書省
觀朝雨　遊東田
別范安成　遊沈道士館

感寓詩　詶暉上人夏日林泉
古詩　江行寄崔貟外
送韓淮裴政孔巢父還山
留別金陵諸公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擬古　四皓
南軒松　學古思邊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秋登巴陵望洞庭　登新平樓
春日獨酌　望廬山瀑布水

春日醉起言志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北征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三首
新安吏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夏日歎　夏夜歎
留花門　塞蘆子
義鶻　晦日尋崔戢李封
喜晴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卷第二十三

詩

遣興　夢李白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遣興　前出塞
後出塞　發秦州
石龕　鳳凰臺
五盤　劍門
喜雨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病栢　枯棕
枯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
寄題江外草堂　述古
過郭代公故宅　南池
大雨　杜鵑
三韻三篇　同元使君舂陵行
驅豎子摘蒼耳　雷

牽牛織女　上後園山脚
八哀詩　贈司空王公思禮
故司徒李公光弼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遣懷　北風

遣遇　過津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擬古　雜體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效陶彭澤
移疾會詩客
南塘泛舟會元六日昆季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贈盧嵩　寄馮著

寄廬庾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初發楊子寄元大校書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閑居贈友
善福精舍示諸生
秋夜南宮寄澧上二弟及諸生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新秋夜寄諸弟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寄暢當　京師叛亂寄諸弟
贈琛公　寄恒璨上元
寄全椒山中道士　宿永陽寄璨律師
示全真元常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西澗即事示盧陟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奉酬寄示丘丹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送令狐岫宰恩陽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録事
送鄭長源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答崔主簿問兼簡温上人
答長安丞裴説　奉酬處士叔見示
夏夜憶盧嵩　春中憶元二
池上懷王卿　雲陽館懷谷口
廣德中洛陽作　登樂遊廟作
任鄠令渼陂游眺　西郊遊矚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遊白家竹潭
觀田家　南園陪王卿遊矚
春遊南亭　再遊西山
遊開元精舍　襄武館遊眺
秋景詣瑯琊精舍　東郊
行寬禪師院　藍嶺精舍
義演法師西齋　起渡律師同居東齋院
遊瑯琊山寺　夏至避暑北池
同元錫題瑯琊寺

卷第二十四

詩

任洛陽丞請告 韋蘇州
縣齋
休暇東齋
郡內閑居
燕居即事
幽居
郊居言志
夏景端居即事
新理西齋
曉坐西齋
寓居永定精舍
秋夜
種藥
種瓜
晨詣超院讀禪經 柳子厚
贈江華長老
湘口館

南澗中題
遊石角
與崔策登西山
構法華寺西亭
覺衰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溪居
夏初雨後尋愚溪
郊居歲暮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
江雪
飲酒
讀書
感遇
掩役夫張進骸
秋懷 韓退之
夜歌
嗟哉董生行
齪齪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調張籍
雜詩
送劉師服
贈別元協律
宿曾江口
雜詩
南溪始泛
遊龍門奉先寺 杜子美
望嶽
贈衛八處士
苦雨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示從孫濟
九日寄岑參
述懷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貧交行
兵車行

高都護驄馬行
天育驃騎歌
白絲行
秋雨歎
歎庭前甘菊花
渼陂行
去矣行
哀江頭
悲陳陶
悲青坂
洗兵馬
乾元中同谷縣
古柏行
憶昔
陪王侍御宴姚通泉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縛雞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目錄終

辭命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國語丁丑○僖公二十四年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于隰城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太叔王子帶即甘昭公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韋氏曰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畫也而規有之）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供其職貢供王祭祀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不直謂不來者也不虞不度也不億度而至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也均平也）使各有寧宇（寧安也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耳目心腹足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車服采章也采色也心腹亦也）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輕重尊卑之等也）王何異之有（言王與諸侯有何異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此蓋謙辭有尊卑隆殺不然非王有心於自異也言先王之府藏又）又不佞以勤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勞也）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大物隧也私德謂己有私德於叔父也）其叔父實應且憎（應受也憎惡也）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言先王之所以尊卑有節而心且憎之非余一人之私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王者佩玉尊卑有節行以節其步也君臣尊卑之序）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制造天下之度）自顯庸也（顯庸自用其功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王者之有天下也）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異於諸侯也）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言所不禁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愚按晉文之大功莫大於定襄王而請隧者蓋其意以為晉文之勳襄王宜報之隧也其請隧也晉之大物不以私勞之大章以為天子之盛禮而已豈知其非禮耶晉文之意蓋欲以私勞易大章襄王以為不可王之辭婉而正晉侯雖日私勞而實有請隧之心哉）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衛侯入衛侯殺其元咺之子角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大夫元咺自守國衛侯不察乃殺咺之子故咺訟之于晉也）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上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言不行謂晉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訴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獄訟也）今元咺雖直不

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用刑（刑法也）有刑而不用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宣公三年左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同（文章正宗）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 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成公二年左傳[?]）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杜氏曰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昭公九年左傳）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之姦與三苗俱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右周天子告諭諸侯之辭凡六首

辭命二

楚屈完對齊侯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illegible]）師進，次于陘。（[illegible]）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雖眾無所用之。（[illegible]）屈完及諸侯盟。（按屈完之對[illegible]皆足以折服[illegible]）

文章正宗二　七

晉陰飴甥對秦伯

（十五年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illegible]）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illegible]）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子）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文章正宗二　八

魯展喜犒齊師

（二十六年夏）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也）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

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書也盟府司盟之府）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鄭燭之武說秦伯 三十年九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illegible]）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以鄭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

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

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黃父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公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將行朝晉）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illegible]）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illegible]）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侯於楚與之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敕也）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illegible]）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道相輔）不德

則其麂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 亦獲成於楚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晉解揚對楚子（宣十五年春）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上望櫓）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齊國佐對晉人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 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 五伯之霸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也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不然寡君

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犒勞也）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智罃對楚子（成三年春）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違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魯季文子諭晉韓穿（成八年）

（成二年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云云杜氏曰以事晉故晉來語魯使歸二年所取田）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杜氏）私焉（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詩大雅猶圖也簡諫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郤至答楚子反（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杜氏曰縣鍾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言事閒暇則修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夫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出于扞難而已也）言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illegible]）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illegible]合德）亂則反之（累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

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伐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晉侯使呂相絕秦

晉侯使呂相絕秦（杜氏曰呂相魏錡子[illegible]）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獻公女為秦穆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illegible]）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晉戰韓）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illegible]）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illegible]）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illegible]）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illegible]）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滑國都於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

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鬭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穆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涑，水名；王官、羈馬，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不與晉通好）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芟夷，殺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輔氏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秦伯不肯涉河，盟晉寡人）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白狄，及秦同在雍州也）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咎如赤狄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illegible]）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秦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illegible]）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魯使聲伯請季孫于晉（十六年，魯侯多[illegible]，以叔孫僑如之言，晉執季孫行父）

（案：不見公文，執季文子）

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illegible]）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亡而為齊楚之屬）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

（承奉）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文子謂季孫。公孫…）（相一若矣無不衰馬，不負衆可不懼乎。信以承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其若矣若謂伐鄭，於長殘本足存者，）（…置其身不志其君，若虛其儀，足存孫…）（人地，子其圖之。乃許魯，季孫…）

鄭告晉受盟于楚（襄八年夏，鄭子國子耳侵蔡，冬楚子囊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孔、子蟜、子展，待晉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謀又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五會）（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言楚不能成親）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邑，反為災咎）不可從也。（不言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四軍，中上下新）八卿（四軍有八卿也，軍有二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謀者多，各用其說，故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人人…）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眾無適從也）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自稱）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楚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單使。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鄭公子騑與晉盟（襄九年十一月己亥）

同盟于戲，鄭服也。（戲，鄭地）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要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illegible]）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illegible]）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illegible]）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襄十四年[illegible]）

吳告敗于晉（[illegible]）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illegible]）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illegible]）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illegible]）乃祖吾離被苫蓋（[illegible]）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illegible]）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illegible]）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illegible]）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是四嶽之裔胄也（[illegible]）毋是翦棄（[illegible]）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illegible]）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illegible]）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illegible]）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illegible]）與晉踣之（[illegible]）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illegible]）以從執政猶殽志也（[illegible]）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illegible]）賦青蠅而退（[illegible]）宣子辭焉（[illegible]）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illegible]）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二十二年夏）

晉人徵朝于鄭（[illegible]）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illegible]）即位八月（[illegible]）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illegible]）寡君懼因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illegible]）

（言欲往觀知可往否）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子侯鄭大夫）湨梁之明年（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來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也）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賴至今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子產對晉讓壞垣（魯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

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有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於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子羽辭公子圍（昭元年春）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將入館（客舍），鄭人惡之（知其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於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共王，圍之祖、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晉叔向詒子產書（昭六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昭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

（…為惠○按此私箴非辭命也姑附見）

吳蹶由對楚子（昭五年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氏曰役在昭四年）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勞也）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怠、休解）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守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敗其兆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未有報楚意）乃弗殺

鄭子產爭承（十三年）

皆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杜氏曰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所貢者多）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也）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子產荅韓宣子買環（昭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工共氏玉環同工共共自共為）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子產對晉邊吏讓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

兄立子瑕（子瑕，駟乞。子游，駟偃。）子產憎其為人（[illegible]），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不許之為遠衆，故中立。）。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子大叔對范獻子（二十四年，是時王室亂，尹氏立王子朝。）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缾小罍大，[illegible]而所受罍盡，則罍為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王子朝告諸侯（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illegible]……）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杜氏曰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illegible]），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illegible]），諸侯釋位，以間王政（[illegible]）。宣王有志，而後效官（[illegible]）。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illegible]）。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illegible]），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illegible]），則有晉鄭，咸黜不端（[illegible]），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illegible]），曰

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鄭游吉對士景伯 六月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衛祝佗爭先蔡 定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杜氏曰：文公，王官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弟，康叔兄)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 於周為睦。(睦，親厚也)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交龍為旂) 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 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 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 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 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大呂，鍾名)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 陶叔授民，(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申包胥乞師于秦（四年吳入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伍員子胥也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薦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illegible]）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illegible]）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illegible]）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無衣詩秦風[illegible]）九頓首而坐（[illegible]）秦師乃出（[illegible]）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十年）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祝其即夾谷）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illegible]）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illegible]）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illegible]）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illegible]）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魯子貢對吳請尋盟（哀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重也[illegible]）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illegible]）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illegible]）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illegible]）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

以患衛(爲患衛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illegible])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illegible])以相辭也([illegible])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illegible])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illegible])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illegible])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子服景伯對吳使者([illegible])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illegible])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illegible])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illegible])而如邾以事晉([illegible])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illegible])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illegible])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illegible])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illegible])自襄以來未之改也([illegible])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illegible])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illegible])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陳芋尹蓋對吳子(哀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illegible])將以尸入([illegible])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illegible])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illegible])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illegible])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illegible])廢日共積([illegible])一日遷次([illegible])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

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遭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主人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諸侯主，盟主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穢，惡也）。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傳言芊尸[illegible]……）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曰：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其親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illegible]）。

（[illegible]）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趙簡子鳴玉以相（[illegible]），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問其價）？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楚大夫），能作訓辭（言以賢為寶），以行事於諸侯（[illegible]），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illegible]），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illegible]）。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連屬於徒洲也）。

之可爲日用 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卜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爲弓弩齒象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所以爲甲胄革犀兕也所以爲甲胄羽鳥羽也所以爲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引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寳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寳焉（珩佩上之玩物）圍聞國之寳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寳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寳之（玉祭玉也）龜足以憲臧否則寳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寳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寳之（金所以爲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寳之若夫譁囂之美（譁讙也囂讙也若爲王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寳也（徵譏子朝）

右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凡三十七章（[illegible]）

辭命三

○高祖入關告諭（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illegible]）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illegible]）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illegible]）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漢二年[illegible]董公遮說漢王云云漢王曰善於是）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按此[illegible]）

祠祭詔（[illegible]）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赦天下令 五年時方平項籍初即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與音相予與之與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按祠祭詔及令此令有語而事理宜盡存之以見漢詔簡節之體云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五月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又曰云云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顏氏曰人君謂已君長人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 顏氏曰亢當也 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 蘇氏曰行行滿之行謂付與也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 蘇氏曰背音佩也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顏氏曰廉察也字本作䌫音同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五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顏氏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讞獄詔 七年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顏氏曰當謂處斷也 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此法至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

定口賦詔 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 顏氏曰程法式也 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 同上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酇音贊 昌周氏 中執法中丞也謂此詔令遞行之次第也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illegible]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按高紀詔凡十五六今只取此 [illegible] 蓋欲多自書其事故也 [illegible] 之詔其辭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 [illegible] 若罪已之言故不載 [illegible]

○議犯法相坐詔 二年十二月 按文帝元年十二月下此詔 [illegible] 史公書於孝景紀 [illegible] 上曰以其 [illegible] 不書 [illegible]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之 古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 [illegible] 文帝二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愚以爲如其故便云云文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詔云云 云云

文無答字今增之後放此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 慊師古曰慊快也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illegible]

○議振貸及養老詔 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 [illegible] 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令列侯之國詔 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氏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詔所止，特以恩見留。○明年十一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

○日食詔（十一月）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讀曰讁）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音搖）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下坂切），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顏氏曰：言留也。今當減留，遺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顏氏曰：傳，張戀反。置者，置驛傳之所。）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顏氏曰：高后元年除訞言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中間曾復設此條也。訞、妖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顏氏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莫連反。）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顏氏曰：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遂下此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詔當起於賈宜在前見後）

勸農詔（十二年二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數下勸農之詔，又除租稅。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歟？抑亦賈誼說於前，晁錯說於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同上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五月 刑法志云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云云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音僖 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與其古帝王用心也

○議佐百姓詔 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顏氏曰度謂量計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顏氏曰末謂工商之業 爲酒醪以靡穀者多 顏氏曰靡散也音糜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於仲反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與匈奴和親詔 後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顔氏曰政教）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不處不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顔氏曰轍車迹也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詔（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文鑑正宗二）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顔氏曰始生曰萌）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顔氏曰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爲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可嘉耳）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漢書作跣跣徒跣也）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謂下棺於壙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顔氏曰大紅大功也小紅小功也纖細布衣也顔氏曰紅與功同文帝自率己意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何謂以日易月乎）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音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也○（按文帝之詔乃知喪之始然本文蓋爲吏民設耳易帝崩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又高帝無遺詔景武以後亦不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觀其辭非好死生之說者不能謂帝不知學乎）（文鑑正宗一）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帑與孥同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徙民寬大地詔 元年正月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顔氏曰磽謂确薄也陿謂隘也繫謂食畜之畜爲牧也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頌繫老幼等詔 三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頌繫之顔氏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按刑法志云三年下詔云云至孝宣元康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讞獄詔 後元年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顔氏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顔氏曰紅讀曰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氏曰牟食苗根蟲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李氏曰姦法作姦也與盜盜者共盜爲之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

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爲糜鬻之六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云云）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文穎曰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賀氏曰加惠耆老之人若賓客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封丞相弘詔（元朔二年十一月弘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惟弘無爵於是下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戶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報公孫弘詔（同前）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令禮官勸學詔（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君室之大倫也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顏氏曰方道也聞博聞也)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顏氏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學)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焉)

遣謁者巡行詔(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顏氏曰怵誘也言初戾法之戾非怵傷之怵)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

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疋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三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顏氏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眾又禁兼幷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期音朞朞有餘月矣)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府食貨志云令學官皆以兵錢吏益三錢宣音以興利而除大害之出亦為衆兼并之走見奇吳步男事蓋共所建請也元詔乃以在闕窮寡奉賞行為之請其議者行先以見武帝部令大抵出於宣文非高文此也)

遣博士循行詔(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阨者具舉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顏氏曰踶蹋也奔踶謂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顏氏

曰乏駕足覆也音方勇反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所謂泛駕者也泛者放覆不遵禮度也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曰云云）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顏氏曰口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氏曰開陵侯匈奴降者）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嗣）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服氏曰廝留言前後相離不相逮及也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匃若馬（匃乞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音預）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顏氏曰見示也）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氏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何可久也言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顏氏曰行將謂遣將行也鬴山山名）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illegible]）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按大鴻臚不知爲誰當考）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顏氏

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
皮肉多使斥候之卒獵獸故令燔火有乏又其人勞苦
因致逃亡凡有此失
皆不集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不既
上書後有降者來及捕
虜生口言之乃知此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
農修馬復令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
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按此武帝悔過之書也其
事有四荅民賦一田輪臺二募因徒送匈奴使者三明
封侯賞以報忿四方帝志盛氣壯時聞羣臣此請必勞
然從之矣更變知勤乃始悔艾時常之由巳六十九譬
徒義弗早然虔家乏後幾危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
刑泰誓蓋防辨其遺意云又食貨志言武帝末年悔征
伐之事遇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
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即此時事云餘見西域傳贊
昭帝令民毋出田租等詔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
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
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閔百姓未
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
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
以菽粟當賦三年春正月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
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責三年以前
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六年春
正月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
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
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
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按是時霍光用事復修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而詔辭又皆簡質可尚不事空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
者如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

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
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詔
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魏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
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
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
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
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
置廷平詔刑法志云武帝招進張湯趙禹之屬定法令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
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宣帝自在閭閻知其若之及即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乃下詔云云
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
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
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
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地震詔四年三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
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
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

應變，輔朕之不逮。（二千石博習經學之士）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以上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按漢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踵為故常，不皆出於誠意，此後非他有關繫者不悉錄。）

嘉霍光詔（地節二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是特光寵）

爵王成詔（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罷車騎等屯兵詔（三年十月）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十一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顏氏曰：繇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顏氏曰：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氏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氏曰：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

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瘐音庾）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顏氏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

博舉吏民詔（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按宣帝此詔最爲切至然未聞當時有能舉其人以副上意者惜哉）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顏氏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氏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顏氏曰使人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遺之過者過度之過）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二年）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粲而不殊（顏氏曰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一作逆亂）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刑法志曰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報張安世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本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

益小吏祿詔（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

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韋氏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客禮待單于詔（甘露二年十二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按此蕭望之之議也事見後）

戒不禁姦邪詔（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illegible]）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illegible]）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illegible]）

元帝

遣光祿大夫循行詔（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烝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議律令詔（刑法志云宣帝置廷平[illegible]號為平[illegible]時鄭昌上疏言不若刪定律令宣[illegible]）

（尋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才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史氏之說如是則元成雖有志詔徒文具而亡施行之實云）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顏氏曰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居室）其令諸宮館希御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按元帝詔令為民而下者甚衆然恭顯用事者無善政豈能使民實被上澤今特其一二不盡錄也）

○罷擊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賈捐之議）

災異赦天下詔（二年三月）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按元帝之詔因災異而下者亦多今不悉錄）

報貢禹詔（初元二年）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詔（宣帝寢疾太子太傅望之受遺詔為前將軍輔政[illegible]）

（愛見言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奏望之等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免爲庶人後數月制）詔御史云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
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
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以爲丞相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奏望之教子上書於上教召望之望之自殺元帝聞望之之死故不肯然今師傅之恩後世人主思望之故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繇與由同）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
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
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
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
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
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
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

○赦天下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
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
雍蔽（雍讀曰壅）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
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
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戶以
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條責丞相御史詔（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上以詔條責丞相于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
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
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
卿有可以防其未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上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議罷郡國廟詔（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云云）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
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
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
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
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者宜毋修奏可詳見後韋玄成等議）

○議廟禮詔（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
四十四人奏議以為高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
世世不毀承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
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
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
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云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從之丞相衡等奏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奏可詳見後

赦天下詔二年六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赦天下詔六月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赦天下詔四年四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加以邊竟不安師旅在外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日食求直言詔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

是以政令多違（李氏曰違戾也）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若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初陵勿置縣邑詔（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事見後劉向請封甘延壽等事中）

赦天下詔（五年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令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解怠德薄明暗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

辭命三

成帝報匡衡詔 建始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强食自愛

報張禹策 同前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按成帝之報匡衡報張禹禮意可謂至矣如非其人何待之以此當時賢者不任而任者非賢

減死刑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事已見元帝議律令詔下

封楚王囂子詔 河平四年六月○囂[illegible]帝時入朝被疾天子閔之下詔

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助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

封丙吉後詔 [illegible]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

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是故
傳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成帝鴻嘉四年正月

數赦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
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
流冗者衆 顏氏曰冗散失其本業也 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
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
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
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
全活之思稱朕意

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
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
耗百姓罷勞 顏氏曰罷讀作疲 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
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
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立太子詔 綏和元年二月孝哀帝紀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王成帝無子之徵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
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繫心
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
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
子封中山王男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
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
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按哀平之世詔令有可觀者然漢臣為權篡賊竊國者首戒故附之

光武 封卓茂詔 本傳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真氏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 嗚呼者進賢嬰識者望望數圍坐懲不聘給之日且茂鄧禹小年無也憤能計已七十餘矣而苦加聘今優聘重豈其冀屑兼之君表疑工館何異哉○愚安西君之士以士前不重效寵光武此舉所以產二百年贈故之倫與禮陵光居鄙之惡同成者乃謂其褒表徒吏矣茂於出處去就之節操然毛羽卿此豈使一懲吏而已是不惟不知者亦不知茂矣

議省刑法詔 建武二年二月

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命郡國給稟高年等詔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戸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食之詔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其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奉行法度七年正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章懷曰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二十二年七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稾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貧

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作壽陵詔（實録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報臧宮詔（[illegible]）

（處敵善方自恩之二十七年與楊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時張良於下邳圯上見一老父授書一編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illegible]）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illegible]）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賜周黨帛詔（建武中[illegible]）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illegible]）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禮記曰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以其珍羞之類鄭玄注儀禮云羞庶羞也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也亦聖也升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佾舞行列也左氏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萬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刺彼己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也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文章正宗二 九

有司順時勸農詔 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攻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根曰蟊蜮一名短狐之水弩含沙射人為災言此者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使擾也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辭謂偏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 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恐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未遺于天必不忘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政亂絕不日食政亂之不當致日食之變而不變者譴之何故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文章正宗二十三 十

引咎詔 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食者君之過也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操亂成以自殃咸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

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關雎貞絜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飛蓬隨風微子所歎商君書曰[illegible]飛遊而無所定謂之乘[illegible]夫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檐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爲伏祠應劭曰伏者隱伏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illegible]奠喪祭也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尊師傅詔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爲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司空融竇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illegible]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卑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之文也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建初元年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公糾非法詔二年三月作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 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夏侯建也京氏京房也 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 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 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蓺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 儵樊儵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 八年十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 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 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 又令丙箠長短有數 令丙爲篇之次也前書曰景帝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 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 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鉆音其廉反[illegible]中宗用鉆鑽皆慘酷 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 孔安國注尚書曰以鞭爲理官事之刑 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蠲除禁錮詔 十二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 即三族謂父族母族及妻族 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衞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

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前書音義曰：莩，葉裹白皮也。易曰：百果甲坼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說文云：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男，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皆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意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稟給嬰兒詔（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蔡邕獨斷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策書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

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是[illegible]以[illegible]書[illegible]書大之重，書又次之。敕語多備載焉。）

成帝報許皇后詔

（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女也。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皇后乃上疏曰：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閒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深其

慮既且令妾誑假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忮佷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其若未夫宮有所發遣賜衣服如故事只可矣其餘誠太追急參何妾壽命遂遷竟宇諸竟宇尚於今世丐比之豈可邪惟陛下深察焉上於是求劉台谷永之言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

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誠秉忠惟義是從師古曰褱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

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

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其更之間則欲盡也既則盡耳已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

以怨哉書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朔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讒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按劉向上列女傳雖爲女寵發然指陳王氏之亂尤深切成帝如據許后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僭豈善聽言者邪[illegible]辭深爭然雅度并欲求羣不能爲許后所上書輕揚浮躁宜其致亂也故附見焉

○武帝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于而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封三王事並見後敘事卷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

迺傾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光武賜諸侯策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詶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遂差而錄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以上皆封策凡四百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賜王璽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經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又使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

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illegible]

○勑諭東平王宇璽書 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於是遣使者奉璽書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

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惜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恐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張姓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毋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愛以上皆璽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按此與前同一事故附焉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親親之誼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宇有罪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復之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以上皆賜宗室璽書凡四首敎傳相書復削縣詔共

文帝荅晁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屈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

賜吾丘壽王璽書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内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按武帝之所以寄勅臣工駕御將帥者略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夫）

宣帝賜趙充國書（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 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意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 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illegible]上[illegible] 兵並出合擊罕开[illegible] 之遺[illegible]百[illegible]章先行[illegible] 以爲不破罕开則先[illegible]上乃拜許延 馬獨[illegible]將軍武賢爲[illegible]將軍[illegible]書 [illegible]以書敕讓 [illegible]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顏氏曰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畜讀曰蓄[illegible]）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illegible]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illegible]字句本絕）欲將軍誰不樂此者（[illegible]）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婼羌名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鉤謂水岸出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

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illegible]）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illegible]）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illegible]）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朔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與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illegible]）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illegible]）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illegible]）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illegible]）

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illegible]）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

部署已定，雖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謂近處也日夜言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劉德曰嗕音辱羌種也彀者謂能張弩者也方急還言令還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光武賜竇融璽書本傳更始以融爲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

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泉太
守梁統等以融世任河西爲吏民所敬乃推融
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蜀光武即位心欲東
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
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隗囂使辯
士張玄遊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
姓不再興之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
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
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
皇帝然命見於圖書人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
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
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
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
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
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
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章懷曰猶蒯通云與楚則楚勝與漢則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南海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故乃公即令行南海尉事先遂尤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南海日南皆楚之分也此爲七郡也故效之今俗本作教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閃授陸爲序岑散璽書說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即復連錯之皆曰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
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
引易霸異以紀忠男易爲力書不足以深走至誠敎遣
然約一嘆斯讖自以宾異上霞長無藏入丙璽書塞稱
蜀奧一于三分舉足之權經霸財佗之茨窮自高傷臣
詳難年誠滴知引言之院儒遠之分豈于肯莫貴之王
事哉腐之人魔足貞之實爲倚覆之求奔巳成之基本
年異之兩此二肯難對狂夫懷知夫就而臣獨何以庶
心誥遺同奔弟友許賢門質帝復賜寵書
所以對精之甚用口以七皆興臣下璽書

成帝賜史丹策本如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

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豫近醫藥以輔不衰按孝昇大臣者策知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野厂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選丞相下禮廉望不聞敢嘆不遜言以扶改部光有齊君不爲思官于茲發朕不忍哉君子再變光韶東師策部君罪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可使者便直之官事其秉遣明孝丞直是與師意無等席有發二宇之賢分衞也其罪特與丞相克禮耳可免策書官于恙被承已非所以特臣輔其後成帝免辭宣罹方甚永帝免大內臣丹用當傅章背極其切責無復憂先爲喪之意方其生於乙發故白力之免也尚書令唐於上疏亡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奏深肩少君于作文屬與者諱兵盟過世信宗德爲嵐其者親侍聖騎伏在三公所坐者敎簿內未先其大還事親巳在免寬大重京諸諸者咸以爲宮處罪邑覬復奉射箋臣方所驛帝也吏吏下財覺象心有方對復餌傳之臣上從林占降爵賜出侯令處改孝色吏斥策其辭髮遲厚香叢遐大臣體長辭法

昭帝賜韓福策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本紀元鳳元年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敎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按漢世待德行之上如光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爲光祿大夫帝邪部漢亦以虐行家其爲太中大夫王莽乘政二與奔雲乞敬骨於是莽徐故事白遣勝使曰惟元始年六月輿實光祿大夫太中大夫書艾二人以老稱譚太皇太后使鴉者從射策之曰蓋閔古者有可年至况致事所以恭讓示不書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服陛以官職之事夢大大其上子若孫若同度向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十直以終高年賜皇及行道舍宗歲將車酒衣金皆如韓溷敢事所上于男皆除爲與其闢無萬其其白遣飾義之士恩意服勤其備豈非其修飾立名之時典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輔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按鼂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是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篤之中獨此爲王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數十則皆誤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末而錯以邪說誑對吁可畏哉

武帝問賢良策（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内肅昚（昔氏曰東夷也今貫也是）提北發渠搜（韋氏曰方有渠搜縣屬氏臣北方皆可微發渠搜而役屬之言）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按太史公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以考之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不同時蓋史誤也）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按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云云即此篇也曰即位可知其爲建元初矣本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求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四 按本傳仲舒對云云天子復册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illegible]仲舒對以[illegible]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illegible]武安侯[illegible]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武紀建元元年[illegible]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

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按弘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於義禮智皆指用以爲禮侯不足以習義理之焉亦智之一字則言以術古之其爲人士心術之害尤大且西者節遠也而曰述之聞不知促者復爲道之體宇至論爲手少爲榮之餘羽威爲以畢而自責弘乃歸之於榮使人主不畏天威了知已遠弘管啓之甚由商開其之初六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及其稱對以長誦來合精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爲第一召見拜博士復上號以周公公付上異其古後蓬[illegible]習意後誠家宰祖爲當世議者演濟其以術之徵已是於妙選之目安弘之策不得與也經哉篇其大係云以主貴隅覽良策沈六首

○文帝賜尉佗書南粤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粤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粤王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粤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召丞相平舉可使粤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粤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思謂即此一變使可感動蠻夷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按一事各發其才差處德兼盡之道也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吳氏曰彼此共棄前日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輕重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粤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

貢職

遺匈奴書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詔遣丞相灌嬰以兵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按此冒頓單于也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自所服也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繡衣綺衣以綺爲表綠爲裏也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辮髮之飾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胡帶鉤也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又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統與言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是固不逆莫善虐使所言爲平亦不重其赤謀揚閒醫皆有危丐至遠之以物又以其自將吉兵疲非畏不絡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欲夷外之遠矣

○遺匈奴書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書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彫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顏氏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爲二官彫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晉氏曰渫惡民謂邪辟不正之民今按顏氏作趨字句絕愚謂辟字句絕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歲有以物遺之然亦以此爲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

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以上詔賜夷狄書凡二首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illegible]

右兩漢詔用凡一首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四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illegible]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 [illegible] 以文脩之 [illegible] 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 [illegible] 而自竄于戎翟之間 [illegible] 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典訓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illegible]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 [illegible] 月祀 [illegible] 時享 [illegible] 歲貢

歲貢於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祭者先修志意，謂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誅也)。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讓，譴責也。告，以文辭告曉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辟，法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以其嗣子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朴)，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禦，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厲王，周夷王之子厲王胡也)，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

召公曰：是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川，鄣川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師也)，史獻書(史，外史也，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箴諫之語)，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諫其失)，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盡規諫之言)，親戚補察(補其過，察其政)，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illegible]）陽癉（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illegible]）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illegible]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illegible]理脈）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illegible]）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illegible]）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illegible]）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距今九日，土其俱動，（[illegible]）王其祗祓，監農不易。（[illegible]）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illegible]）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illegible]）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illegible]）王乃淳濯饗醴，（[illegible]）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illegible]）王祼鬯，饗醴乃行，（[illegible]）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illegible]）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illegible]）班三之，（[illegible]）庶人終于千畝。（[illegible]）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illegible]）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illegible]）而時布之于農。（[illegible]）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illegible]）農正再之，（農正，后稷[illegible]）后稷三之，（[illegible]）司空四之，（[illegible]）司徒五之，（[illegible]）太保六之，（[illegible]）太師七之，（[illegible]）太史八之，（[illegible]）宗伯九之，（[illegible]）王則大徇。（[illegible]）

[illegible]耨獲亦如之（[illegible]）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干亂農功。謂變易役使）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illegible]）王立戲（[illegible]）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illegible]）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按上五事皆周宣王以前[illegible]文章不見於書而[illegible]見於[illegible]異端[illegible]之學古者[illegible]）

富辰諫以狄伐鄭（左氏傳僖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氏曰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illegible]）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爲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行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illegible]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illegible]）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illegible]）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illegible]）鄭有平惠之勳（[illegible]）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illegible]）於諸姬爲近（[illegible]）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親之故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兄弟之道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王弗
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
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
厭[illegible]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
無終[illegible]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illegible]

八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韋昭曰利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
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
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
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
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
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
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
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
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
利也夫狄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
也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
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
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狄女閒姜
任非禮且棄舊也[illegible]王一舉
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
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
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狄后狄人來誅殺

九

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
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
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
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
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
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
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
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

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背外不與秦地內不與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隊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illegible]美[illegible]爵賞錫以幣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摯人亦將替之

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按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王曰其誰受之曰在虢土王曰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晉君臣之[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重史之[illegible]故不全錄）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韋氏曰火心星也覿見也茀[illegible]塞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侯不在疆（侯人也掌逆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官掌道路也）澤不陂（陂障也）川不梁（[illegible]）野有庾積（露積也）場功未畢（[illegible]）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爲城守之用）墾田若蓺（[illegible]）膳宰不致餼（[illegible]）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爲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縣無施舍（四甸爲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及

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也房星也晨見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illegible]月令之[illegible]也）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儆戒也其時所以儆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偫具也畚器也梮舉土之器具故畚梮所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定星也謂建亥之月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火之初見期于司里（[illegible]司里之官會於[illegible]致其築也）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illegible]以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疆境界也寓寄也望候望之[illegible]）藪有圃草（藪大澤也圃大也[illegible]草也）囿有林池（囿苑也[illegible]）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民常[illegible]）野無奧草不奪

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至則為之告）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以迎之）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卿出郊勞（[illegible]）門尹除門（門尹司門[illegible]）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執祀執其禮也）司里授館（司里里宰也授客館[illegible]）司徒具徒（[illegible]）司空視途（視途易也）司寇詰姦（詰禁也）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illegible]）膳宰致饔（膳宰[illegible]饔孰食也）廩人獻餼（廩人掌米粟之官生曰餼）司馬陳芻（[illegible]）工人展車（工人[illegible]展車[illegible]）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官正[illegible]長也）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illegible]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

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三十二年韋氏曰靈王大心也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鬬者兩水格有似於鬬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大子也蚤卒不立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illegible]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障也[illegible]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爲其[illegible]者爲其天民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陁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順天地之道也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

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爲諸侯伯佐禹也故曰共工[illegible]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隩隈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通四海[illegible]故天無伏陰[illegible]地無散陽[illegible]水無沈氣[illegible]火無災燀[illegible]神無間行[illegible]民無淫心[illegible]時無逆數[illegible]物無害生[illegible]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illegible]胙四岳國命爲侯伯[illegible]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illegible]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岳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閒代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湮廢

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之十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者也單穆公曰不可單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古者天災降戾災謂水旱蝗螟之屬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為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母權子而行之子貿輕物母貿重物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小大利之謂民皆得所欲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志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未患民而先之召災也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石今之石也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詩大雅旱麓之篇旱山名麓山足也榛楛木名濟濟盛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言君子以樂易之德求祿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既盡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險危也哀傷也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輕而作重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大曰潢小曰汙其竭也無日矣無日言不久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備災之具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之六官也

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王弗聽卒鑄大錢（又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單穆公諫詞之伶州鳩之諫然所論者鍾律之事學者未易識獨穆公所謂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明非樞所[illegible]上作樂民備樂之民為鮮今則下民所矣不怨良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齊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貴焉耀一之察怡韋氏謂害金害民之金謂錢及鍾也此皆名百敘附此）

右有關諸臣論諫之辭凡十事（上百）

議論二

石碏諫寵州吁（左氏傳下 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杜氏曰得臣齊太子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夫）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杜氏曰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愚按石碏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從言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如此者上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釋言曰眕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弒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從君之禍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諫之及州吁之處始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臧僖伯諫觀魚（隱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杜氏曰臧僖伯公子彄也講謂習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器用眾物不入法度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illegible]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振整也旅眾也[illegible]）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illegible]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器法度之）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賤役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illegible]）

矧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他竟安曰遠地○胡文定公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愚按魚作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何輕也哉後世本紀書曰某日敗于某所某日識于某地者其得罪於先王甚矣

臧哀伯諫納郜鼎桓二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杜氏曰郜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謂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

愚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胡文定公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篡弒之行也公子不愛父仲遂如之惡又何誅焉[illegible]公本以篡立哉不復知宋督弒立之患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歲後立宜以後乃若何向數切篇事繇當如是

宮之奇諫假道僖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僖二年晉假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

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上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皆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言物不改易而以德為饗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官司也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釁隙也子華犯父命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也罪人子華姦父之命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責之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子華於會位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言諸侯之會有所記錄書於典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僖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小事若祈禳之類大牲牛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

以屬諸侯（三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繼故邢衛）今一會
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邢會盟吳月二十二日執鄫子）又用
諸淫昏之鬼（此用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恐其不死）

臧文仲諫卑邾（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須句魯伐邾取城）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周頌言天明顯以聖德不易故敬其上命不易甚戒天）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
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

臼季請用冀缺（僖三十三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冀晉邑臼季胥臣也饁餉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常敬之謹）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禹父子）管敬
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孤敘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
中軍（且居先軫之子以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
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
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莒僕（文十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
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爲
藏（掩匿也）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
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是猶）孝敬
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
姦兆也（兆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隕，墜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官）。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崇，聚也），靖譖庸回（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讒蒐慝，以誣盛德（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言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嚚（不入善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凶頑無疇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自以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冒，亦貪也），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棄也。裔，遠也。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五典，謂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去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illegible]）

楚申叔時論縣陳（宣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宣十年，夏徵舒弒其君），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猶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晉伯宗論伐狄（宣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杜氏曰：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三人），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書其戒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魏絳對晉侯（襄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杜氏曰：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illegible]），軍士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言自犯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貪生），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附呂族會入欲陽絳故將為兵禮食）

魏絳請和戎 襄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氏曰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魏絳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公聞之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安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信浞）羿猶不悛（悛改）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不食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浞因羿室（據其妻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有窮之號人）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是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啟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言人神各有所歸）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不恤國事）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人掌獸故言獸臣司原不敢斥尊故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因羿事及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能用言）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 襄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杜氏曰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淳）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也。公至此志意少衰，故絳以此規之。可謂忠臣之心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也），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illegible]）。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之言）。○又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穆叔論立子裯（襄三十一年六月）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杜氏曰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大子子野之庶兄）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北宮文子論威儀（襄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杜氏曰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詩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圍後）

果哉共王卒立是為靈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昭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言是天下至險無常姓則盛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享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昭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杜氏曰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號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人謀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言恤民愛國)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故叔齊以此諷諫)

薳啓彊論辱晉 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其事無不復)而不失儀(儀容貌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道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

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覜有璋（享，饗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也）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飧有陪鼎（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illegible]）。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illegible]）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illegible]）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illegible]）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illegible]）。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illegible]）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也）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illegible]），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illegible]），中行伯、魏舒帥之（[illegible]），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illegible]）。

芋尹無宇對楚子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illegible]）。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illegible]）。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illegible]），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illegible]）。王將飲酒（[illegible]）。無宇辭曰：天子經略（[illegible]），諸侯正封（[illegible]），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illegible]）。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illegible]），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

（日敬）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將無臣），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至死討紂夫音扶焉於虔反）。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在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赦宇無）。

屠蒯諫晉侯（昭九）

晉荀盈如齊逆女（[illegible]），還，六月，卒于戲陽（[illegible]）。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illegible]），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illegible]）。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illegible]）？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嬖大夫嬖叔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識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事），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illegible]），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嬖叔御君失官不聰明者），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昭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illegible]），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illegible]）。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illegible]）。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illegible]），親不在外，羈不在內（[illegible]）。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illegible]），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illegible]），宋蕭、亳實殺子游（[illegible]），齊渠丘實殺無知（[illegible]），衛蒲、戚實出獻公（[illegible]）。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illegible]），尾大不掉，君所知也（[illegible]）。

晏子諫誅祝史（昭二十年）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杜氏曰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言君有德故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其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快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偪介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旣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彊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杜氏曰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殷頌言中宗中宗）鬷嘏無言時靡有爭（羹和羹者可以至其政如美羹 敬戒成也比和美備五味異於大羹 鬷嘏也上下報大也言總大政及能使上下皆如和美）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以發氣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蔟姑洗）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聲為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此言九者合然後成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禮可為國（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杜氏曰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此室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家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言禮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illegible]）

晏子論禳彗（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杜氏曰禳祭以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秪取誣焉天道不謟（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羿？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文子諫伐魯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杜氏曰：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文子，鮑國也。施氏，魯大夫。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以是文子蓋七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謂晉也。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容於齊。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哀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杜氏曰：檇李在定十四年。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滅夏后相，夏后相，啟孫也。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虞君也。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按國語云：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

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

逢滑論與吳（哀元年）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前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敗）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之）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土芥草）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小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皆改過而）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

子胥諫伐齊（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杜氏曰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謂伐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

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
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
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
大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
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
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
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按
申胥之言，可謂忠矣。夫差既不之聽，又從而戮之，不仁
十年，吳國遂瘥。右編後諫
也者，以亡其國，豈不信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里革諫夏濫淵 國語 下同

宣公夏濫於泗淵，（韋氏曰：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蟲震也。）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以為夏儲。）助生阜也。（助生，長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䍡，設穽鄂，（罝，當為罜。罜䍡，小網也。穽，所以誤獸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槎，斫也。以株生曰櫱。）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麋子曰䴠。）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未乳曰卵。）蟲舍蚳蝝，（蚳，蟻子也。蝝，蝮蜪也。可以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按里革諫辭，事不足以見先王育物之意。）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按漢成帝不葺折檻，是亦藏罟

之意勿忠上口弗用此後笑焉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爲章華之臺（章氏曰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椒舉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服寵謂以賢受寵也）安民以爲樂（以能安民爲樂）聽德以爲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爲明（是爲美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都於容兒鄭豎也那豎美也大夫若也言取美好不肖德也）而使長鬛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然曰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愁也離叛也邇近也內也遠謂鄰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離叛也）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氛祥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章氏曰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楚史也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鬼中身也殤宮殤之居也然天死曰殤執謂把其錄籍）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

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illegible]）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illegible]）以齊桓晉文皆非嗣也（[illegible]）還軫諸侯不敢淫逸（[illegible]）心類德音以得有國（[illegible]）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於耳（[illegible]）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也（[illegible]）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illegible]）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本無今不錄○此以下監本有盡尹亹對昭王一篇原）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三十二事（告君）

議論三

郤缺請歸衛地（左傳下同 文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illegible]）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氏曰[illegible]）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illegible]）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illegible]）董之用威（[illegible]）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illegible]）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illegible]）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illegible]）

（[illegible]語蓋人之常情[illegible]而頤道之常見[illegible]趙宣子之所以說也）

臧孫論詰盜（襄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曰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食其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人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孫寔盍詰盜已非為盜也而武仲乃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何哉蓋季氏是時襲有魯國凡上之賞盜名器盡在季氏皆攘以為己物故武仲因事而規之其言深有味云

祁奚請免叔向襄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云云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杜氏曰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罪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猶愈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書逸書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有譽無過也惠訓不倦惠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

聲子請復椒舉襄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杜氏曰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

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事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言晉大夫）？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是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不能用其材也）。子

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軍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獲申驪）。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閱也。蒐擇也），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縱使楚知之。楚令不必死也），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成十八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東夷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故叛。楚殺令尹子辛，在襄五年）。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欲得夏姬。子靈巫臣），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巢駕棘州來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在宣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又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一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在於楚）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杜氏曰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論晉侯疾（昭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葉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虞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官）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政）晝以訪問（訪問可否）夕以修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壹同四時）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四姬同姓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按子產以實沈臺駘爲參汾之神可禳博物矣然指晉侯之疾不歸之鬼神而歸之飲食哀樂之事則可謂明理矣非特博學者也晉侯徒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哉○是時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醫和之言與子產畧相出入故附此）

祁午戒趙文子（昭元年）

會于虢（虢鄭地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楚先歃故曰得志）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

闕也子弗戒懼又如宋罕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爲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遷杞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也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爲蔉穮彼驕反蔉音古本反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耨不以水旱息以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思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也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

沈尹戌論費無極二十七年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杜氏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中廄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郤宛直而和國[illegible]與費無極比而信讒無極譖郤宛於子常[illegible]子惡令尹將飲酒於子氏[illegible]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illegible]饗日帷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子[illegible]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illegible]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illegible]子惡郤宛字[illegible]晉陳

史墨論季氏出君昭三十二年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illegible]）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雅[illegible]下[illegible]變易[illegible]）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三后[illegible]）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illegible]）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illegible]）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illegible]）

展禽論祀爰居（[illegible]）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魯城東門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illegible]文仲不知以爲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illegible]）夫祀國之大節也（[illegible]）而節政之所成也（[illegible]）故愼制祀以爲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illegible]）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illegible]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謂若殷冥水死周棄山死）以勞定國則祀之（[illegible]）能禦大災則祀之（[illegible]）能扞大患則祀之（[illegible]）非是族也不在祀典（[illegible]）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illegible]）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illegible]）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illegible]）共工氏之伯九有也（[illegible]）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illegible]）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illegible]）顓頊能修之（[illegible]）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illegible]）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illegible]）舜勤民事而野死（[illegible]）鯀鄣洪水而殛死（[illegible]）禹能以德修鯀之功（[illegible]）契爲司徒而民輯（[illegible]）冥勤其官而水死（[illegible]）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illegible]）稷勤百穀而山死（[illegible]）文王以文昭（[illegible]）武王去民之穢（[illegible]）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illegible]）

王發故不待災宗廟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 [illegible] 周人禘嚳而郊稷，[illegible] 祖文王而宗武王。[illegible] 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毀以 故先推后稷以配天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 [illegible] 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 [illegible]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 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 [illegible] 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也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 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 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 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謀也仁者心于故可論而也 而知者處物。處名也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古鳥無功 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 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 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illegible]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郤叔虎論伐翟柤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韋氏曰翟柤國名氛祥氣也一曰氣吉凶之[illegible] 歸寢不寐。欲伐翟柤也 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蒍，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莫進者[illegible] 其退者距違。[illegible] 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illegible]貪也 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蒍以告，公說，乃伐翟柤。

范文子論戰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韋氏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 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

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愛臣也大夫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從公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政也秩次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毋晉耻又以遠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蠲絜也不絜公所爲）遂弑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晉故都所麗氏也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爲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欲與欒書中行偃殺之公不忍而變其位魯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文章正宗二　二十　廿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韋氏曰上大夫一卒之田其宮書曰晉上卿而又不及）其宮不備其宗器（宗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略則行志（略犯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亡奔楚也）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也桓叔之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

文章正宗二　二十　廿

郵無正論壘培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氏曰墮壞也壘壁也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壁也壘壁曰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

尹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因以自備也簡子如晉陽見壘怒壘不毀又增之故怒也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兆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為正卿羞進也正卿上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也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身以能復其先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寄子之父身成也發其王母在公宮也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難前[illegible]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增可以戒懼是當師保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鑒而鳩趙宗乎鑒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韋昭曰吾見懼則有備是為免難也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自若焉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壯馳茲賀趙簡子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韋氏曰壯馳茲晉人大夫其賢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言壯馳茲之言者古之故錄於賀後章放此

士茁論智氏之室

知襄子為室美韋氏曰襄子知伯瑤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左史倚相見申公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illegible]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illegible]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舍棄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序承次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足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侯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宁官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之官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憍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見左史

〔楚語〕

藍尹亹告子西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illegible]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十有八事

議論四

甯嬴論陽處父不沒（文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嬴逆旅大夫）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illegible]）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傳文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文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杜氏曰此年夏曹伯來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之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文十八年齊商人傳）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左氏傳下同 成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杜氏曰劉康公王季子劉成肅公不書王兵不加戮）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聖王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文公曰衷是指天理愚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則過之庄中也不及其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故謂之得其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外者言）能者養之以福（養成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呂成公曰福本自有故曰養禍自外來故曰取）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又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襄十年齊高厚相太子光以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二十一年會于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先胥爲湯文武以要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器賓大夫者代老敬先言不敬者貴隨此呂成公曰璽子之古乃二代老許答鶴傳道之爲給笑天）

子產論伯有爲厲（昭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杜氏曰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二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厲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

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亡去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爲者貴重至所而彊死，能爲厲，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朱文公曰康公論人受中以生與子產論

伯有爲厲事其義理甚精

子服景伯論黄裳元吉昭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將叛杜氏曰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

南蒯枚筮之，杜氏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曰黄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非黄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爲忠，不相

違也率事以信爲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黄裳元吉之書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黄，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筮未驗不參成○又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按子服景伯論黄裳之義後之儒者未有及之者故朱文公取之穆姜雖非賢婦然亦能知元亨利貞之精故附見焉

閔子馬論學昭十八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杜氏曰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爲亂俗壞言者寖多廣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言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者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illegible]○又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以刑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凡此皆名論也（閔馬父魯大夫）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昭二十五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辛苦甘酸鹹發見也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五章（青與赤謂之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言禮之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簡子名）

（事其吉故免於晉陽之難）

羊舌職論用士會（宣十六年）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甲氏留吁鐸辰赤狄別種）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大傅孤卿也）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成二）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illegible]）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illegible]）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illegible]）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illegible]）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illegible]）既衛人賞之以邑（[illegible]）辭請曲縣（[illegible]）繁纓以朝許之（[illegible]）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illegible]）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illegible]）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叔孫豹論不朽（襄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杜氏曰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illegible]）在夏爲御龍氏（[illegible]）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illegible]）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illegible]）其次有立功（[illegible]）其次有立言（[illegible]）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illegible]）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illegible]）

大叔論甯喜置君（襄二十五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illegible]）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illegible]）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illegible]）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illegible]）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illegible]九世也）

子罕論向戌去兵（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illegible]）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杜氏曰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長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謂湯武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申無宇論公子圍 襄三十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子羽論諸大夫譏公子圍 昭元年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

其是之謂矣（物類也穿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昭殺大子屈蕩齊惡宜身各無患）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同上）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杜氏曰問將篡位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言褒姒以不義而彊也）（言幽王未亡而褒姒已滅宗周是以威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彊取不義）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昭十三年楚靈王死傳）

晏嬰叔向論齊晉（昭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杜氏曰昏成）晏子受禮（受宴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衰興）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但知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不爭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四為釜釜六十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謂登加也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其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刑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皆已在齊為陳氏先祖若已與陳氏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公室卑弱不能征討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皆無人長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孟僖子語大夫（昭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杜氏曰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餬口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夫子孔丘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禮所以立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殺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振不可救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字子干公子黑肱字子晳公子棄疾皆共王子靈王弟也靈王弑王子干奔晉子晳奔鄭至是晉人殺靈王觀起召三子歸子干為王子晳為令尹棄疾為司馬棄疾使人恐二子曰王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平王即棄疾也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與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惡亦不得同惡取

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言楚之士從子干遊，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是爲羈終世，可謂無民（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皆君子干以弒靈王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楚穿封戌就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當璧），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乎）；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尊位），其寵棄矣（父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幾）？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肅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士賈佗又不在本數之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無寵子，國有奧主（奧主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不成君之名，與棄疾所以得國）？

仲尼論政寬猛（昭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居）。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氏曰：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

(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良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無良也)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憯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長發言湯之為政得中不急不緩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愚按聖經無此說未必實姑存之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昭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杜氏曰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為之守)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竟自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為援)民狎其野(狎習也安)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保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爾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者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也(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氏曰趙鞅趙宣子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賈季箕鄭之徒由是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晉史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及其(成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

子西論夫差將敗(哀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形鏤形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擇取不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菑疾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其分軍熟食不敢先食分散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左氏吳定本

仲尼論用田賦哀十二年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冉有三發問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六

伯陽甫論三川震（國語　下同）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韋氏曰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古民者不敢不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為陰所鎮笮也）陽失而在陰（陽在陰下也）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今源塞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氣不烝土無所演財用不足）昔伊洛竭而夏亡（禹都陽城伊出熊耳洛出冢嶺）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夏商之季末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槁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單襄公論郤氏必亡

晉既克楚于鄢（韋氏曰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陵）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溫季也以勝楚之慶告于王也）未將事（將行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桓公周卿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之背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無其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若佐新軍而升

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illegible]）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爲其害己民惡其上爲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illegible]）以義死用謂之勇（[illegible]）奉義順則謂之禮（[illegible]）畜義豐功謂之仁（[illegible]）姦仁爲佻（[illegible]）姦禮爲羞（[illegible]）姦勇爲賊（[illegible]）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illegible]）故制戎以果毅（[illegible]）制朝以序成（[illegible]）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趙也）畔國即讎佻也（[illegible]）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illegible]）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逃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illegible]）

單襄公論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illegible]）晉郤錡見其語犯（[illegible]）郤犨見其語迂（[illegible]）郤至見其語伐（[illegible]）齊國佐見其語盡（[illegible]）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illegible]）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illegible]）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

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履德，行也。）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偏，喪一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一。）既喪則國從之，（二謂偏喪有咎，咎及身也。）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步也。）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高者近危。疾，速也。僨，顛也。）厚味寔腊毒。（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厚者其毒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三怨，陵誣掩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以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

子叔聲伯論郤犨多怨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請之。）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郤犨，晉卿苦成叔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勝敵，敗楚也。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更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民之所惡去舊家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民所始作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季文子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嗇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者可以為國光華也。）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仲孫它之父也。）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稂莠。（稂，童稂也。莠，草似稷而無實也。）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史蘇論驪姬敗國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

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韋氏曰女子同生□□生爲娣於男則□□）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絳晉所都）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爲□□□□□□以）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夷吾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趙宣子論事君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韋氏曰宣子趙盾獻子韓厥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軍列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闘且論子常必亡

闘且廷見令尹子常（韋氏曰闘且楚大夫子常楚令尹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謂珠玉之屬自然物也□□□□□□□□則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也十六井爲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是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家馬也稱舉也）

賦(貨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熊惲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何日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叔向母論娶(左氏昭二十八年夏六月)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而庶子少懲舅家)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也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黰髮也光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兄妻為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illegible]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敬姜論勞逸(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

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韋氏曰季孫康子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安寢也〉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業事也命令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刑法也〉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儆戒也慆慢也工官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者〉〈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紞所以縣瑱當耳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既織紞又加之以綖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結綖冕上之覆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繡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辟罪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按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故錄其末〉

右春秋諸賢論說之辭

議論五

王斗對齊宣王〈戰國策〉〈下同〉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抎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

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近於戲玩）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按此篇生當世以爲君之論吳之太史國史之濃亦鄰於戲玩而大要有取焉齊策又有顏斶者進說與斗略同而其言曰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又曰王生於上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此亦名言也以其大體不辨故刪之）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鮑氏曰約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

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此下云云皆譎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

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illegible] [illegible]去[illegible]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illegible] 亦此書以齊閔爲宜王蘇代爲蘇秦事皆不合[illegible] 其衆[illegible]爲後人傳錄之誤至於[illegible]事情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爲之[illegible] 不存[illegible]寫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illegible] 檢校經處此史及大史公亦愛其[illegible]累其[illegible]不[illegible] 言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爲齊計耳故謂之以[illegible]兵歸燕又欲之以說燕歸齊皆非所以爲訓讀者不可以其文而不察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鄭氏曰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道也）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流謂走也揜謂自匿）於是使人發騶（騶廐御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

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晩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閑)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

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衡荇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碆可爲矰鏃盧黑弓也)治其矰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利也磻以石著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以繁矢然高集抎下也折然)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發蔡靈侯後之下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府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鮑氏曰謂此策天下之善謀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得堯善節差焉無事此策爲有力焉○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微此然)

觸讋請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鮑氏曰惠文子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令自寬而求見不能前亦自恕及人也)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郤同及已病足恐太后)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衛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前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也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夫貴於燕乃以耳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也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illegible]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位金玉名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鮑氏曰觸讋說皆以從容納說而承威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侍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魏牟對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軒也輦車旁也以輦輸故云

趙客論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

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鮑氏曰：雍，蔽同，桑中蔽也。）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倡也。言愛之甚。）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暈抱日月，其賊在中。）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言之可畏，其言甚正。）

（有袁貝外環，現知人之難。）

（招天下，尊信盡忠，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鮑氏曰：魏嬰，史作魏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觴，酒器。）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言。）曰：昔者帝女（堯女。）令儀狄（詩禹臣。）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謂不甘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睡而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彷徨，猶翱翔，臨，猶俯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蓋謂主君。）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趙良說商君（史記）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此自敘所以事先王之由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

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臺名）大呂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反乎磨室（當作曆室徐廣曰磨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敘王所以幸己之由）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入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愼庶孼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

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此結篇之意而安燕王之心）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燕昭王以樂毅爲將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云云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

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揜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嘗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魯仲連責新垣衍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

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見非子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

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
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
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
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
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
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
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
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
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爲訓而母婢也

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
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
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不動又愈激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
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
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
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
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
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

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
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
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
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
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
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
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
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

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
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
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郤軍五十里適會
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
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

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按魯仲連之語不皆粹以其久役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辯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

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王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

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

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植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

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其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

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史記世家下同）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徐廣曰呂靜曰鸗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

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結繳蘭臺（徐廣曰紛繳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

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
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
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
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䎱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
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
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
功擊趙而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
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
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奮翼鼓䎱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
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
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
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
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
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
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
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
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
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
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
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
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
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
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
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
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
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左（徐廣曰一無左字）召陵與
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
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
固有懷茅（徐廣曰在修武[illegible]縣有茅亭）邢丘（徐廣曰有平皋）城垝津以臨河
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皋滎陽亦屬鄭）得垣

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外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一云魏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已此作乎字史記亦闕止作監字恐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剖割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爲論事之法

蘇秦說六國合從

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

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而君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

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一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

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

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審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柰何豪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

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晉陽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

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

李斯諫秦王書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

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按蘇秦游說之士李斯焚書之人其辭雖

工不當與正宗之列姑附于此

陳餘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執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邯書云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illegible][illegible]死於此[illegible]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

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日夜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水南殷虛上

酈食其說齊王廣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

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

隨何說淮南王布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

隨何云云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義雖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

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欲齊還當經梁地入九百里乃得羽過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右戰國策士談說之辭凡十有九事按鄒陽傳梁孝王令人刺殺袁盎事敗王恐誅思鄒陽言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精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蔽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是時去戰國未遠故談說之士巧於解人主之意如此然陽之言近於正故附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六

議論六

賈山至言 本傳山潁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云云○通鑑載於孝文二年按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諫言事者山實始之亦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 湯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禹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重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於役使也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曰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

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李奇曰比方事類而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師古曰饋字與餽同進食曰饋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酳音胤）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饐古噎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

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師古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懸鍾鼓之植飾為此獸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言指秦之失事歸於此）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師古曰已棺謂尸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

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皆不肯從人主驅射獵矣）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自此下盡發規諫本意）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此欲文帝行養老尊賢之事也）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此語非所以導人主）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按此天下名言也）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按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放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敺馳射獵則倖幸進而修欲迷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賈誼陳政事疏（本傳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遂拜誼爲梁懷王大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略曰云云○通鑑載之孝文六年）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晉灼曰搶音搶攘亂貌音）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孝文帝好獵之君然不能不就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亡同）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文章正宗七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指淮南王長居國驕恣擊辟稱制擬於天子六年謀反覺徙蜀道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此於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三年聞帝幸太原發兵反敗死）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孟康曰熭音衛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頸而剄之師古曰剄音古頂反）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

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臣瓚曰言非有側室之埶爲之資藉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師古曰渥厚也音握)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蘇林曰諉音詭託也當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亦倚彊爲亂)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按誼歷數因事直以帝爲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

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師古曰言驚懼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至於髖髀之所(師古曰髀骨尚髖髀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髖音寬髀音陛)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誼前言隳骨肉之屬而抗剄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今乃勸帝舍芒刃而用斤斧何以自相戾邪)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吳芮)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

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内而犬牙相入者皆正其疆界令其[illegible]也于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衣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

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按此天下之善計也使文帝早用其策安有七國之變哉若是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而丁憂者侯王之禍烈然其勢也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師古曰𨂂古蹠字也音之石反盭古戾字也𨂂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師古曰辟足病痱風病辟音璧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雖受高爵之賞猶不得復除邊役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按漢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略之三表之說不可曉五餌略見匈奴傳贊）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燕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彊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此亦譏射獵之失）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

爲流涕者此也（按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號爲丞相諸侯之相號爲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千石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號亦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宮門曰司馬諸侯宮門爲司馬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是臣子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紀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三太息之一而史削之）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

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文帝知富民而未知所以教之故其奢僭至此文帝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侈欲之心事以權一并兼爲事是今日之容養適以啓異時決裂之禍也誼之言不見用惜哉）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如淳曰好爲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二太息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

取箕帚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併其男併倨傲禮甚也併步非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師古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言其愛子而貪財利不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蹶音厥師古曰蹶校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

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師古曰剟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剟音綴）搴兩廟之器（如淳曰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師古曰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按是時張蒼為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皐陶謨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則君臣上下之分莫非天之所為也特物之靡之以刺予人而已誼此言非是）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或謂誼推學筦子見其學之不粹是不然筦子之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況筦子乎然又以孫子仁義之說病筦子是又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二大息）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師古曰隃與踰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媿古切磋激無可愧恥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薺詩名也）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

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按景帝爲太子以博殺吳太子賢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懇言之其按胡亥以誡最爲深切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按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乃使晁錯以術數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歎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當爲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

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爲太息之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

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同姓伯父異姓伯舅）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蘇林曰傌音罵）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

嘗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奊詬亡節(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讀曰疲)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師古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也如淳曰水性平若有正人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師古曰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

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文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直之可見者爲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晁錯明申商嘗呼此疏論然有來不與刑未見爲申商者讀至諸侯王僭擬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予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按誼之書已紀史氏略舉其全文大抵書疏之藪於史者多矣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是絳武帝朝實畏亦下獄棄市非自甯成始也人臣有罪自殺固免束縛榜笞之辱然其弊大臣畏罪不敢自愬而濫然以死故紳長繼曰賈誼歲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爲常曾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秦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本傳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以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當策歲月已見前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按爲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所言可謂得聖賢要指矣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

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

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按仲舒之學粹矣然不能不惑於符命此其智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觀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亦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即大學所謂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謂粹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行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師古曰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頴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絶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

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
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
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
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
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
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
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
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
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
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

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
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
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
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遜也寧固仲舒言
之不詳武帝侈心之啓未必不由此）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
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
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
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

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
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
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
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
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
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
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
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
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
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
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
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
之意而已（武帝旣聞而不尊旣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願陛下因用
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
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
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
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

天子復冊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按此非學貫天人之學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

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虖深山（孟康曰舜耕于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捄古救字）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

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之此言即中庸之意）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愚按致字當屬下句蓋周文大可盡變少損之夏忠則言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

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褰踧也師古曰揎音宣踧音子六反）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

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程正公曰漢儒如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分明○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當世多得春秋要義所數切中當世之病加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請綴而不扮予劉蕭雖自非其匹也○朱文公曰仲舒議得本源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切精容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宜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問仲舒見道天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識得性善然是說得間界不分明端的又問性者生之質如何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本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

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時元康年間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按先帝謂孝昭也詔見昭帝紀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王吉言得失疏本傳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郡吏舉孝廉爲郎累遷爲昌邑中尉昌邑王廢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宣帝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時神爵元年也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師古曰萌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吉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愚按漢世諸儒惟董仲舒嘗以正心正朝廷為武帝言而吉能推本於政事之根在人君之身吉之所陳且

有本末使宣帝能留而置之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
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帝乃優爲廷
閻使之謝病免歸惜哉吾意以爲之
蓋史家攝其大指如此非本文也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本傳衡字稚圭東海人元
帝初即位史高領尚書事
辟衡爲議曹史薦衡之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
中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云云○時永光二
年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

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琛崖傳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擧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按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遂誣殺賈捐之衡對緊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臣衡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時衡爲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愚按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按衡此論甚善然元帝之失正在於溫良少斷若於恭顯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

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

臣衡戒妃匹勸經學疏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云云時竟寧元年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按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詩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以上論[illegibl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魏相明堂月令奏（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表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圓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泄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師古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是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也通叔孫通也）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師古曰舉謂各奏其事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罷軍之卒也祠死事者死於軍事者也）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議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略皆原於月令云云此篇論時令

董仲舒火災對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

云云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儒自仲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學謂仲舒對策云天人相與之際以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摹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詳則傳會甚矣也又事人主以誅殺之逆前所誚尚從不向列者所其自相庚聊夫辯處之驕愨近臣之專擅夫岂無道以裁制之上必誅設而後佚貴臾義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雅毒義山江都當反老見公弾尊端台之克其策與室死者數萬人夫反謀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象莫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忌心與甚於此惑有而不敢以為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

蕭望之雨雹對 本傳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於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按望之此對雖指霍氏之辠適當上意故寵擢之之言故孝宣於在位二十五年災具衆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雖相輸敢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府爵政元王霸翁吾位之日不羈有所王教自是冪皇集其霧降莫龍見無廣囊有豈珍符景瑕禁若是具多邪苑必有粉餘傳會以希緣號者若莫霸之驕崔是也及望之爲御史大夫奏聞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則有左遷之謁人以爲鏡承相之哀感癡疑其以此忤上前言人主以瑞應爲考則必以災異爲證宜其驗須者上闕而論爭者希闚也

○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等所譖堪更生下獄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言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大盛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遏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爲庶人望之亦坐使子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云云曰時永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也謂御恒之意蕩然衆見於言外非概於中者厚不能及也和字乃一篇綱領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
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見憎
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
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
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

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
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
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
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
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地震五山陵崩陁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
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

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
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勝數也按此敘次有法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
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
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

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
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
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
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
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

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此言不知之兆）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言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知之兆）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以上皆應前異人論事多如此）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

由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徵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 [illegible]

[illegible]元帝初即位諸儒薦翼奉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地震[illegible]奉奏封事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又曰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又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按奉所言不皆純粹故剟其要著于此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宣成帝初即位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云云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illegible]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illegible]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奉爲苛刻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師古曰否閉也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敕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

谷永日食地震對

永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
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
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
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
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
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䘏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
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
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
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
不臧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盛也臧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
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
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上本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
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
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
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
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
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
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

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
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
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
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
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
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
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
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
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
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
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
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
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

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用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言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吴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窮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

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時杜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夷狄謝夫無主理之節殆殊後言何以言少日以成由決事部未戈未土也王者中宮之皆也六夜非震本人宮殽中此必適安牌有罕寵根宮百氏患者皆誤下不商之按未欽所陳實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警天下本不兄罕成此篇頗得大學恐志女存之餘皆割去

劉向上星孛奏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諫見外戚[illegible]廉靖樂道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懷不能已復上奏云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皆數言日當食今當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失則攝提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陬孟陬正月為陬）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孟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晉灼曰星入西出東入東出西過午為經天也）枉矢夜光（孟康曰兵象下人有時心象孟康曰枉矢如流星蛇行有尾目長數丈）熒惑襲月（晉灼曰熒惑為天罰為賊為亂為疾為喪世主內有亂臣之象為君失其位也）野禽戲廷（師古曰野禽入宮廷是高崇陵之兆也）都門內崩（師古曰內城門也）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以亡（應劭曰大角天王帝座也孛星觀之大角因伏不見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而日食也滅光謂日月并見而無光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孟康曰天狗星也下有聲所墮之地有兵）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七贍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甫在外家說見外戚傳中○按是年召見之與之在外家工氏專政於上憲示顯然禹之年以多言祿不避位上之左右氏親專改外藏中…之諫曰以其賚之遠之第二之在外家…）

○李尋災異對（本傳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舉尋為吏數為帝言事帝召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云云○時哀帝建平二年也）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幸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淸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

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愼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法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候其景萬里則當其分數紀其宮衆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東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illegible]中央道也此間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

（孟康曰軒轅后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魘寐之魘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憎惡勿得寵異使之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爲帝塡星爲女主）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兩宮謂紫微太微）作態低卬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大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熒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內壞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訴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穢同）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茀同孛）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國不可以成成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煖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

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illegible]）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強則

精神折衝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我者則能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爲
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
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
尚見輕何况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
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
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師古曰通人謂博達賢士
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
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
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

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
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
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
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
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
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
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
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
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

不通一蓺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
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
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更以朱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揚雄李尋尋對曰此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

杜鄴上日食對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鄴對云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則足
顧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
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
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內故諱滅嫌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
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師古曰晻與暗同晝

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
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
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
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
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
第家以詔策決復還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
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

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
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
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
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
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曮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
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輙聽所欲輙隨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
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
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

鏡見則以爲可討之過者蹤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雞著
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
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
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臣曰孝哀之
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故孝哀時杜鄴敢譏丁傅而歛未不敢言王氏其幾察也

○孔光日食對光爲丞相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遂罷免光退歸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云云

○按通鑑光對在杜鄴後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
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孟康曰朓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朓音吐了反甚
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歲之朝曰三
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
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
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
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一之兢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所褒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也音角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

位次丞指援見其丁傅用事董賢隆寵王嘉能宣聚艱言之而光所對之陳敦躬正事而貴戚安享寧學一責及之不推有規於嘉宜且有寵於杜新矣嘉以直言光乞代之相逢與董賢同為三公媚事之[illegible]若所不至斯孔子所謂鄙夫者與患既錄其文不附不損其實以示學者云王嘉能宜奏在嘗幸[illegible]中

○王嘉論應天之道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云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不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illegible]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

上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illegible]或[illegible]黃見未能將軍與然系以為意前後其上言出是孰當習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illegible]官二千石[illegible][illegible]兵左有文武者各一人將軍一人[illegible]公車黃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傅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illegible][illegible]上遂是恐躬等○通鑑載此事於日食後○以上論[illegible]其另見於外戚佞幸事中者當互考也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武帝建元三年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持以辭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云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

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騖亂馳也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踈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爲席師古曰以莞及蒲爲席亦尚質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以木而無刃若太古兵器也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

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師古曰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次之耳孟康曰西域傳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天子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又武帝嘗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故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貢禹論節儉

（元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時初元元）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

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

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似反）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師古曰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馳作之以散充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

谷永諫微行宴飲（成帝永始二年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為物之始色尚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

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威亦滅也言火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威然其盛也威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言飲樂無節首沾濡自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而濡也泰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饋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饋食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讀曰豫詩曰懿厥悊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悊智也言幽王以悊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諭焉又言此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發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後卑賤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所以陷人也亂者言其非正阱又多也榜箠瘠於炮格師古曰炮格紂所作刑也膏銅柱加之火上令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瘠才賜反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白者反除之吏之公正者建治之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掠之主共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以錢假託其名代為之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

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晉灼曰盱大也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存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師古曰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謂積習也謂上所陳眾事宜以次第行之不當更遠異也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谷永論微行宴飲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鋭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

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大雅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仁化及道被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師古曰湛讀曰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

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爲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之義安卦爲義直百六之災阨孟康曰...三難異科雜焉同會...相多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至元帝八世著記災異未有也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黃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夏徵舒弒陳靈公崔杼弒其君光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

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師古曰媟狎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是也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訞占之辭也訞與妖字同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

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師古曰邶國谷風之詩服蒲北反捄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之往也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泛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愚按末之二疏可謂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非忠也今以其文而錄之○又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

（蛮笑飛高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賈生今日復聞讜言凌惟以數言賞於今永之二號故附此○以上戒）[illegible]治侯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云云時帝十一年）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輔主安國故曰皇太子之所倚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云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謂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蘄與祈同）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東面最北頭門曰上東門）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漢（爲縣屬漢）而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續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東郡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郪穎川縣也）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曰捷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按此亦所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

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按史記以誼本末者以見誼所陳萌引淮南王也○按漢書賈誼策足以折其萌後世推本其說于之不可接于其說發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爲累欷思者不可爲歎息 師古曰累欷數數之聲 言悲思之甚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 師古曰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丹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士皆垂淚涕泣不食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 師古曰雍門子名周以善鼓琴見孟嘗君雍門周曰又已于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孟嘗君喟然歎息 師古曰於邑短氣貌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師古曰幼眇精微也眇音妙 夫衆喣漂山 師古曰喣吹也漂動也 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 師古曰撓曲也 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師古曰烝衆也烝庶衆人也 臣身遠與寡莫爲之

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 紛驚逢羅潸然出涕 師古曰潸涕下貌也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 師古曰曬暴也 明月曜夜蚊䖟宵見 師古曰宵夜也 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 師古曰抪音布布散也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 師古曰閼塞也 讒言之徒蠭生 師古曰蠭古蜂字言其多也 道路遼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 師古曰鼷小鼠也 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 師古曰於武帝爲兄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師古曰葭蘆也莩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 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戾太子傳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斬充發兵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族滅江充家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谷永論梁王濫亂疏

梁王立荒王嘉子也嘉立一年中太傅輔奏立一北不可陳止荒王女弟園子姦立責立與園子姦數歲永始中相與書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樹也所以自障蔽也外屏於門外為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師古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鄭氏曰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言閨門之中淫僻之言也詩之序也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言兄弟之親情無疏遠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孟康曰蔑音秩師古曰讀曰蔑汙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廼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聞者惡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

盍之則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計之上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常
也明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慮白之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
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除也甚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寖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復設人天子遷延財
嘗大爲靈由抒算承立嘆恐免謝
對口立少失父母孤弱處宗宮中獨與宦有姚亥界攤
責小國之各加以責世下舉有不可移之妾信者傳柘
亦不敬以仁誼轎冀立大臣皆嘗昔刑卡傲守袁臣
在其閑左右弄口資使上下不和更亥事日宮骹之囊
毛蘆過失古不累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力之天惟見歸
立自新之舞外處家詠忌宗室之竟大早可見蓋臣十
置之難仗臻階姑自景武延于哀乎未之青其背管
禁究誅所并律之詩尚外暨潤情意僉群方次封同姊
以奇王室者賢見是以有厲寧頗宗疆之出大衰枝莖
家落無以宗忠重之遠豈非求但之法戒哉俗未之言
可謂知其要矣
已以上論宗室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九

張敞論霍氏

本傳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
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
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
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云時地節三年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
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
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
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
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
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切他了日蝕晝冥宵光地
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
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
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
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
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
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
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
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
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
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

端左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而家國兩全之計也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云云時陽朔二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上大夫卿也及秦昭王舅穰侯

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侯穰舅也涇葉皆其弟也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嘗託而內爲汙私之行汙託爲公之道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東宮太后所居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以擅恣誅滅故爲王氏諱而不言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

宇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
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
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
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
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
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
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爲親者皇太后及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
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
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
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
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
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
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
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
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
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奉皇太
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後元
延中星孛東井向又上奏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
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

夫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
林夫公室權歸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
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
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
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
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年而
王氏代漢

梅福論王氏書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上書云云時永始二年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
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
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
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
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
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
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
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
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
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
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

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卜索與已知及時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仇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先一筭議論不蕭不可以爲法）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師古曰鳶鴟也）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按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

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謂大臣犯君之命也）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長安[illegible]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象）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博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illegible]晉二家晉六卿[illegible]司馬氏皆受權至于再世[illegible]）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師古曰[illegible]）（後遂以篡國蓋[illegible]罪故也[illegible]之信有古哉 書洛誥之辭庸庸微小[illegible]○按今書作[illegible]）小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illegible]）

能超然遠逝以全其身高風峻節千載而下猶使人興敬其視歆朱張禹輩直蟯蚘糞壤爾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師丹論封拜丁傅書（哀帝即位為左將軍領尚書事遂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書云云時綏和二年未改元）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比頻也）卒暴無漸（師古曰暴猝也）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illegible]）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哀帝也）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師古曰言若在顏面之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大傅

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懇求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劉輔諫立趙皇后本傳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輔上書云云時永始元年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後事見論救中○按劉輔以諫官論立后之失正其所職然腐木卑人之語毋乃太直乎此不可以為法

王嘉論董賢封事哀帝建平中為丞相哀帝寵侍中董賢愛幸封高安侯嘉因奏封事云云時建平四年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謩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相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

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謂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於政）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爲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共皇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

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師古曰親嫁相見也）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衆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以奏封事諫云）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上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

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為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誄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臣按嘉以直言得罪然漢世之良法……

鮑宣論丁傅董賢書

大司空何武……太后……建平四年……時免宣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口反壘磊音

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
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敦謂厚重也）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音恭）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
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
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
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
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
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illegible]步浪反）公受
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
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illegible]）
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
吏毆（一口反擊也）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
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
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
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公卿守
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
稱（人孕反）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
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
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

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
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
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
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
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
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
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
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
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
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
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
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
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
黎庶怨恨亦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
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
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

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昧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鮑宣論董賢書（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云云時元壽元年）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

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按此言非特忠於哀帝亦忠於董氏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

□以上論[illegible]

賈誼論積貯（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說上云）

云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師古曰孅微也悉盡其事也孅與纖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殘謂傷害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師古曰蹶竭也音其厥反）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

日聞於天子之耳（師古曰阽危欲墮之意也阽音閻又音丁念反）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讀曰橫）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師古曰齩齧也音五狡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謂比也）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言無所及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illegible]）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師古曰廩廩危懼之意也）竊爲陛下惜之（[illegible]）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既反）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師古曰[illegible]）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illegible]）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illegible]）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illegible]）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師古曰[illegible]）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

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音古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奇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賈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粱米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陌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師古曰爲音于僞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役數[illegible]去本[illegible]舒

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又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

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孝昭始元六年二月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

所藏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耕因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貨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强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强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

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滅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

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

在外故守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篽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肥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相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

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篽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

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隋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

之役卒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已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固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老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從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爲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祝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愕愕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焉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嬴止作鉏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療瘢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

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
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
無而爲有貧而强夸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遣女滿
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
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
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
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
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
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
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
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
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
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
者素綈錦繡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
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
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
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
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
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

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枹擊木拊石以
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
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
木板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
中者梓棺楩椁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
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
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
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
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
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
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
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
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古者
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
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
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
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
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
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狥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
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

今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

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

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飡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嗟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采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蹝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亦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握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

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

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己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偽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亂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illegible]

[illegible]

貢禹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illegible]

書數十上○

[illegible]初元五年

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捽拔取也屮古草字也杷手掊之也胼併也胝繭也），已奉穀租，又出稾稅（師古曰稾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衞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師古曰廩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慢又武連反），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誖亂也）。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謂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言不但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illegible]）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隊，古墜字。[illegible]）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illegible]）

又[illegible]

也，悉放出。以上論[illegible]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武帝時，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時建元元年。）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illegible]）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illegible]）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

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拕舟而入水（師古曰拕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虺也）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李奇曰越邑今鄱陽縣）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師古曰畜謂畜養之耳）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

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竝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勌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讁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糜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震服不須兵生○漢兵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遂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云云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

時建元元年

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擧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

遠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埶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師古曰豪結壹孫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處尚能以擊匈奴况今以漢之大乎

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鞍其馬示困厥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

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師古曰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致其喪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衞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

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始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猋疾風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

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北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墮毀也音隳也言兵與敵交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師古曰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音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

主父偃諭伐匈奴書齊國臨菑人學長短從橫術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偃及嚴安書並取史記本云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

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徐廣曰腄在東萊音縋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又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蓋悔之甚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敺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師古曰與敵國交市己私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權分乎二子此得失

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嚴安論征伐書以故丞相史上書云云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按安此言過矣嚮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如朝鮮貊東濊濊貊也建城邑按安作書公說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

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徐樂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當此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矣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按徐樂之書謂基本積壞爲土崩禍難驟興爲瓦解其說似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蓋不以基本之固爲可恃也不以爲難之驗爲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蓋乃以瓦解之孰爲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故不取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按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爲賢漢相與

蕭望之伐匈奴對

宣帝時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

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遣使請
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
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
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
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賈捐之罷朱厓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内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云云

文章正宗二十　七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
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
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
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
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爲楚所溺也齊
桓救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爲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爲子以至乎秦興
兵遠攻貪外虛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
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
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
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絶奇麗之賂
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

文章正宗二十

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
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
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
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
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
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
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
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
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
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

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云云已見前）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云云）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illegible]）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責求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郭舜論通康居（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後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

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謂所經過之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云云。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

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盧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

羅侯以為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先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扶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西南夷種也）籍蕩姐之場（晉灼曰蕩姐羌屬也師古曰籍蹈也）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師古曰犁耕也）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恨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illegible]）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illegible]）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illegible]）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illegible]）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嚴尤諫伐匈奴（莽新即位恃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云）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師古曰蟁古蚊字）

蝱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鬴古釜字也鍑釜之大口者）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也）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此篇係諫王莽今附此尤所謂三策蓋上世不征之其上也然閶宣之世戎狄內侵豈容不征之及竟而返不勞師深入似亦未可謂非上策也尤之論五難當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電擊以創艾之此又何策耶且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叛尤未嘗一言而顧論用兵利害莽固不足爲言然尤以莽臣而甘心事莽其又何說耶）

鼂錯言兵事書

（文帝時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攻之錯上書言兵事云時十一年）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也）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曼衍以戰反相屬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蘆也蕭蒿也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集和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與猶如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

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師古曰騶謂騶發也言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謂發矢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又上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

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非謂復除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埶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埜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

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纔音裁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藺音來刃反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計度之也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調音徒弔反爲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爲室屋，具田器，通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令居之也復音扶目反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復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然後能自供膳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此所募樂徙鄉也師古曰與衆爵異所置用爵之上書未得錄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者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師古曰此承上句言謂官備償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非然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輸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勸之往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按錯三書其論皆當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上璽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云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云云○餘已見前）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稾二十五萬二百

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稾，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鄉亭，浚溝渠，（繕，補也。浚，深治之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云云）

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師古曰：謂受其言而去，告諭其種類者。）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部為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師古曰：示，讀曰視。）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瘃，寒創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

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云云

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師古曰竝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校蓋用騶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或謂以木相貫遠闌會誤也今云校壘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

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亦嫌字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許以見前

侯應罷邊備議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

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時竟寧元年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

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感漢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以上論邊備）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武帝時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上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師古曰抏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

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撾也梃大杖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壽王言此旨并以身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因方有禁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熊侯諸侯射麋侯大夫射豹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貫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哀帝即位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云云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師古曰李說是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以上論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云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

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

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師古曰繼古絕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獄吏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

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春秋[illegible]宣十五年[illegible]言有國者[illegible]）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望之為左馮翊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云云）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同）在教化之

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鰥寡貧窮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謂子弟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一

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

復對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言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也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令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師古曰貸音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韓愈復讎議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秦杲自投縣請罪敕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于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請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
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
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
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
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
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
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
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
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
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
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
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
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
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
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
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
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
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

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
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
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
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
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
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
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
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
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
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
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
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
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
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

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此編並各爲類今乃以唐文附漢後者蓋唐文少不能自爲類故也他卷倣此○以

上論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慶忌武賢子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云云時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逌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 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備禦也 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師古曰虞度也言有遐難非意所度也後界爲右將軍從左將軍慶忌爲國虎臣遂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谷永舉薛宣疏 宣爲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云云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 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 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 孔子曰如有

所舉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事宜考績
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
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宜已有效其法律任
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
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
蛇言卿大夫履行清潔減膳食委從公道也宜無私黨游說之功臣恐陛下
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
宜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上以其言遂以宜爲御史大夫
何武言傅喜書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免喜賜黃金百斤上將

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云云
喜行義脩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
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
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
亂師古曰謂季氏云亂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
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上帶甲百萬
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
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
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通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漢散萬

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
曰傅喜賢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徙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王嘉薦公孫光等建平三年爲丞相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
上疏云云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
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次天子者也居是國
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
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
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

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
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
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
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
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
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
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
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
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
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爲擾動故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從其謹謐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馮唐論魏尚

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彀張弩也音遘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

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師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鄭昌訟蓋寬饒書宣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是非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

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求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宣帝時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竟殺谷吉等自知負漢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郅支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既領外國與延壽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云云斬郅支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云云

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

宜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

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匡衡復爭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谷永上訟陳湯疏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工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戎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

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耿育上訟陳湯書湯言黑龍非常出當復發民徙昌陵事免爲庶人徙燉煌

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絶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國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

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本始中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莎車莫漢所置莎車王并漢使者奚充國奉世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遂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下威振西域上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奉世身歿甘延壽以誅郅支封爲列侯丞相匡衡援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

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候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事權自由專不可以遂也家之法擅矯制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貲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

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除殿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按康衡蕭望之持論略同而心有公私之異望之之言公也君衡則意在附和下顯故力沮延壽易何以明之史稱顯貢欲以熱夌延壽不取故以私愠害其功為方與顯表奏以為自立計此其所以退之也安冉郞望之以公心言之哉夌見延壽湯之功不封可可日不封是也然延壽湯之村寥烏可察識妄宜帝雖不侯奉世可光祿水衛之并別不取後久元帝世匡九卿將軍卒為國兕臣功名為害乎之弓是固元帝奥於或就之力也其湯者非惟不敍又以衛罪數遂封援此劉向谷承者人防以怨訟其究也使元帝能安孝宜之貴奉得具華不加爵上爾何議之有哉

谷永等救劉輔書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獄

群臣莫知其故及見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士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眾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公乘興訟王尊書尊行京兆尹事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等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云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刼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鉅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酒作翦之家杜陵陽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

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
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説服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
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
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
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
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
害尊疑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
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
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
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
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
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
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
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
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
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
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
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
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
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
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
之口絶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以上並[illegibl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二

何武請建三公官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 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扶問反 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朱博復刺史奏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奏可上諭以議官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尊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大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見虞書咎繇謨也 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

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罷衛士更盡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賓布東鄉席起立延賓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卒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衡免

涓勳論丞相宣奏翟方進等河平中為博士後遷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云云方進於是劾慶不敬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云云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師古曰督視也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

之屬官而位為士也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宜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翟方進劾涓勳奏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須過乃就車於是方進舉奏云云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尊卑上下之禮為大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師古曰詘節謂卑私過辛慶忌見王商下車是也邪色厲內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貪務故進引以為言方隳國體師古曰隳毀也音火規切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特大中大夫下當給士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躬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減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

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寛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方進爲相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與逢信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上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咸與陳湯善湯徒數稱方進奏咸與逢信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信以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而官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爲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幷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定陵侯淳于長有罪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爲長求留方進劾立邪亂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云云

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 奏可咸既廢錮復發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授方進舉劾陳咸京騎後劾紅陽侯立黨友大臧皆私恩也以其文辭峻駁嚴刻亦直以見厭棄舉劾之徵云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況奏 薛宣傳宣有兩弟明修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迎後母修不遣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宜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云云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敎丞佐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宜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

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也。），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漸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者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鬭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病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

陳崇劾陳遵奏

（游俠傳：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云。）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飫，宴食也。），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湎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師古曰：韍，印之組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以上皆舉劾又揚敘事等。奏曰邑上王事，見後敘事中。）

谷永論神怪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illegible]。）。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illegible]），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illegible]，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illegible]），耕耘五德，朝種暮穫（[illegible]），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illegible]），堅冰淖溺（[illegible]），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illegible]），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illegible]），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illegible]）。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illegible]）。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

徵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
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
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
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
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
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
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
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
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籍獻轑音遼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
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是以揆
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
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
言安家發嘗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此以示之學者義論嘗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皆識

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
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

叙史無入字方云考之世紀非也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
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方云以上多帝王世紀之文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
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
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
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
致然也入或作至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
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
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

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
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入或作九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宗字新權史無事字
有作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
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
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
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
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
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
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

蓬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豊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

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擧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學者）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如論淮西事宜狀論錢重物輕及條析黃家賊事宜狀皆事情然非專爲文故不列于此獨取佛骨一表明白見公扶正道闢異端之功云）以上論道術

婁敬説高祖都關中（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

以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西周）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搤與扼同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

翼奉上徙都成周疏元帝延問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伏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嶽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于萬反陛下共己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鄭氏曰亶居猶虛居此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者謂依舊者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師古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

道終而後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引之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以上奉都邑

劉向諭起昌陵疏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文章正宗十二 十九

云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師古曰言王者象天地天之二統故存二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按向諭山陵而先及此所以開悟人主使知厚葬之亡益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服虔曰厠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厓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臣瓚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移其處也師古曰言山陵田畝皆如故不改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行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

文章正宗十二 十六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於靳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即莊襄王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

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音婢）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

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師古曰惽謂不了言或於心事也惽音昏一曰惽古閔字憂病也）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謂之賢知則不説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説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説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

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撫音規摹師古曰撫謂規度墓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劉歆毀廟議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云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言逐出之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爲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宣信其實既伐玁狁然其侵暴畏南荊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師古曰婼音[illegible]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摹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覩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

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宗，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司徒掾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奏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獨議云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

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按：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指，治平濮議之

所據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

韓愈禘祫議

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宋下方有竊字○朱子曰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箴銘記期於久遠可以騁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爲新巧以失其平易之體但其閒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輙先舉衆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屖遲兮屖音棲遲與屖同皆徐行也顏曰言所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六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年可禘之祭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愽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大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

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當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頫方云韶書陳京傳亦作衆○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屈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祫祫則雖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各以昭穆廟兆相向於前所而用以孫尊字以祖屈而所屈之祭當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傳所不及茲其所議獨深尊夫孝子慈孫報本追遠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直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易者其謂此歟也數宜其文字聲嚴讀者或未還葬故發推之以書其意三)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以上韓)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曾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爲燕丹張良所擊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爲五帝後)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尊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子之後曾在宋者於孔子爲祖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按此說與金縢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也)孔氏子孫不免

編戶，師古曰：列，謂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採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此篇論封聖人後。○又杜鄴論封功臣後，見漢論十。

谷永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寬中有儒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成王懼，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諡，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師古曰：贊，佐也。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眇讀曰妙。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聰，師古曰：鄉讀曰嚮。閎，大也。[illegible]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也。取退朝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古者學行著為之也。家臣，君公屬官及府佐也。卒然早終，尤可悼痛。師古曰：卒讀曰猝。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師古曰：令，善也。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此篇論褒崇師傅。

賈讓論治河奏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跡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云云。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言計水所不及之處，皆遺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也。度音大各反。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

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
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
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
也）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
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
齊地卑下（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瀕音頻）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
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
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

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
東與東山相屬（師古曰屬連及也）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
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
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師古曰環繞也）往十餘歲太守以賦
民（師古曰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
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
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
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
（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音工歷反）又爲石隄使西北抵

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也）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
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
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
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師古曰辟讀曰闢）析
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此迺人功所
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
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

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師古曰奸音干）
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
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
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
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
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
至隄下（臣瓚曰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
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

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礫溪口是也古作大門遏水不爲害也師古曰錄名卽水經所云石門東通淮泗者也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師古曰卬音牛向反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師古曰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師古曰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師古曰秔稻之不黏者也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諸葛亮出師表後主立亮丞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丞相府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土人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爲黃門侍郎蜀志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冥寞偉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善本無以爲字蜀志有以字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何營蜀營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者

（詔後賢之事[illegible]臣[illegible]蜀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舊本作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

再出師表（後主六年亮聞魏揚州牧曹休為吳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云云）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

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又蜀志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

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遷漢中太守○按令伯之表反覆哀篤出於真誠至今讀之猶足使人感動況當時之君乎三國非無文章獨取武侯一表者以其發於至忠也令伯之表出於至孝故亦附焉自晉及唐以來議名多矣其尤卓偉者如文正忠宣公論處所及皆正君定國之言篇數甚多又其文或尚偶儷學者自當兼復見全書故不錄

右先漢以後諸臣論諫之辭凡一百二事冀九十亡一百一唐四附在者不與

議論七

薄昭予淮南王書昔南厲王長帝弟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殺辟陽侯袖金椎椎之文帝赦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予書諫數之云云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不欲使邑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師古曰骫曲也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

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謂以風雨洗頭也）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絜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師古曰言請為名節而表其行以自見異高）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師古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而以為郃陽侯）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周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天子也）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臣宦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

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鄒陽諫吳王書（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云）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之宮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懸衡天下，（服虔曰[illegible]衡[illegible]法度於其上也[illegible]以為威力雄強則是非詐從者平之法也又言陳勝[illegible]）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言畫地為界制之[illegible]不犯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

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illegible]鬭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illegible]彊趙責於河間，[illegible]六齊望於惠后，[illegible]城陽顧於盧博，[illegible]三淮南之心思墳墓。[illegible]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illegible]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illegible]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illegible]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

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illegible]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illegible]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illegible]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illegible]

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illegible]故願大王審畫而已。[illegible]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襃義父之后，[illegible]深割嬰兒王之。[illegible]壤子王梁代，[illegible]益以淮陽。[illegible]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illegible]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絕嗣無遺胤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都廢丘以水灌其城破之）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古不幾也言吳之安危不可不察是以言之）願大王熟察之。（言吳王不察其言）

枚乘奏吳王書（字叔為吳王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云云）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善曰言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音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言射者止於百步之內也）（善曰言其上見百步之中故誠為不知百步之外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善曰禍自何來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善曰單極之綆井上汲索也）（師古曰言以索汲水久之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礲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善曰天下之王）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善曰言吳王不納其言乘去之梁從孝王游）

又諫吳王辭

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云云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師古曰筰西南夷也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illegible]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illegible]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得五分[illegible]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illegible]齊王殺身以滅其迹[illegible]四國不得出兵其郡[illegible]趙囚邯鄲[illegible]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illegible]弓高宿左右[illegible]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illegible]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illegible]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illegible]

無揚升二去厚秦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之貫日也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
食昴義度如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
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
知左右不明卒使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
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文王立和乃抱其璞哭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也乃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
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
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
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
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
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
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
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
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
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
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
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
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
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
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
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
常之賢晉灼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位三年國亂齊人田常賢於齊簡公寵之而殺簡公也
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
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

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 大規反 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許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師古曰諸說云湛七族無荊字者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所云者定何人也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應劭曰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 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 鮑焦周之介士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按此篇用事太多而尤覺駁於偶儷蓋其病也然其論議致之得至痛切可以為古戒故取焉

王吉諫昌邑王疏 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 音房與音預 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

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龔遂爲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

四九

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illegible]吉遂之事[illegible]以人臣之[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乃矣王以失道廢二人當加賞異以爲人臣之戒[illegible]乃僅[illegible]且被見錄之罰霍光敗[illegible]

丙吉奏記霍光吉爲大將軍光長史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云云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illegible]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illegible]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illegible]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五

張敞諫膠東王太后書（敞拜膠東相，君頊之子，太后數出遊獵，敞奏書諫云）云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夫人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軿，衣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事會皇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云云。）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illegible]之制也。[illegible]）必鄉舉求窈窕，（[illegible]窈窕，幽閒也。）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師古曰：[illegible]）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姪，兄弟之女；娣，女弟[illegible]。）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

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問適之心。（師古曰：適讀曰嫡。）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張晏曰：[illegible]）唯將軍常以爲憂。（[illegible]）

又說王鳳論專政（鳳欲[illegible]）

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焉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云云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雎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吳之變日食京兆尹王章是其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塞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奏遠發忌屬宜甚憂業欽令屬上發謂罪乞嚴貴文苟甚宾太舌弟法爲厲食上少石病尚寫亦不恐寮瘦起事就広篡心薪穩病篤欲遂遂欽復說之已諸軍深悖輔母十生變異不已放乞微胃歸魯於身亥已自責至緊殺素歷知莫不感傷肆然是無屬之臣氣進退之分報其去謗之節考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王主上也苦周公雜老信在京師明不辭使石示不亡王室也伸山父興性之臣無親於宜施封于齊猶數息來營風夜浩細不逢遠去丸將軍之於主上士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夫下命安變異之寫莫存將單主上罪蔡知之敢攀後不遣書稱公兵固我惟將軍不爲四羅奄言自疑於或王以況至忠篡變起變事上令向書勢奏史兆尹章章死詔敬語在元后傳章貶見來康寬之以嚴尊延欽欲故其遣復及屬言京兆尹尊所坐事寄吏咒見章素好言事以奪不坐官職其以日饒見對有所言世貸令章內自方能雖照王吏事不暴揚自京歸不曉究於患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

（廣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盡展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自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憂在於時不以壽欽口投欽與谷永均之爲黨上氏然兵於莫時有忠益又憂欽不任非負任尊稱者此承勿差齊專饑使欽誠知大體當勸鳳退政天子是遠就權鳳氏王氏俱安奏不知出此先令其復感致欲兮已至鳳以王章事愁懼未退欽復總引周公事勉之使留而王章之死欽無不能救也卒使推移外家以成其專之禍欽實得無責）哉

說王鳳論罽賓（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云云）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故爲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

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墮也未半謂行未半也盡靡碎言散碎也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禹貢所紀也五服侯甸綏要荒也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謂中國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受節不能即止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李尋說王根論災異

尋好洪範災異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云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其通位帝紀謂五帝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五經之緯及樂緯也五經之緯為五樂緯為六也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孟康曰翼張二十二星也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在太微西南主處士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女宮在太微後天星也師古曰賢賢易色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易色論語載子夏之言也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孟康曰上相上將在太微東西扶掖帝坐也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戎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

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搖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子入宮（應劭曰[illegible]女陳持弓[illegible]）此獨未效問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師古曰仍頻也[illegible]）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孟康曰[illegible]）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illegible]）羽氣乘宮（孟康曰[illegible]）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illegible]）盛冬靁雹潛龍爲孽（孟康曰[illegible]）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illegible]）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illegible]）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明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諸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躍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illegible]）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illegible]）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illegible]）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illegible]）

韓愈上宰相第三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illegible]）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illegible]）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illegible]）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

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
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
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
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
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
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
天下之心[illegible]如周公之心設使其
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
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
[illegible] 一頁
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
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
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方無數字 佞）四海豈盡無虞九夷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
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
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
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
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
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至比或作如比）今雖不能如
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

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
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
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
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
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
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宋之秦之下方無[illegible]）
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
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illegible]一字）
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
[illegible] 五 一 四
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
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有自[illegible]字）
瀆冒威尊惶恐無已（[illegible]）愈再拜（[illegible]）
（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折可爲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賢而[illegible]）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
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
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
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
能也（愈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

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並上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一數字並作命方以蜀本教下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云者至下上語不當作受命○今按孟子本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作受命也不知方氏何據而云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或作中），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

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或上有若此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作知己也一本作己知己一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閣蜀本如此下方從杭本故作也今按下文云諫不足聽者至故哉上五字皆作一句之說又云以下文字意足理字聲皆爲也今作哉字當之）？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處（處或作虞下同）。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

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方以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穩。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當從。後人信之為長，使讀者不了之語訛。今當以諸本為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驟，嗚呼其危哉！殆或作殆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方云此用莊子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陣，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

狀郭述鄧誠眷惠于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
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
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
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率
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
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上多
姑息形迹之患忽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存寄偽惡形
勢鈞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
土人必待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畏風之驚
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

爲何如僕可上聞行之否苟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宜愈再拜

右先漢以後諸臣論說之辭

議論八

董仲舒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
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曰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
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與(蘇林曰與音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
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
行故長於變化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
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
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
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
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
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
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
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

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按太史公論六家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

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illegible]

對江都王論三仁

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

曰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伯比於它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程正公顧曰此董生所以叟越者乎

徐幹法象論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顚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

由也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愼乎昔宋閔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邪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絕交誤非毗書曰愼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

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亭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薳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惕懼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illegible]

[illegible]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illegible]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illegible]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

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晉字晉魏梁隋[illegible]或作宋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閩本作魏晉宋[illegible]閩本[illegible]）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illegible]二語）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諸本[illegible]嘗[illegible]師之[illegible]）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illegible]）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壹或作湮，或作堙。方云：按史記賈誼傳湮鬱其誰語，漢書作[illegible]壹鬱[illegible]音咽[illegible]不得舒也。入聲。○今按字書[illegible]同也[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今之氣鬱字，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illegible]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方無[illegible]字非是）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illegible]）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名[illegible]或有[illegible]）（[illegible]字號[illegible]或[illegible]）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illegible]又無字）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illegible]）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蔬或作疏　果蔬或作蔬果）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方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辭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illegible]）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方作何其下○今按此乃答語[illegible]）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原性（[illegible]）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以閤杭蜀本云禮古去仁爲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仁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詳審尚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惡下又有也字歟○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爲句首猶言及也若然而爲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爲害也歟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或無大字）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不憂上或無曰字）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或句上）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無終上或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教方作學）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或無上也字）（[illegible]）

原毁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

其如舜者（聞或作舜）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吾方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舊或作故）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

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作上或若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

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下或有之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古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時下或有有字不粹或有醇字擬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

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愈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斷得如此分明如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吾有取焉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illegible]）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illegible]）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illegible]）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illegible]）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illegible]）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illegible]）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illegible]）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illegible]）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李翺復性書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

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昔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于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illegible]

[illegible]

去佛齋[illegible]

佛法之染流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代遵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于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迷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

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禮者存諸悖于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于古而悖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于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于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鱉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聖人功攘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之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華禍之大者也其不為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柳宗元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如何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

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桔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矣人者不爲不仁

由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可共爲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害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或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之四支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於是皆形器棄經遺言索道於虛無玄漠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皆不相屬矣柳子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旨故取焉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

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按柳子謂廉恥爲義之小節盡得之矣然禮義廉恥所包者廣惟其舉言所指者切然管子之語亦未可以爲非但其言明辨可喜故取焉以上論

賈誼過秦論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梃音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

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
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
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
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
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
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
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
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
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
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
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
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
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
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
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
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
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
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
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
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
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
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
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
治其强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
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
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
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
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
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
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
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
惠文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
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

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

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illegible]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

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illegible]

龜山楊[illegible]之論[illegible]也然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易武者代之然後可以[illegible]民之[illegible]為之[illegible]見者非[illegible]人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任忠賢憂海內望之[illegible]於天[illegible]有以為之[illegible]有所措後秦皇[illegible]以方[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秦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illegible]以[illegible]善[illegible]之是[illegible]立法人有益哉昔有謂太田[illegible]不[illegible]通則[illegible]必亡秦必不能[illegible]後太甲終於桐宮以[illegible]卑之[illegible]生天必不[illegible]然得其[illegible]下其[illegible]文而敢之

班彪王命論彪字叔皮遭王莽敗[illegible]隗囂擁[illegible]時英[illegible]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其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

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
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
其埶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
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
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
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
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
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
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
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
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
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
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
乃著王命論以
救時難其辭曰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適秦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阸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幺麽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虖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楶柱上欂也棁梁上短柱也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鼎實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

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應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illegible]）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廼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劵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illegible]）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illegible]）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illegible]）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illegible]）

[illegible]

民符竟不任終於家統字公理性斂傲敢自立不名於小
節舞州部命召訊孫疾不就尚書令荀彧曰閑今及時之
舉事向書讀參丞相曹名軍事理許人古東統名有俗
行統恫發讀後息圍著劉日昌天下賤之甲分及熟宗
拂才章足數自西之董實書下子論靈宗吉戰争不常
天起未始經天亡竊分天鷂之人奧國甲禍之者我
競命於斯之時天京之獎之其撤其日天甲夫不之
甫十程勇本天丁京仃其下熟其亂夫天下兵下
叫數丁到老字我之首不之有下子之之下
後長亢聯貪我亚篠矣也不不之身天下禍
長安始與蕃官我著為事天之子
矣安荀齋尚存發也天不事之
實皆典我力生之人矣天之
之之身尊為蕃天人之不事之
之自之之天人之不之之
書能定天人之之不之之之
之書定天下之不事之之
興青鍋色己孫之言矣長後叫甫競天拂行舉節民

漁守其如終先之任人則作法後為欺字貴是入欲
怨瑣私誠禮權四數改置所識勞我共騎降法則君
氣貪人責傷於與人多不德高先明起蓬盛志既臣
正殘肉而自德也其終相亦曰紙冤中子者出於宣
作收先權此臣累松共由若罚不之罪故高下歸正
陰民亦移以之良倚乎戒庶啓覺于後天百民人上
陽德師外來窮且政樂之物六陷野懷下批敵出下
大援於戚一合乾學之以為興者者罚之經告臣凶
和百布之公禮亂則時御改家望今爽陛妄任彙惡
三好列家人任之和為史安守非盡侵齊之親於見
光愈卧綱職最所諾是大及東窟是於野家受田極
起怨敗被微自超相系夫讒主貴我主生也書僞角
試四創立負政也作在自疆而生數崩人使善者鐵
坠更賢胥而不見射疾商非理不並是之能使變之
與招愚之巳任武東天帝皆天仁之解胥很紐京概
數致實賢然下學矣任盡然下先窮一體乎容政耳
乎非易謀攻雖布和一于也存據諸哲然庭識事窮
與叛謀其有置繼諾人卒素枚我也而毒窮之六難
嫁氣率賓不二數則剔安惠之愚至夫無氣人人魯
食雜廣務罚為也大政恐天時民於昔聯先也物之
聽也萬民德事之平寧而下謀取軍之禍後窮者音

水畢務兇乃莫此皆處呼窟之帚天所毀然也反以策議三公
於死也人於足為明以之帝天所宮然之者如女之世其
三公務乃於清慘謹眷聊贖宗故血足者灌又中
出也公於是鬼管之天帝出故遂又之不乎
敬乃於可右右於於宗其所生之不足來夫又乃
之之的通右右是之家之以於宗生之不遂又公
之事之之遂左之官於宗之之近乎之三乎
心之之人之之受小今今主之者之年民不寺
出之之不不之人之者之受家天之之不之
字用不之之又之家不任之又不之之
者之之之之好之子之之之其之之之
之之之之之之人人之之之之之之
宗公用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以名宗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在之人之之之之之
人不之之之之之
宗不之之之之
之之之之之
車娃趁我無美大尔信以終背定以之敢出三於水
　
中勞上義莊以學立以升中便論識在衛入留伯昔
與祝望中者聲其中之長市公相少當尤家及者
之上伊之成之害興東帝務數自亦有生民員其甚
按下岁收偏女由之負易訂十病功罪然不中法乘
矣然下其乎生人其之武是鎮及部有其見明後實
且臣之生之人臣王者是之為名對公與文之外以臣
滿國夫之之不而不之正人臣策官建不罪殊一邪
時於自臣人人生之其此而之又生矣是吉古遇
格管漠於傑明日不不此者之此不其所以
世藏無以致之之不之之之事之之之其
之人人以是路之之之百不一邪乃下易之
街然家廢是說由其之之於於吉吉其所以
首巧之之官之之之之高作官之之之之
罚為百以少於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禮自五之之人人之之之之之之
先者士經先之之之之之之
由器俊說見之之之之之
且之之之之之之
美之之之之
夫之之之
後候
乃思令習話挾不不欲夫之之之子有之夫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韓愈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字下或有移易方作移易）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今陽子下或有賓一匹夫四字或作賓一介之夫下斷上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斷見）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方無之字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

去無一可者也（乎上或無復出其言字。按此謂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秩祿或作祿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方云舊本招下上音翹二字或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單書日行志藕林讀招為翹招舉也宋元憲日考他書未嘗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本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者入則而蘇賴列蔽狀亦皆翹）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夫上無本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啓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下或作不）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黔下或有矣字）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歲寫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

自右劍也乃欲以徇衆人之不足耳齒下文云云方爲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
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
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無也字）且陽子之
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
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
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
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
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國是以見殺（或無見字）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
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
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哉或無哉字）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
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
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
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
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
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
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
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
不淑則奈何（之當丁或作民字）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
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
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
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
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莫上或無人字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
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
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
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
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氣下或有而字）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者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方紀綱下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紀綱或作綱紀）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illegible]）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illegible]）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或無人字）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illegible]）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獲麟解一首（[illegible]）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或無也字）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一本作罪方與）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illegible]）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illegible]周公）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揚其[illegible]）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illegible]）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illegible]）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或無又[illegible]）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illegible]）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李翺平賦書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與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上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徙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上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足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是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大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上地者有仁義然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壞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則莫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爲步[illegible]）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illegible]）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illegible]）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illegible]）下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illegible]）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illegible]）

吳也爲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千
萬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畝也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
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者古
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廬閒井屋室穀牧里聚每夫一畝之五古之田三畝十畝之內爲古之田二十畝故其多之比多若矣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
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畍
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
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
焉千里亦如之名山大川則存其中斬長綴短而並

文集卷之十七　八

之一畝之田以彊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
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
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
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
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
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
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
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
之功桑大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

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
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
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
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
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卑不可以植桑
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
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
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
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

文集卷之十七　九

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
之鄉爲之公囷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
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
人者不足于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并
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之蠶
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
與之粟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囷窮人不能歸者
與之勿徵于貧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
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
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

嘗使之敬讓鰥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嘩煙火相接千百里之内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内推而布之于四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鬉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謝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榮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

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

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思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私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

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戒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巳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

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巳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巳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

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illegible]

擇天子以尊天下之共主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講乃扶持衰微撥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以[illegible]者而欲驗天下之變也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illegible]商故不得而易是聖人於末[illegible]矣之爲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之屬王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illegible]之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獲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

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illegible]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illegible]

[illegible]

右先漢以後儒者論說之辭

議論九

左氏論秦伯用孟明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

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詩大雅美武王也燕安也翼成也詩言武王能遺其子孫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illegible]舉善之識）

秦伯以三良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杜氏曰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之聲教之法）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為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鐘律度量所以告民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伯主）

莒恃陋不備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杜氏曰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言之）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杜氏曰[illegible]）

祁奚能舉善

襄三年祁奚請老（杜氏曰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職羊舌赤父）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偏屬也王義曰設令他人稱其讎則有諂媚之心立其子則有比己之私舉其偏[illegible]）

（所推而薦也令狐奚以其人實書故舉薦之人乎信者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順也從以求彼意故少諂為媚愛也言為己以求受也偏者半兩之名故尊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庚了以偏師皆是屬之名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範商書也蕩蕩[illegible]正也）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不得位故）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illegible]事[illegible]）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illegible]）

范宣子讓

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illegible]）**八**（[illegible]）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illegible]）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illegible]）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illegible]）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illegible]）新軍無帥（[illegible]）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illegible]）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illegible]）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illegible]）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illegible]）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illegible]）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illegible]）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illegible]）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illegible]）

駟顓殺鄧析

八（[illegible]）定九年，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illegible]）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illegible]）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illegible]）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illegible]）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illegible]）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illegible]）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illegible]）

邾黑肱來奔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杜氏曰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之官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昭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者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人來適魯者二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於是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謂在上之人能行其公非賤人所能在位者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按左氏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者之論左氏自為之辭交質周天子下聘諸侯諸侯上亢天子名分大壞射王中肩之變胎於是矣不此之責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鄭何入許以其地罪一也夫以梁侯所畢任罪事成國罪二也暫以地與人罪三也不此之議而但不令其土以男王而王之體也是非清濁若是者不一獨此數條其論頗正直又復成章故取焉

公羊論初獻六羽

隱五年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舞羽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何氏曰僭齊下效上之辭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佾者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諸公六六人為列六六三十六人諸侯四四人為列四四十六人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百里也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七十里五十里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空主土春秋撰以所主者言之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隱公不書葬

隱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何氏曰為桓公所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入公書葬文武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

乎臣子也（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地者據莊公薨於路寢）不忍言也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何氏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及者何（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公上下大夫言及知尊卑不得及故累之）累也（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以稱字見先君死）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趨走也傳道此者[illegible]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使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illegible]其患）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桓公救衛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何氏曰據內城）曷為不言城衛（據[illegible]）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上以有狄入衛）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不言桓公者[illegible]）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據[illegible]）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illegible]）

荀息不食言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illegible]）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illegible]）驪姬者國色也（[illegible]）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illegible]）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illegible]）獻公死奚齊

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illegible]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illegible]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illegible]

毛伯來求金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illegible]當喪未君也[illegible]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illegible]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illegible]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illegible]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illegible]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illegible]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illegible]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illegible]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世室壞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illegible]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illegible]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illegible]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illegible]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illegible]封魯公以為周公也[illegible]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illegible]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illegible]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illegible]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illegible]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illegible]魯公用騂犅[illegible]羣公不毛[illegible]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illegible]魯公燾[illegible]羣公廩[illegible]

[illegible]之差少時修治至今壞敗故譏之曰屋者重宗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illegible]）

晉納接菑不克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illegible]）大其弗克納也（[illegible]）何大乎其弗克納（[illegible]）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illegible]）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illegible]）子以其指（[illegible]）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illegible]）子以大國壓之（[illegible]）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illegible]）貴則皆貴矣（[illegible]）雖然貜且也長（[illegible]）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illegible]）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illegible]）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illegible]）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illegible]）實與（[illegible]）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楚人殺夏徵舒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何（[illegible]）貶曷為貶（[illegible]）不與外討也（[illegible]）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illegible]）曷為不與（[illegible]）實與（[illegible]）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illegible]）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illegible]）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illegible]）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illegible]）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illegible]）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illegible]）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illegible]）曰天苟有吳國（[illegible]）尚速有悔於予身（[illegible]）故謁也死餘祭也立（[illegible]）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illegible]）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illegible]）闔廬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illegible]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illegible]去之延陵[illegible]終身不入吳國[illegible]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illegible]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illegible]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illegible]札[illegible]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illegible]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illegible]

許世子止弒其君

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illegible]止進藥而藥殺也[illegible]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耳[illegible]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

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illegible]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illegible]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illegible]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illegible]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illegible]赦止者免止之罪[illegible]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illegible]成公志也[illegible]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illegible]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illegible]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illegible]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illegible]春秋貴義而不貴惠[illegible]信道而不信邪[illegible]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illegible]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illegible]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illegible]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

曰小道也（[illegible]）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

國蹈道則未也

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illegible]）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

有徒衆也（[illegible]）段鄭伯弟也

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

弟也（[illegible]）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

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illegible]）

（[illegible]）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

殺也（[illegible]）

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

也（[illegible]）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

道也（[illegible]）

武氏子來求賻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illegible]）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

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illegible]）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

言使何也（[illegible]）無君也（[illegible]）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

也（[illegible]）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

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築王姬之館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illegible]）單伯者何吾大夫之

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illegible]）

（[illegible]）如何也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illegible]）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

躬君弑於齊使之（[illegible]）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illegible]）

（[illegible]）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

也（[illegible]）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illegible]）

（[illegible]）於廟則已尊於寢則

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

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

也（[illegible]）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

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臧孫辰告糴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illegible]臧文仲）國無三年

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

也不正故衆臧孫辰以爲私行也[illegible]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illegible]豐年補敗[illegible]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illegible]及以會尊之也[illegible]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王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illegible]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illegible]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齊人滅項

僖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illegible]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illegible]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illegible]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illegible]當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illegible]

躋僖公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illegible]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illegible]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illegible]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illegible]

[illegible]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祖人之所自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

闇弑吳子餘祭

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罪不近刑人（[illegible]）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illegible]）

楚子執慶封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illegible]）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illegible]）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illegible]）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illegible]）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illegible]）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太史公論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illegible]）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illegible]）

戶之不以[illegible]並一高問[illegible]西之過乎孝景君臣處置之失首見於二三言中詞簡而義備非後世史筆之所可及也

論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老子申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illegible]）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穰侯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圽音沒）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論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illegible]）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

亡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弱)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賈生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本作爽)然自失矣

李斯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韓信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相如

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以之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爲人事乃顯著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

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抉小先道己之憂苦其志乃及王政之得失者）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師古曰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于天知己合人心者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illegible]）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師古曰[illegible]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為諸侯至文公[illegible]繆公獻公[illegible]）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師古曰[illegible]孝公也[illegible]）百有餘載（[illegible]）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強於五伯（師古曰[illegible]）閭閻偪於戎狄（[illegible]）[illegible]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illegible]）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illegible]）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

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為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師古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長也。）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師古曰：大雅板之詩也。[illegible]）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illegible]）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為二周，（[illegible]二周也。）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illegible]）然天下謂之共主，（[illegible]）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illegible]）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illegible]）

（[illegible]）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illegible]）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師古曰：姍，古訕字也。）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illegible]）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illegible]）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illegible]）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illegible]）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illegible]）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illegible]）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illegible]）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illegible]）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illegible]）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illegible]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illegible]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illegible]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illegible]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illegible]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illegible]自此以來齊分為七[illegible]趙分為六[illegible]梁分為五[illegible]淮南分為三[illegible]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illegible]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illegible]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illegible]設附益之法[illegible]

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illegible]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illegible]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illegible]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illegible]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illegible]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illegible]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

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illegible]以及後世之子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illegible]又作十八侯之位次[illegible]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illegible]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illegible]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illegible]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illegible]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illegible]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尸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illegible]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illegible]於名為衆矣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師古曰籍謂名錄也高紀所云通侯籍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三

贊文帝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音大奚反）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師古曰措置也言不犯法無所刑也斷獄數百謂天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嗚呼仁哉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於衆人誰可爲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也）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贊昭帝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流言謂管蔡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也成王疑周公之變及金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宣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減也音火到反）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讀曰徭）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

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鮮音先踐反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紂為無道天下皆亡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而斃之固存者譬如鄰國以道蓄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而堅固之今匈奴自奮爭有事故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因存之走郅支單于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輔而固之王者知此國乃昌盛故此贊引之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為伸古通用字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也殷之高宗及周宣王也

贊元帝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也外祖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炎也師古曰應說是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底者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入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反分刌節度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音千本反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迭互而為丞相也迭音大結反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贊成帝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晉灼曰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常嚴不迴顧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有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以為後旁視不過轂轂音工木反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故此贊引之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師古曰稱職言克當其任也可述言有文采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於如本字又於音烏邑又音烏合反他皆類此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贊劉向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嗚虖向言山陵

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虖讀曰呼）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諒多聞可謂益也與讀曰歟）

贊蕭曹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贊言何參依日月為喻也）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謂何守關中也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施後世（師古曰冠居其首）為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贊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師古曰事見論語）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師古曰三儁謂酈食其田橫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詘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曰營營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吾將授之翬懼反譖公而殺之）欒書搆郤而晉厲弒（應劭曰……）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贊賈誼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贊景十三王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之辭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贊董仲舒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潛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師古曰：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贊司馬相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贊公孫弘等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于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遇之時為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

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贊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師古曰籑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其不經與雅訓異）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張晏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并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石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師古曰梧讀曰迕相抵觸不安也梧音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繆音靡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辭質而不如閭里之言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遭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贊戾太子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

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門屏也。解在五行志），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公四年衆仲對魯隱公之辭也。言不戢，將自焚也。兵不可久，自焚之義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戈，止戈為武，會意也）。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道善之氣也。道讀曰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贊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師古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師古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也），柱下為工（師古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師古曰：以仕宦代農也），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師古曰：詭時不逢，言與時相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illegible]）！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師古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射覆，[illegible]），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也。眩音胡眄反。著，直略反）。

贊公孫賀等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

師古曰次公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寬追究其等論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也言不與己志同故寬引之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師古曰齗齗辯爭之意行行剛強之貌齗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原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撟正也撟音居兆反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史魚衛大夫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不能以理屈之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末利謂商賈之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謂坐燕王旦事而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括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若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二升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筲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

贊揚雄

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此以上皆是雄之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師古曰恬安也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師古曰虞箴虞人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依音方往反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師古曰曶與忽同唯劉歆及范逡敬焉師古曰逡音千旬反而桓譚以為絕倫師古曰倫比類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

以符命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字也扶云反下皆放此）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自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illegible]）間請問其故（[illegible]）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奇字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棻獻符命之事也）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今流俗本[illegible]妄增之者）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illegible]）受其大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illegible]）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甖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顧念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為所稱善（[illegible]周公孔子[illegible]工衡反）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illegible]嗣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贊佞幸

柔曼之傾意（師古曰[illegible]質柔而色理曼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illegible]）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illegible]）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強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illegible]）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贊匈奴

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illegible]）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illegible]）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三年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illegible]）

遠。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illegible]）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

（[illegible]）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illegible]）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illegible]）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illegible]）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illegible]）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illegible]）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illegible]）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illegible]）其桀驁尚如斯（[illegible]）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illegible]）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illegible]）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illegible]）因其壞亂幾亡之阸（[illegible]）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

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朝，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黎眾也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師古曰竄匿也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illegible]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illegible]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illegible]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illegible]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illegible]

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illegible]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贊西南夷兩粵朝鮮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illegible]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illegible]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illegible]

贊西域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illegible]

（[illegible]音戶家反）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illegible]）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illegible]）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illegible]）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illegible]）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illegible]）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illegible]）落以隨珠和璧，（[illegible]）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illegible]）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illegible]）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illegible]）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illegible]）

贊外戚

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與由同 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卭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嘑！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贊王莽

文選五十四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行則違之非實有仁故在家在國皆有名譽故引之 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放也慝惡也 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許季反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漫也 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眾口愁貌也音五高反 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 丘壟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 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炕龍有悔謂無德居高位也莽不以天命非天命也 紫色蠅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間色蠅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蠅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蠅之為蠅已失其義又改為蛙引詩蒼蠅之聲尤穿鑿矣 聖王之驅除云爾。師古曰言驅除以待聖人也

文選五十六

右三傳史漢褒貶之辭

議論十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

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按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謂遺失間編謂簡編斷

文章正宗十五　二十五

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illegible]經或有廢遺者冀得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此學欲絕去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

文章正宗十五　二十六

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illegible]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illegible]

韓愈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反○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書微言以見上自天子下至宗事二氏之意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

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能字方本作爲方云考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廣害引此以謂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字疑公自明論著非藏禮也今夜作焉無理又有挽不然不適合乘議有理之禮也只云占後專無理之論備也又公所言記曰而無論重之云丘人矣知論者之不識哉

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與孟簡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

要自至難得以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方從閣杭蜀本無胷上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曰今按上書程許大顛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所忝只且正是如上兩偽猶無大亂宮若此言中問去五字引要合以爲雖爲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輔公之學見致淨者皆雖本以義大大用之流行所執本我之全賤二叛若者所未能臣於日用之晉亦未見其有以存忝首容工牟之於身也是以雖其同以皆任答不爲不事而其下生甘方事志敘不良下文言言求之丁至其好樂之兒則人未之內敘在以自彼於處本學與遊者不爲一非之文其於信遠討亦僧得毛下觸觀靈惡之罷再是好段二以舛川上所貴不越十此亦何所嫌

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究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日放逐憔悴云州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嘗錚不能自遣前年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於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方注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覺諱而於公言言不求其福天果其禪不學其道者初不足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復深淨之有秋斤哲夜黍稷之未嘗一日離於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經其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爲無復疑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反乎其有餘憾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

此字或作信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或作非大惑發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

詎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子下或有有字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作曰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者字公設吾字或有在此句上六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作蠢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謂下閣杭本無所字非是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方作闕杭本無果至信也下字文錄並上已字方無人今按此誤杭本之誤全無文理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

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所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大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竢或作俟見下或有知字方云見胡甸切以此爲陸生也〕愈白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不幸以其所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柳宗元荅周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方盛譽山澤之癯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

引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
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癯於
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
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也
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
愚他人蒙利己獨以捨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
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
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
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
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

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
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
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
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具焉
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
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
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
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
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
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
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
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
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
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
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
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
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格君心之非莊以涖乎人君
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
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
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
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
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
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
過不恡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
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
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
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邪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邪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縟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

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邪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恥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跳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

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乎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若吾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以望道而挪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敢已聞之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擾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

車之說邪忍汙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有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傴僂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邪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邪度不得已而至於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

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斯勿爲而已耳且孑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營洛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凡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

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螘之移充銳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朋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括撟伏匿纍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㪽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横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獨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齏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又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

苟不適其道則埤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中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固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圓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百人爲率亦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

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推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疏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説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卒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愼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捎駃騠何可當也其説牾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説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按說事與義不皆醇然大旨不外是矣昌黎嚴不復以其間多名言故取之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説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説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説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

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頴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其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睹其書而妄以臆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遷云云也足下所爲書則元凱乘三易者則若吾曰孰與頴達著則此說乃頴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韓愈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之名或作其名而墨或作則是）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爲或作禮樂心下或無有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上或有所以字方作可丘瀆告之方無瀆之二字）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粒或作教）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

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按柳文送浩初序：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逃山林之間者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此歎[illegible]

前漢

庶子王生予蓋寬饒書 寬饒傳：宣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

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太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師古曰：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illegible]吳，不可諫而不能止。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訾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illegible]直也，言雖直而不過偏；詘讀曰屈，雖曲而不至撓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〇按此蓋以危行言孫望寬饒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韓愈與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或無陞字，閣本作昇。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

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方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京或作漢〕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文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忍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

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茂茂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

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

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

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没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

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按退之答劉秀才書云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録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

前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耶蘇班固袁死喋嚌起又察卒亦無所至王靈誇退死寃習變齒無一足肩浩沆降赤深鑣收天經宗孝王誅死足下所得吳統不不問刑身貴而今莫暖有習也夫爲史者不奈人羅則有天不刑旦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祖程賊莫敢文武之上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堇一人卒非犯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illegible]

[illegible]

之注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四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來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

尙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恩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捨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産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幷市井之征則合其産而雖丁田之間推以誠質宗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遷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陋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蒙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矣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

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貧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屛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宜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礦燥煇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知然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産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宜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

窦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流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闕轂而輮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賢荀子之里惡而顏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儳谷貪而恐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言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游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也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摻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恆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

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質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切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皆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號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

[illegible]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誰爲李睦州親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其亡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已者獨讎兄爲而不已耳是背親而與讎夫雖愚者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懼也兄其有意乎寧然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愧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炊鱠東海之水以爲羹醯放倉之粟以爲醴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忻歡流聲樂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

[illegible]

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太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効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以摧之於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之罔無闕遺矣作東郛攺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懇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宗元白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

其去頃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大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恂駭怛悸良痛其游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咯咯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蹈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柳宗元白

韓愈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恒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賜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或無下之字非是大下或作其）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或作蹤）。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陁利之屬，東南際

天地以萬數(作州或作川)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
中(或作胡賈)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
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
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
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
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
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
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

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
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方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巽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後爲振武乃軍下大都護府故使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務貫誤露之說)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
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萬呈錦字)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
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

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
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
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
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
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
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
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陰)六百餘里屯堡
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
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
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

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
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
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
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
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
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或作至其生見其忠或作坐見其忠)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
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
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
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

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令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帓或作幞方从閣本刀下有左字而屬下文左字爲句今按若如方本當云左握刀[illegible]居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單右有佩也在爲何字無疑閣本是也禮家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取之爲便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韔服（韔或作[illegible]方从閣杭蜀本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爲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illegible]當[illegible]然詩云[illegible]交韔二弓[illegible]作虛字用矣[illegible]於矢插）矢插房（方云左[illegible]抽矢[illegible]房房箭台也）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辭下或有及館又以是一句方从閣杭蜀無之今按此句欠第當有此句但不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鄉若至館知此即是常禮不足言雖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以方本爲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不上或有勸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處蜀本作據方從[illegible]本作處今按當從諸本作歸字讀作饋[illegible]其所出方從閣杭本作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

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以上論事

司馬遷報任安書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呂向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者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汙也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時安有罪不首報其書尚有于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知以度已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門厚迫也迫當從行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報任安書不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
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
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師古曰憯音千感反
也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
曰詬恥也音呼豆反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宦人也靈公與之同載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
子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
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
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
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
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
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陪外廷末議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
茸之中師古曰闒茸猥賤也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卬讀曰仰信
讀曰伸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
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
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
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
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
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別
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
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
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謂如媒妁之媒孽謂如麴孽之孽一曰齊人名麴餅為
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師古曰挑音徒了反卬億
萬之師師古曰卬讀曰仰匈奴在北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
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舉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
一呼勞軍師古曰呼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
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沬古靧字也沬血謂被血於面也北首鄉北也
也弮音去權反或作拳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弓弩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

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奴之功下歸以其當彼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推見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貌也睚音崖眦才賜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說音稅師古曰沮毀也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師古曰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茸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鄉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剔吐歷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師古曰槍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古通用也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illegible]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累紲之辱哉[illegible]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illegible]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illegible]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

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illegible]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按遷所論無可取者[illegible]

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按擇文氣豪宕似史遷然其辭義怨望又不以荒淫爲不可故附注于此而不入正宗之目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于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一無耳字或無二字）故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無進者二字）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五或作數生或作出）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

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其，孤或作孤窮）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方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韓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作千指同人耳中）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僻處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來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惟或作唯）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涯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

所與深者多不買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是非是非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方作潁水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專則或作尊字亦訛或作亦字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法或作字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僩或作屬方從文苑云屬猶閑屬猶之屬矣非屬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

其竊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斂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方從閣本無言字〕朋友道闕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諸本久下有矣字〕〔方從閣杭本云莫我知也夫亦無義所從來久矣自此也。今按矣字存無與文意亦始終乃字宜存有以見其必問莫知也品矛天任之字耳〕

文集卷十五　二十一

僕嘗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懔懔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嚮之徒相背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然者某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非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稍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惱惱而易其行〔方無而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

文集卷十五　二十二

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

之闕矣寔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違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一本作如方云蜀本然下今本皆以表記語作如[illegible]不知古可與言也語不宜以如以之意爲之唐人惟韓有知此予審[illegible]書字而以使年先吾子惟公其文是也董彦遠曰春秋書字[illegible]如而左氏室句

如繫髲[illegible]書[illegible]是言以[illegible]作而○今按吾子重違而示之見今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竟二之意[illegible]北人則[illegible]然則此古字[illegible]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作方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此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

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所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尔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

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一作末路孤危阨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　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一本無更字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本無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無女子字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一本作懍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一本作被謗無議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一作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一無爲字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怔忪淟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一本作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一作立）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一作惟）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一作懇悃）之至不宜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乃爲若是）公言顯賞許（一本作取）其素尚而激其忠（一作中）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之難言之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馬援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抗以往則必敗其事命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

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上木而已矣夫椽
士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綾冕翼以徒隸趨走其
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
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
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
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悲我
哉茲啼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
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爲得其所
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
言聽之難而不務取上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
吾知之不拾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
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
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
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
闕故不可嚬頻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
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
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
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
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雜然特異者
乃見此耳夫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冑列天下號爲
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
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
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
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
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
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
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
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
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
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
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
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
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
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
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
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
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
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

氣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一本無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一本作志）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慍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一本無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益坐困辱萬罪橫生

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懔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喜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

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
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
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
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
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
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
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
審矣杇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
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
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
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
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
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
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
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
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
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
趄趄使僂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
則電滅飈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
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
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醻者之態則於勢之
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
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
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誣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
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
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賜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
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
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
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
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
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
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
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
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
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

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無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既一作悉〕宗元謹百拜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深惜其不至而旨慨之意溢於其辭章又[illegible]以警勸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或作駃音史〕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illegible]周禮測土深之測[illegible]〕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當丁浪切奇字并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illegible]〕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

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方云莫書嚴歌營谿谷之間望竹之中☐曰竹口☐之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為方作畫不下晉說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吉或作告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風蓋還言歲首也舊或作觀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鬥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不作膠方作繆云繆莫侯切結綢也已甚了內韻者不可繆而說蓋書此○今安膠者若者之撰而其力之說叔不勢聞解今以下又蓋書反賤之意反之當定作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般礴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禪祖師向上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為書必平之心實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不可禦肯實甯無是心則其專叔官其虞康恐事善可多技巧不可知耳此自情公所見非如書史祝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貳或作式 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侯 [illegible] 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踈。今按疏正字，踈俗字也。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疋或作匹。或無幾人字 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

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以上雜論）

右先儒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敘事

左氏敘隱桓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孟子卒（[illegible]先夫死不得從夫謚）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illegible]）是以隱公立而奉之（[illegible]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呂成公曰[illegible]）

敘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爲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illegible]）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illegible]）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illegible]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illegible]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夫人武姜]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illegible]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illegible]

[illegible]

敘秦晉相失本末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晉獻公女穆公夫人申生之姊也賈君晉獻公次妃]且曰盡納群公子[illegible]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

晉按此十數句如大具獄然真名筆也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子犯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使為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從者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也儕等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恨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諡懷公故號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公子

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敘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匡義且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敘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

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買魯大夫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殺子叢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卒戍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恐晉發其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軒大夫車）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令獻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餉飧之惠）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絕晉）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齊秦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謂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 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謂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遇此兵以就宋之圍 楚有左右廣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 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 楚聽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 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 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之）是以

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 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 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鬭勃請戰（鬭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謂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 少長謂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鬭宜申，子上鬭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楚右師屬陳蔡）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食楚軍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illegible]）

敘晉楚邲之戰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不泯其社稷，（泯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illegible]）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在宣十一年）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荊尸楚陳兵之法，始於武王）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蔿敖孫叔敖，宰令尹）軍行，右轅，左追蓐，（[illegible]）前茅慮無，（[illegible]）中權，後勁，（[illegible]）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illegible]）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illegible]）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

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illegible]）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爻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晉眾子不逆命不能成也）眾散為弱（坎為眾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從衆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散矣[illegible]）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兌見坎敗是法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坎變為澤澤乃成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

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重公子嬰齊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

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在滎陽）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怠懈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

(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illegible])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崇貴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彘子先縠)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illegible])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欒書)實其言必長晉國([illegible])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盟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壘近壘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馬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人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不肯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餘將也嬰齊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
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逐而退)見趙旃夜至于楚
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席布)
(坐視無所畏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
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
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
裳(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薄敵戰心)遂
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
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敗言有陳)工尹齊將
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
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
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
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
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
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
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主也軍中易乘恐從軍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
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
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
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
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
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

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
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
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擇也菆好箭
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
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
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
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
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
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武王
北詠而自暴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也言武王
忘身大又能求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
者哉也言武王其功求詩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鋪布也其三
也繹陳也思是也田辭也美武王能布陳是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豐年豐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此二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武王既安天下數致
之第次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
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
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
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
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敘齊晉靡笄之戰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
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竟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
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衛良夫等將師遇於齊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
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夏有闕文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不敗而孫良夫欲戰
敗衆須衆懼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
衆故言告以車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
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新築大夫既衛人賞
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諸侯軒縣繁纓
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
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
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
之因郤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

殺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 憾恨也 言齊數侵魯衛自恣）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 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壘營也 以桑本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 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 朱血色 血色久則殷 殷音近烟 今人謂赤黑色爲殷色 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不識己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 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 自非元帥 御者皆在中 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 寓寄也）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 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 右被射仆 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爲韓厥所及 丑父欲爲右 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 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爲辱晉君 并爲齊侯羞 故言二君）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 僕謙之辭）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獲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每出輕其衆以帥厲退者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齊侯所過城邑皆勉厲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君前）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邑名）

敘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在宣十五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在宣十八年）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以夏姬故并殺黑要）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說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為吳謀）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奔命奔走赴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州來楚邑）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諸夏）

敘晉楚鄢陵之戰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汋陂宋地）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陵夫渠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言欲使諸侯叛以懼其心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
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
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申叔時老在申）曰師其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
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禮）（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上下應）各知其極（無二
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也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
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
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食偽也）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
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
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
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
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

君之事矣今吾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
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
服矣（狄齊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軍）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
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
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
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
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諠譁也）合
而加囂（合陳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其所）舊不必
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伯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
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
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
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
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
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苗賁皇楚鬭椒子宣四年奔晉）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尪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責其不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亦自入泥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

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伏諜輕兵單進以遮要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一大謂軍大敗也言石首亦當之戰臣下執御與車右不同故石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為郤至見譖張本)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好暇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欲復戰也)。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修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魯成公十六年

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於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子玉引其師,子反以爲喻)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謂子玉自殺也)。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敎晉人殺厲公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嬖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嬖臣爲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轅,車轅,繫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之役,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晉人[illegible])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東師,齊魯衛之師),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illegible])。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illegible])。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魯成公十六年

之(察,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奉,進也),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庸,功也,多怨者)。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偽訟者[矯與清沸魋偽訟]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禀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為蔑]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復[illegible]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國語[illegible]公[illegible]子使][知武子荀罃彘恭子士魴周與悼公由十大夫逆于清原公言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不從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群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以二書參校然後知傳文之踈舛也]

敘晉悼公復霸

晉悼公即位于朝[告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已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為成]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救[illegible]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以時使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

頡趙武爲卿 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無忌韓厥子 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 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 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 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蒍獻公司空也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 戎士尚節義 荀賓爲右司士屬焉 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勇力皆居右也勇力多不命乃言之以此訓之卿 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省御戎食今軍對絳御而已 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 魏犨子也 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 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卒乘以聽上命 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騶使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群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官守其業無相踰分 爵不踰德 量德授爵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侵陵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敘宋樂喜備火政

襄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 樂喜子罕也爲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 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大屋難徹就塗之 陳畚挶具綆缶 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 備水器 盆罌之屬 量輕重 計人力所任 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 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 表火道 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 使華臣具正徒 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閱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 向戌討左亦如之 向戌左師 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 樂遄司寇刑器刑書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使西鉏吾庀府守 西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 令司宮巷伯儆宮 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也用馬祭于四墉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敘向戌合晉楚之城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戌就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 驛傳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釋所以其齊秦不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 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 伯夙荀盈 曰楚氛甚惡懼難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踣也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不病者單斃於死 非子之患也 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 濟成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稱舉也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屬取信故其功多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防事晉欲別負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從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敎之 私屬二民故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 今君唯以此命告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敗之 晉楚爭先 爭先歃血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只辭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

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敘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于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爲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爲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蕩蕩平正)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諸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爲之歌唐(唐晉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詩第十三曹詩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爲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偪(偪近)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八音克諧節有度也)守有序(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

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敘子產從政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敘中行穆子敗狄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大原晉陽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爲必克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皆臨時處置之名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敘晏子辭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壞之則使宅人反之遷其故宅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

子不犯非禮(去偷卽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敘楚靈王之敗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柲(鍼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獲沒不見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敘子產火政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

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氛）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鄭人請用之（以言經所書今復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死不及國遷）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故說以知不足以其言已之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受前近）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就四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祭之以禳火之所）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救所以亡）

敘魏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以上左氏傳敘事之文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敘事

太史公敘秦孝公變法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閒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鎭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應劭曰獂戎邑音桓）衞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衞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衞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衞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衞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敘秦并天下後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

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索隱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索隱周以八寸爲尺以人足爲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

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敘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

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敘秦起阿房宮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

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敘項羽救鉅鹿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敘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或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徐廣曰鯫音士垢反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

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

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

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隻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敘項羽分王諸將相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侯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立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illegible]

敘劉項戰垓下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

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敍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毋爲人所制

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幷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

令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
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
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
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
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
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
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
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
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
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
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
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
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
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徐廣曰音况字也名寄不欺已
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
軍中曰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爲劉氏
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
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
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
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
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
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
宮門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
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朱虛侯已
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
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
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
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
呂通而廢魯王偃

敘迎立代王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
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
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
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
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
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

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今方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横貌也李奇曰更其繇文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

太尉勃進曰願請閒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 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信母丘嫂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群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群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敘灾異

景帝二年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庭中

敘七國反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爲誅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觀此則漢與七國曲直孰分矣

敘武帝求神仙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

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自殺諸所興爲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内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

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臯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以薦五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而以常山為郡然后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

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於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
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
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
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時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
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
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
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鼎二年薨而康后
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
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
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
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
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
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
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
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
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
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
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
驗小方鬭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

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
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
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
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
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
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
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
將軍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
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
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
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
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
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
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
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
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腽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
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

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亨徐廣曰鬺亨煮也音殤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没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

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

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人不來言神事

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群儒群儒

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
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
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
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
人上石立之太山巓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
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
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
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

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
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
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
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
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
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
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
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
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

物頗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然后去封
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
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
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
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
于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還百戶
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
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
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
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

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
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
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
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
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
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
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
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
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泰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
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
士求神人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
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
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
是時旣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之俗鬼而其祠皆見
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
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
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
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
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
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
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
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
中（徐廣曰元封二年）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
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
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
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
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其明年冬上巡
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

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
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
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
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
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
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
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
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
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
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焉
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
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
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
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
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
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
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

諸侯耳泉耳泉作諸侯耶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戸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三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敘武帝興利

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

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
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
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
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
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
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
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
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
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
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
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
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
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
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
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
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
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
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
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
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
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
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
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
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
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
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
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
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
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
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乘迎之既至受
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

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
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
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
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
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
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
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
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
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
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
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
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
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
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
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
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

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
錢乃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
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
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
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
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
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
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
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
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
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
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
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
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
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
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
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

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
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
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
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
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
頗被菑害貧民無産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
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
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

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
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
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
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
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
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
為郎中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
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
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

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
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
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
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
生與人無所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
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
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
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
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
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

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
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
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
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
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草屩而牧羊歲餘羊肥
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獨是也以
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

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皐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
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
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
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
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
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
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
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
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
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
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
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
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
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
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
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
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
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
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
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産業
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
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
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
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
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
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

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
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補
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
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
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
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
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
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
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
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
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
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
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
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
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
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
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
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

石以上吏以差出牧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
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
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
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
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
羌越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
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
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
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
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以為訾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
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
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
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敘事

敘趙武靈王立少子何 世家

趙武靈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

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王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主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

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敘公子無忌救趙列傳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

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私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

敘毛遂定從列傳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

相士遂以爲上客

叙范雎見秦王 列傳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屛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敎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鄕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鄕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

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

恐未敢言乃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

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

敘荊軻刺秦王 列傳

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

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

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后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

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中水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叙武帝策三王 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

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

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子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治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

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

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

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强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

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與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與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云云右齊王策（及燕王廣陵王冊並已見前辭命之文）太史公曰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敘武帝時酷吏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沉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

[illegible]利爲乾失利爲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
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
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
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
讞疑事以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
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
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
抵於此罪常釋聞徐廣曰論答聞也一令報曰聞矣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
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illegible]欲與[illegible]
[illegible]平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上[illegible]先言者見[illegible]釋湯至於大吏內
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
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
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
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
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
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

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
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
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
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
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
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
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
病其隆貴如此
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
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
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
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
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爲死罪解
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
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
粟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
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

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内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姦之家及往而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内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至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楊僕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受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

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今本曰尸亡死未及葬故恐怨家欲燒之竊亦秦去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

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敘武帝通西域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故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

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譯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

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盖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為

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翔其旁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

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公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毋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陬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

其衆畔，謀攻岑陬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陬，予岑陬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爲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蘇林曰[illegible] 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 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計，議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illegible]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illegible]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使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

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徐廣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冞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瓚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苦留及至漢使非出幣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進熟美言如成熟者）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

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如淳曰迎從外水中道絕遠經殺掠）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罵詈）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

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也）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他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邑言空者令城中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

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晩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援且至至我居内而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

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劒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録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禄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

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敘竇灌田蚡之爭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人相倚引繩排根賓客去之者以強交通也孟康曰根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

呫囁耳語。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獨令人言爲除地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無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

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陵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禿老公，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

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議定

[illegible]

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蜚為飛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一作十二月也 駰案張晏曰月晦時春垂至也）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敘事

敘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

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師古曰猝嗟暴怒嗟歎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摶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東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敘韓信破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師古曰喋音蹀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師古曰餽古饋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并行也列行列也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之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候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人持一赤

幟師古曰幟旌旗之屬幟音試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
曰萆隱於山嘗使敵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
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
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
孟康曰無音嘸不信敢也劉德曰音撫師古曰劉音是也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
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
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
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
曰殊絕也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
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
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
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敘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
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
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
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
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
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
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
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
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
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
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
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
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
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
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迺

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屬之，送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illegible]）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以繫射也。其矢為矰）歌數闋（師古曰：闋，[illegible]），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敘周勃戰功

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闕、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也。[illegible]擊章邯之殿兵也）。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師古曰：緡音昏），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illegible]。如淳曰：[illegible]多也）。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illegible]）。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illegible]）。還下郿、頻陽（師古曰：[illegible]頻陽在櫟陽東[illegible]）。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攻上邽（師古曰：[illegible]）。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illegible]）。

歸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祖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大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服虔曰硰音沙孟康曰地名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師古曰圂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遬古速字也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薊縣也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者名也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復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沮陽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彊音其兩反高帝以爲可屬大事

敘樊噲戰功

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師古曰西謂隴西之西縣也白水水名出武都東南流入漢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丞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陳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地名也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鄉名也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也今曰樊川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

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師古曰殘謂多所殺傷也）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綦毋印姓名也）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與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敘酈商戰功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畧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者假為相也）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師古曰謂攻其營壘之垣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敘灌嬰戰功

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鬭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晉灼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盡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疾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
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
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
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
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爲公令反從擊破之攻下外
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爲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
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傅言猶從者嬰雖少
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
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
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所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連尹一
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
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
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有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二縣名
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
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
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
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
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
亦如郡守也身虜騎將入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
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

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
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師古曰凡六縣攻苦譙師古曰二縣
名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
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
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
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

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師古曰硰音千也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特謂所將之外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

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敘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傳言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中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敘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
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
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欲來要害道令博德遮
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
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
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illegible]也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未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
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
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
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郎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搏對戰也千弩俱發
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
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
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
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

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
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
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
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
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拳共一
弩也師古曰張說是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
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
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
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
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
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
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
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
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
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
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
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
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
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陝谷單于遮其後乘

隅下壘石（師古曰：壘石，放石以投人也。隤，墜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敘衞青與匈奴戰

匈奴與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步來，奴畏而不去也。一曰：謂漢軍不能輕入，不久留也。），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輸車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云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當也。），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陳，謂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堅完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繞其兵，如鳥之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驘者，驢馬之子。單于自乘善走驘，而壯騎隨之也。）。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殺傷大當（師古曰：大相殺。）。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師古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司馬子長自敘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

葬處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入江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二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

敘武帝微行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節歎以祭宗廟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壽寵故上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謂行視也亦備非常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宿於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內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地）。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也為籍簿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云云）。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敘燕蓋上官之變

霍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

由閒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
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
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蹕
都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又引蘇武前
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
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
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
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

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
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
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
亭名也屬耳近耳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
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
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
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欲反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
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
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

敘霍光廢昌邑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
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
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
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
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謂楊敞也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

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
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
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
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
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

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

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也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丙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不知姓也臣夏侯勝[illegible]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illegible]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

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還不居喪位更衣改也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一宗廟樂人輦道牟首，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有喪經而輦游於池上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一樂人以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黃鐵是也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閤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門閤室闈道之祀已，與從官飲啗。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虞舍故以姓之別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

上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絶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敘霍氏禍敗之由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讀曰汝）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兩家謂霍氏及魏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謂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内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禄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禄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illegible]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禄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禄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

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

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猝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竟謂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

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師古曰總以此事責之也）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尾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

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

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叙陳湯等誅郅支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偈起為反令音零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

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都賴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求其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illegible]以

謂欺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內數也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眾兵，師古曰敺驅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三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欲誇此等之校名以示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

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寇謂抄掠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開牟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而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

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師古曰更互也更音工衡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卬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敘漢家廟祀之數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卽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

秋貙嘗又嘗粢八月先夕饋祼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比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一便殿歲四祠又
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
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
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
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
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
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
議罷郡國廟

敘元帝京房問對

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
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
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
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
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
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
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
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
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
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瘉
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
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
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
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敘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
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爲名也滇音顚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
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爲髻如椎之形也耕田有邑
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爲縣屬益
州郡名爲嶲昆明師古曰嶲即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也嶲音髓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
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莋都二國也徙音斯

縣屬蜀君莋都後別爲沈黎郡（徙音斯莋音材各反）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厖）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敘武帝通西南夷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枸音矩師古曰子形如桑椹緣木而生其味酢）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牂音臧柯音哥江由此出）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音潘禺音愚）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衣食重輜重也）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侯名）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餧，離暑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其後亦曰捐篤）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言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其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侵奪取其老弱也且音子余反）乃與其眾反，殺使者，

及犍爲太守漢適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
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
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且音子閭反蘭音闌）斬首數萬遂平南
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
曰謂且蘭也）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
誅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
爲粵巂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
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
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謂倚杖也未肯聽謂不聽滇王入朝也）勞莫

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
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
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
也最寵焉

敘武帝討南粵

建元四年他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
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
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
討閩粵兵未隃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廼興兵誅
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
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
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
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言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
朝也）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
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
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

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
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
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
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
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
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
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

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塡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賫為入朝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埶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師古曰鏦謂撞刺之也音忩）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石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

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龔侯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故粵來歸義於漢封之）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

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適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也伏波迺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敺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膫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敘事

太史公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
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
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
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
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
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
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
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
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太史公列傳七十獨取伯夷屈原二傳皆以其變體
也○朱文公曰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
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按文公之說可
謂至當今特以
其文而取之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測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

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
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
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
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illegible]書言大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一作劉向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齊田駢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輠之有潤澤也
騶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
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
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
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

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劇子之言[illegible]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illegible]
阿之吁子焉自
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
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荀傳不言[illegible]乃旁及於諸子[illegible]

圬者王承福傳圬或作杇方云圬音烏[illegible]以時[illegible]宮室[illegible]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illegible]
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
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
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
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
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
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
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本如凡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今○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

所以生者正承上文吾言也作出今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方從閣杭無也字并是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方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歸下或無之字死三字或無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邪下或有而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所字蜀本亦有上又杭蜀本強字方從閣本作知已之不可強又無強者字○今按此數語本皆與上文不相承又無強字者文義不可曉今參取二本定其字旨暢矣多語言皆與上不相承作強為之字下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之方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我杭有之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勞下或有也字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楊之上或有然字并是蓄或作畜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鑒方作覽或作鑑今按自鑒字當作覽作日覽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者本作二十餘年方從杭本作廿年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在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今考之古文也考之字書云行二十并也今杭本作此字亦云秦碑亦有之字云皇帝臨立有六年又以四字為一句以其字為一字云是為之故文公多用古字當作廿年乃碑碑尚以四言字可考之如南廿然方本亦多皆然但世人多不見耳○今年餘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天下或有子字升或無之字京師諸生

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名下或有爲字二一或有數字或有數字無其禮部四字）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其或作偶）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或無諭字蕃或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詹生）或者曰蕃（方本陽下有生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彼蕃韓固生宋避公之類甚多不當作生）【音】（下章去聲字）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不從或作葬本無葬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氣上或有之字）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柳子厚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庀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音】（大官二字云）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

庠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

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皆可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之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平淮西碑二首 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熙，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illegible]）乃考圖數貢，（[illegible]）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illegible]）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illegible]）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illegible]）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illegible]）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illegible]）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并或作併）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illegible]）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illegible]）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illegible]非是）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illegible]）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illegible]）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illegible]）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illegible]）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illegible]）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illegible]）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illegible]）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方云此謂降其民與卒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今按上下人卒字與衆公語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或降下或作卒字）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帥或作師非是洄或作回今按回實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卒或作走）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方無）

（歸字齊下或有於字）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方云唐史及段文昌碑皆合本無大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時已為中丞故下裴言御史也○今按道古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或無舊字或作諸本或無宰字）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帝字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我思代是也○今按以在為居尊書之誤不政居守已論方本舊方說非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或作百官或作隸官）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吳蜀方作蜀吳或作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公或作臣）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或方作非是）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奏方作走非是）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降或作逢）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疆或作壃）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或作捨）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以方作以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

起左殘右翀（翀方作䎖或作翀方云翀本字作翀今按選于授予之餐分傳云餐餐也史記餐未及下咽未及濡脣是書今其俾將餐判餐字分有義公吞嘉夫人交念失而衣念飢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爲之擇人以收餘憊（或作被）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父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來告來偕大叔）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既定無蔡字作淮蔡既定）遂開明堂坐以治之（陳后山曰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

文彙王六十二下 重三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爲字以公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大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交或作游方云以上文自可言或作不與人交爲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以作不與人交爲是鉅之節上方無爲字或鉅以鉅人四字而爲上有之字或作鉅以爲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賜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積或作大人宜或作齊陽坊下或有然）

（宇）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放蕩事（蕩偘或作縱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歎下或無奇字）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諸老下或有將字）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之下或有數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反方宋無）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殁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駭方云苗薅而髮櫛之語不下或無一字駭或作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狗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此方作二十一年舊本無一字）李師古

二三

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脅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
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作或作許盜上或無為字
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師或作帥恐字疑當作師急或作及無上或有安字或告曰前鋒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
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下或有為之字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
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饋田弘正之
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
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
軍討之敢告非其族或作其非是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

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
動弘正以濟兵以或作以兵非是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
無自行以過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
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或作二千於是以
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
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
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
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
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
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

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五十或作七十初公有汴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
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初公下或有之字無上或無恒字冊拜司徒兼中
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
之元下或有者字非是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
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
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
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五十八或作六十八校考新舊史實錄定從今本方無天子為之已字布粟或作布帛方云唐書史實賜未于碑其葬物有司
宜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

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
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
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
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
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
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牙或作要作畢至所方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或作錄宋或作謀究事情或作先得事情以作俟王
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尚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
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
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

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賜或作錫非是）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或無自爲字非是）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御將得其人衆乃一惕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陪或作倍扶或作持）天施不留其討不遒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愛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絶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絶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大字）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生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下或有行字）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大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作身身作將身身斬或作新斬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弔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篇云交數不弔交下不存濟者之類是猶曰陳公云爾）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擴或作積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袁或作虔云考舊傳合○今按成王本以溫州長史行刺史事今南奏功而得虔州別駕又不行州事於理事權皆爲左降受以事理陞之不應如其疑方本議素作篤書爲是益以舊宜仍舊本州別駕以寵之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溫州前此早飢而今如無事也又云遷眞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爲眞刺史也其間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其誤不足爲據）遷眞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長上或作施或作鎮○說）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貶或作劾）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或無于字或無謾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

妃老將驚而戚（[illegible]），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能謝，告實初期（[illegible]）。察使虐使將囚良，往戍界（[illegible]），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illegible]），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illegible]），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illegible]）。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闔，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illegible]）。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illegible]）。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illegible]）。明年，李希烈反（[illegible]），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冤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illegible]）。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illegible]），曹誅五畀（[illegible]），艑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嚯鋒蔡山，踣之，剗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鏟廣濟，掀蘄春，撇蘄水（[illegible]），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illegible]），標光之北山（[illegible]），𨺩隨光化，梏其州（[illegible]），十抽一推（[illegible]），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illegible]）。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illegible]），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真食三百，王

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作亳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雖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上非是）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從杭蜀本作吏一云一當如壹民而重疊之壹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躬也使令旅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疣府中說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銘外悉以運就如此以一吏為吏則無理之尤耳）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慎將鍔將潛借盡其力能（任至替九字或作任馬彝伊慎王鍔將方云借李伯者也李馬彝掌幕府蒙不言也今從之借盡其力能一作借能盡其功皆上或有任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夔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進士上或有中字下或有第遷字）刺利隨唐睦徽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作其）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受其作按州或作邑）先王覺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方無之字皆非是）辭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徹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方云曹始封於正觀二十一年時太宗十三子一字李恩死恭與惜亦皆廢降也）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為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峯零陵王徙黔州都督武孫遇殺之○今按錦文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戰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男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所但徙黔州石都督所使遷議以都督爵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愛嗣王崇黎邑公吉為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由六將能初以除子備鳥嗣曹子發明少子備自南遷詔解常而封備竟復封數所謂子父易封也謀衆子戰嗣自惟至戴所謂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齦枯弱彊或作哉枯齦作）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一句）王亦有子（方云或云下說一句按公為銘不更盡備究爪智劉昌裔于傳銘碑可見○今按劉碑說句蒞已首之不可為法王碑筆可為例然飯大從簡為無所疑者而此文下文亦不得號不知其果與否耳）虎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躑陛陛實取實似（下陛字方作陛之陛猶陛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陛陛則韻叶耳支且從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祈州司倉烈考文海天寶中寶為平盧衙前兵馬使（寶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其行矣（宜或作義）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

問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二年或作一歲）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誅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封下或有五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或作左字）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遐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

（或作五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獻歘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竟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四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適王屬良愼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隱陵開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illegible]）

（中[illegible]宮[illegible]及[illegible]東節[illegible]月或作二月或作二月者其後但八月或作十月方五[illegible]月或作二月[illegible]入月十月當有與[illegible]大抵此[illegible]多說不曉所以僕射田公[illegible]功此功以上元三年平劉展此作）

（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閣廷從而終此作九年皆若此）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歿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有男一人或作男二人女上或有自字一女字二人）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大夫或作丈夫）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勞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旣明且恆終老無羈崇陵之岡蔡河在側（丞或作之）烝烝孝子思顯勒績斷石于此式昭後嗣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洪曰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illegible]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昇或作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

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且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解或作辭）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illegible]）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illegible]）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illegible]）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illegible]）五鼓既作牽牛正中（[illegible]）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illegible]）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鐃鼓嘲轟高管噭噪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illegible]）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illegible]）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illegible]）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西南或作四面）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illegible]）刑德並流方

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 或無其字或無耳字 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 陰或作之 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令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 右或作祐 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今按此文皆今今是前補方本以其韻者凡云岱於此也云石本若是作不能韻誤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作專方及石本今從先蔑好可疑若然見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 雄或作侯 諸侯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 文方作及今以上文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 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 宴方石本作宴字○今按宴字不成文以亡本作宴 賓祭方從杭本作宴祭今按賓祭理明其見慶曆石本者皆據物以定象而左傳有賓祭字當從諸本作祭寫是 貢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 方云石本不載有其字非是 ○今按此字有無不可知然亦如初字真石本所載 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 自秦或作秦史 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 云或作焉 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 桷或作楣 圖像之威黝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 秃或作缺○今按缺正字秃俗體然唐人多用之姑從洪本 祈所日慢祥慶弗下 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按由義未詳姑從洪本作日 州之羣吏不獲蔭庥 羣或作支

（[illegible]）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圖以有嘗
蒸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
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應或作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
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誣或作助哉）
（[illegible]）乃相與請辭
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綿（綿或作絀）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
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
歷短日長孰不償云（云或作言）課其利害孰與王當（[illegible]）
（今作舊今從諸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思立廟以祀來

之閩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牆之隈達夫
廟之土殁萬年如始祔將于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
來先寘詞教書惠廟民不主於神雖是達夫知孝之元
大夫之思姑蔑之城廟事竭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
及後生咨嗟維王雖古誰亢（亢或作死）王死于仁役以纂逵
（[illegible]）文追作誅刻示浩浩（[illegible]）
（[illegible]不敢從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詔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
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
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
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衔訓事嗣朝夕不怠（嗣事）
（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此篇今亦從方氏所據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
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
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
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
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
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illegible]）蓋
能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孝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
明命其可以辭（[illegible]）遂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
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illegible]）故爲魏博諸將忠孝
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
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
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
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
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
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府繼古帝海外受制（[illegible]）狎于大寧燕盜以
驚（[illegible]）卒窟相繼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

日飭臧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戍愁毒莫保腰頸(或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方云左傳荀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三子順天明出此)公語東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堤籍戶來復邦經(堤或作提)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朝以降或作降以)旌節有韔豹尾神旗纛兕戟藏以長纛師(孝尹作韋蜀本作韋石本同但省文耳○今按韋弓弓服纛乃費之誤纛者非兵仗也當從石本)田侯稽首臣愚不肖治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亞卿妣德嬪賢涼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登登田侯兩

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武跡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祖爾思方作祖考之思或作爾祖之思)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奪謾兇驕出不遜上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從下或有者字)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作以其)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大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三室同宇方云史記日者傳曰同宇而異室同下異也宇一作寺非○今按後漢以來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方說是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春下或有者字鳴下或有者字)秦有後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字曰令璋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

尚書諱承玼字某(闕下或有丁部字玼或作台方云史承玼傳字德異重光傳方云玼子也烏公考異實加於正史本皆作承玼盡客書爲承玼碑石本務傳於君新傳蓋本北也)爲氏自莒齊入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屢或作屬○今按屬亦連屬之意)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干或作于本多作突于方從許碑定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傳奚契丹入寇承玼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玼敗自蔚討可突干齊北)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壍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餞三千萬餘(或無海字方從李增云新傳亦可考界或作壘舊碑云武德出身實至馬都山脣附或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武藝郎將海上)

也黑水堡軍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遼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之（[illegible]承恩承玼之從父兄也）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右領軍使（右領或作左領方云杭蜀[illegible]）積粟為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illegible]）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宮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illegible]居作[illegible]）中郎少卑為十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壃（[illegible]）數衛禮登以有宗廟（[illegible]）作廟人邦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illegible]）云有無子其有無孫（[illegible]）其克對年厲乃性有人（[illegible]）念皆平虜為鄉為痒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道息來觀來齊以饋黍稷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illegible]）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illegible]）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illegible]）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illegible]）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

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兮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illegible]尸靈[illegible]兩字則語勢蹇知楚詞云吉日兮辰良也但比石本團團字則誤綴作圜寫後譯政之人尚可見則方知本不然無疑之讀曲）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上

叙事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或無拓跋字）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朝或作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人上或無與字方）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校書郎方云柳集可考或本非是也下方有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下文已見不當重出）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今古或作古今）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今按方本得疾誤之體它本則幾乎誤矣疑柳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從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上白 下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救上或有而字）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少上或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死或作厄 道上或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 力能方作能力 或誰下復出解字皆非是）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 或作以力 而無致必二字皆非是）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一月五日七日）（广上或有殯字 或無十日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貲）行立有節概重然諾（立下字或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豕 或作爲）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家下或無焉字）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方云謝從古本刪字今文文粹亦然 石本存之○此文方從石本今並從之）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東下或有食大學之條五字）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

一年（書丁或有又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作於）既歛之三日（歛下或無之字年友上）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或有其字葬上或有貫字葬下或無之字）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作事鄉慶原或作其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巳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作爲之）死而不朽孰謂之天（之或作爲其）巳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乎或作於文或作過）巳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巳虖元賓竟何爲哉石本無此再句今亦無）（從之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公從之又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以其說定上字作意之意下字作竟竟之意亦不諱其說竊意若果當許讀刻處是後來字誤而書者）不害遂傳此擧好事者又從而奉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得而藉口竟可笑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一無上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巳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盡下疑有如字）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長而或作方長）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能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或無嘗字師或作帥方以下文及出字證之）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刺又出絳州（綿或作綿絳之人或無字）自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或以病作以）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有（得下或有也字或是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然當然巳而果然（然或作然方從是字）銘曰惟古於詞必巳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賊方作賤）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方作學是）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巳亥（巳亥或作乙方云考書曆是月無乙亥也）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走或作往位或作泣）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弔或作韓氏）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

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

留。（下或有或遷二字）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方云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爲重復，然衆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所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嬀，豪州定遠丞；（豪方作濠，說已見前。按此誌在元和之前，去水爲是。）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鄮或作鄮）；曰友諒，太廟齋郎。

系曰：

先生之□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跡或作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箋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非或作分）闡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得或作有）卑讓肫肫，出言孔揚。（方云中庸曰肫肫其仁，注肫讀如誨爾諄諄之懇誠貌）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爲或作其）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上上或無上字）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方無公字，果下或有公字）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方從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韓說周廣俱乞骸骨荅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恐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以杭本之故，遂以爲未必然，而不察殊不可曉，今正之。李乙君晉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者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鳥或無賢字，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上方有孔戣字，今按上下文，多此字不宜有）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平或作平直，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上三[illegible]）（或無尹字）權知尚書左丞，明年拜右丞。（或作[illegible]）（[illegible]）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

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或華州刺史或在罷貢獻物之下方云華州乃獻貢之途此疏專爲下邽而言世綵史亦可改或無可食二字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寶曆元年以大理卿近處得詳識史外按使須後數有情患歟郡邑崔長官墮禮夫擾百姓長之如故元和九年冬寒爲文書令大其擾人個按實擇彼者燭小謹審實有勞言工大怒曲以不敬論學批戎元與中承入度受役甚切大理之寂州市立言了守者嘉以因擾奏奉者得之五坊司京脫宗實錄會要十參使之名發即此事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方作賂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或下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公一字之上更有口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或作之或有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觀下或有容字非是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武定或作定武類或作顛非是公屢言遂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

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此下或有焉字無非散字或焉字在散字下此上有少字方無耳字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計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明或作非是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常自或作自常北歸不載南物詩或作詞非是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下溫或作尊方云作溫質傳令荅見年皆從溫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溫也蓋以遵為異耶文按子已名溫質則非晚年從溫也城非要切不必強解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戣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世卅八吾見其孫世或作三十八方云孔子三十八世孫者非○今按銘皆以四言為句此字當作卅白而長身寡笑與言白或作自非是其尚類也莫與之倫

（或作邱）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王常侍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方無復字，吏部員外郎下或有職方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已見上誤），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改或作除，闋或作[illegible]），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可或作宜，或無也字）。日日語人。丞相聞，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illegible]）。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象或作像，今按方作學，[illegible]），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illegible]）。

（史紀放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或無矣字）。以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遣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出或作左）。（[illegible]）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饑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方無口字），按籍奏其狀，帀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illegible]），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illegible]）。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對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illegible]）。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政或作某，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

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皙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彥或作脩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方作乂哲方作常皆非是）方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㝡或作藏方云集蕃㝡櫝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侯表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元或作二方云考之史書作元年穆宗之正寫宰牛僧孺之爲人觀此語則知韓公於僧孺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牛相公未知孰是）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錫或乃方）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毋或作無我事下方有臣罪二字）居月使閒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免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

史（下方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還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下文不如還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還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君或作以）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告字非是又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陽或作梁）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所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二年按實錄馬總由撫以二年拜東平取今本乃二年今夏召還幽州作二年或二年也○今按方說雖其發定之本部作四年今姑從之蓋喪歸葬年月無所考也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襸或作食或無養字○今按養字主學謂曰以其飲食忠盡之養）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父某或作祖某父某）妻韓氏禮部郎中某

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千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顏以行子揭揭也世嗜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或作明闇）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方無者字或作此字銘以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孔司勳墓誌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折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illegible］吐或作抑方作抑首都也作吐非口今按漢傳言伏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所異）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汗或作汙［illegible］）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illegible］）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作有以）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方無者字閣本有唯字或無後出孔君字或出云字）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不應（應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原下或有字廣武原方作某［illegible］）（［illegible］今按元和［illegible］河南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上下或有［illegible］）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帥或作其［illegible］）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方非是）公尚留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君或作［illegible］）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

信惡盍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如至皇海州司户贈工部員外郎父去文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從蜀本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嫌皆公書志皆載三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來或訛戟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部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爲郎又非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爲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以方本無大刊宮但方誠諸本止載二世竊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署官前職實諸司數皆并是世表殘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爲得失恐皆未足以斷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玭女皆有婦道凡生（士書）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毋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

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致壞傷（方從坑本無傷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坑本偶遺不之信字使此銘爲韻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王評事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之方云戾力結切契苦結切字本作集適路文曰集多節曰謂之其集方古作漢誦贊滿傳集語云節○今按取下有字當以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因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方無以字）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或年上有懽喜字或無年字喜士或作喜事）乃踏門告曰（踏或作蹈）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狃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

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大史字）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其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翺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所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俟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諾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文）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衍或作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袖或作韜）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長或作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焉或作嚴字是）鐫石埋辭以列幽墟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不下或有寵字食上方有賜字云衣兒君子問人之寒與衣之聞人之飢則食之食與衣皆去聲讀○今按無賜字即不成文食衣當讀如字方說非是）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粲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反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方云姊記云王丞相外青味臺中觀君兩二兒騂羊皆端正可念）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無鉅谷二字）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翠或作蒼業或作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有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句未六字綏）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見乃義乙見字○今按荅本兩三句不可章諸本字當作亦不何言當有如字蓋誤寫耳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爲少或作少爲非方無○字爛或作瀾漫方作熳）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漢或無字）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可或無字）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病或作疾方作痛）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

欽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層峯或作容）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拏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京兆下或有尹字葬上或有而字）女拏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廿（初丁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選是丁戌春四）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市字絕句有以馬字屬上句而後十）（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方無而字）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下上方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方無敵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或作東兩方立此用拜手金貼大怒兩展其足也方無復字）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大益方作給書）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部）至汧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無大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與敵上或有以字）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

為大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或無焉字）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洎官兵迎天子廢人服而請罪有司（或下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嗚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之字） 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衞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或作以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天下二字）後以疾病辭於上前若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或作說已）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

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或上有辭字句）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或無日晏二字方本晏字作宣問日移下）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或無尚書字）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或無由字）由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或無士寧萬榮逐字或作無數方云考之本非是）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丁度）（或有使字）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衞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圍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者下或無至字是及或作與）及郊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或無初字）及翟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翟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其兵以縱中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文耳安士寧萬榮事令寢稍故其士卒之圖己而復加厚王寄上下文未見其背贊而篤之之意也矣以下文又亦厚焉加厚者乃不字之誤甚明方說誤矣）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復者至寒暑將至則加勞賜酒肉（上故）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明下或有宰字亦是二字方作時非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

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方云舊本多作蒼烏誤蒼烏瑞也瑞應圖有蒼烏）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請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無知字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闔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坊本作其非也）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妄勝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作全溪全澥方云據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謹

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
請垂編錄或無狀字謹狀或作獻上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
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
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
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
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
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
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
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
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

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
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
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
諶諶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
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
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
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
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
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

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邪諶雖巖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愼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又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illegible]

不待賣不即耕者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還猶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韓永州刺史崔公賜言事又具行太尉實蹟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今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太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illegible]一不可紀會任下名未達以致不罵非宜以一時爲請也史遷死避之復以遠在[illegible]身是之期爲吏志且非今吏[illegible]夕就死充從焉也第不能孤其事若太尉者宜使太史遷言朔輯錄[illegible]書客蘇今孫[illegible]窺向差等[illegible]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illegible]狀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西二字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非是方云董晉本官節之舊舊潮州[illegible]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鏁于河宵浮畫湛舟不潛通非或作柅不合或作弁合灌或作[illegible]不方作舟开方並發石本□今按上文意蓋言置鏁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鞫覽宣之爲故有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此今上既言置鏁所有文乃云舟用替遺刑是鎖爲此設而下寫亦不應著然字矣者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新不遼析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illegible]完其所親見則又安[illegible]非傳者之誤耶其誤之未盡著又於澤堂盤各等萬覺者韓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

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噭嘩，劫衆阻兵，懔懔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疵或作持）。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無此二句，方從閣本、蜀本。上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官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今觀之，其舒冥為最多，最為初也，不校之本，前已辨之。大抵皆閣藏書，不過取之見陋而若偽，要以官課。校之耳，豈可一精書不遇差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本，復壽之之，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從為改定之說，以誑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閑或作扞）。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從石閣蜀本從碑本。今按此亦方氏多從石本之。石不圖當據信字上傳寫字大誤，而此碑字亦未安耳）。河之沄沄，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在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燔或作焚）。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方從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有竢下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上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古者頌者，方從石閣杭蜀本如其亦作頌者。今按此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方從石閣杭本如此。或與老字下有作者。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下或有於字。其側方從石本，無其字。上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方云直音當也，史記陽里子甚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非。地藏方從石本，無地字。其人方從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洛下或有山字），涉淅湍（方云今鄧州有淅川縣，以淅水得名。今按淅音錫，其縣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

厥見也蔽或作蕨埃或作壞也或作之方從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方從石本無而字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方無一或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方無而字驅牧方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方誤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方本坐上有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上或有二字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方無者字○今按一人字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方作婦女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焉字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方從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馬蜀本同但又作虎閣李許亦有馬馬○今按此句三本皆元無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馬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牽方作奔或作犇字○今按奔謂奔而行者後者走皆即奔者爲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者則陸行方出水也不言細翹者顧者鳴者寤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二字非是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齧下或有者字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卄下或有猶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馲下同方云漢書子虛賦注橐駝者以其可負橐囊而馱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方復闕杭本用上有投壺二字而無罷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與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下或無人字藂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戚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

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

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本上或有因字為上方無始字人以下文見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

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

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

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

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

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丁寫國作身曰或有丞字）丞涉筆占位署惟

謹（惟或作唯）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

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

相訾謷（諺或作諺數或作數云謂諺語之所本者或作敖）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以天下之慢者言皆謷之也數所知也）以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

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泓或作浤迤或作迆）貞元初挾其能戰

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再屈下或有於字或作再進一二字當作再進而屈）

（方于時立貞元四年進士十六年方從中書字下復為李翱所稱先籍詞再進而屈）

（千人也今按此先籍佐李遜方從試且屈人下而屈字當作再屈）

（詞者甚少如此乃大年得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此屈其生人也然無所據故闕）

（天子傳聞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

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

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

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有然字余上方有喜字云喜）

（音許史切黃霸傳少學律令書為史當下方有喜字）

（之方作為文而讀通下句二為文丞當獨文且也）

（枝文丞不成文理方談之備敘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汶代…）

（文材）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與方挺一云從木一枝也）水㶁

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下或有吟字）有

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

愈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

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鶩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

今奇瑰秀成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

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

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

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

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

茲以娛觀望，依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奥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佐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税，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一本毀作撤字）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囂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一上終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敘事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東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溪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十月五日入六日歸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

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

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内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圉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横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温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緑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陰酒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

而深蛾山在野中無麓蛾水出焉東流入于滹水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方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異上或無當有爲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illegible])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illegible])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illegible])(方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論或作語非是)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無之字)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illegible]上或無雲字非是)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

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新或作笴歸或作師非是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霽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illegible]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illegible]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嵩或無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讀或作讀嘗字或無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偏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或作方作許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illegible]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作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illegible]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illegible]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十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illegible]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

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有洛陽及鄭方作及鄭云此序疑作於鄭京人愈與童子俱學於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丹上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第十年此時童子當年曾住河陽者墓先公拜老成文字當年於此時童子一年人邪今按及字諸本多作及字自洛東來可至鄭人以兒遊河陽故九月如及鄭童子未必爲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饋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賂或作路歌或作謌方云五都當從閣蜀本定蜀本誤作郡吏今本作號吏爲蜀其失遠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或作焉禮上作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同路二子之相識其敢處也故行以贈童子（與或作輿上或有也字是方云曹子建云魯國有子曰何以贈我好子其言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也字）也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上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而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葢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已上闕本有柳州愚溪序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送尚書鄭權序送水陸運使韓侍御運華歸所治序送李愿歸盤谷序五篇而

監本止有愚溪盤谷二篇餘在第十五卷中
今從監本按二本雖皆勝國舊刊而編緝稍
有異同或一文重出各卷或一卷而分上下
卷編次竟空數行而復起者不可枚舉今悉
參訂而改正之至于各篇題下或有音釋而
删去之者因篇中事已顯白不必複見故從
閣本也餘倣此

送李愿歸盤谷序（方云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之字洪氏石本無今刪去○今按兩石本不可據說見下方從樊氏石本辨證洪氏石本皆作爻方云樊氏下本作有○今按設書者以石本之不可而取其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足知其列又未知其孰是也矣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爲無理故今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施于諸本于作於方從石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爲上諸本有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從所爲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從石本闕作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方從洪氏樊氏石本○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見所謂石本者之雜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爲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戮諸本作殘從石本）（作有微今本作不蓋本作井蒿辟樊石本作去）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方從石本闕如此）之泉可濯可沿（石闕抗本沼作湘方從蜀本以洪氏以爲作相者石本沼作湘方或從蜀本）（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或以蜀本叶上沂古韻因多以叶韻往往以詩七月易恒封小象考之稼叶可土叶古所獨相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沼爲下沂作沿爲故與此同義本只以沼爲正○今按方以古韻作沿含所佔之石抗闕本而去相從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爲說又以本朝今所傳筆解爲韓公本眞也）

又按洪云石本在齊蕭張端家皆缺多不全惟可識可般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碑城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槩只爲從盤字耳正使實然亦不足與其說詳於下條云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從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殃本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離騷云央盡也巳也方又云此文如業作棄俊作嗟華作冒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此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本多復石本而癸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本同者亦或無理末可盡信按歐公集古最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如在之以爲皆說其小失不足板也蓋公此言最爲通當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二如水照况矣堂詩于巳論之南寄窮鄭統律碑之暫寸然其謬于考所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噤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徜或作且

八 全上六十下　十八

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總字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專心一力或作竭心力專或作竭一或作壹方云專旨究切專也圖語導木事末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於政或作于政方云謂張弘靖被囚田弘正爲下所殺史憲誠皆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或置上有署字方云此謂崔羣爲王智興所逐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方從石本去口今按文勢又當一句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事實首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爲誰耶又大凡爲人作文身或有所未到則無由親見其事刻既有此又以毁之重勞遂不能改其之方非獨古爲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者蓋親見在曲從今此三本皆不誤而反爲石本所誤甚可笑也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方云曹濮於鄆自爲一句或作於曹濮州是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或作佯佯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横而肆或無以字或作而憾二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也或有下字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之字及封公或作鄆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

八 全上六十下　十九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勅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者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

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不或作有及我寇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蟊節根之螟蟊或作蝥音義同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箴或作剬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師方從石本作師○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知可也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木告古音也令有于學二讀公獨孤郁嘗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駁萬物將卜畢分號勿摎為物將卜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宮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矣才老桂音哺警二書其說是詳駭木叶讀如管子宮如牛鳴益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一證也亦聽程可久曰吳流雖多其例不過四聲至用切響道用二除而已此詩得之妙適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書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正宗卷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上

詩歌

康衢謠 堯時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云云堯問之曰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云云

南風詩 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云云

卿雲歌 舜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尚書大傳云云

麥秀詩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云云狡童者紂也民爲流涕

采薇歌 伯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事見前伯夷傳又周辛甲虞箴祈招詩已各見前卷

飯牛歌 甯戚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飯牛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云云。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扊扅歌 百里奚妻

百里奚，五羊皮。炊扊扅，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為。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云云。問之，乃其妻也。

朱儒歌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云云。

築者謳 宋人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左傳：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云云。

去魯歌 孔子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史記：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祭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云云。桓公謂之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云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朱文公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殆，危也。接輿蓋知孔子，而其趨不同者也。

滄浪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孟子云云。孔子曰：小子識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其自取之也。

獲麟歌 孔子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孔叢子

曳杖歌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記：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云云。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以上古辭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姑錄之以俟考質。

黃鵠歌 魯寡陶嬰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列女傳：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云云。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紫芝歌 四皓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 皇甫謐高士傳云云恐未必當時作也

右書傳所載古辭

詩

五言與蘇武 李少卿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得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蘇子卿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凉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廻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兎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苦寒行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魏武之詩見於選者有短歌行及此篇短歌之辭無取此之者從思觀之杜康始釀者上今日怖有杜事幾於諸友周公吐哺爲王室致士世君扱之致上矜爲隱美詩羅僕又有獨不篇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王表帝身聖賢北裔以鐵如意擊唾壺爲之缺豈非二人之心事若合符契故其慕若是之深耶今皆不取獨此篇猶有憫勞恤下之意故錄之

善哉行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雊猴猨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回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文帝詩之入選者芙蓉池居其首末章云壽命非松喬安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其言何以異於秦二世東焉識具不能濟志存道克廣德心信矣哉此篇末語下之意以其中有可樂者然錄之

雜詩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廻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緜緜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

息斷絕我中腸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七哀詩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送應氏詩 曹子建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盧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一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其二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其三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寒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其四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魏志

曰武皇帝子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其五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

箜篌引

丙 文選云 [illegible]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illegible]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雜詩

[illegible]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illegible]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illegible]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八 [illegible]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

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
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撫視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
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
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怨歌行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
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
居東國泣涕常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
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

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
別後莫相忘

贈從弟　劉公幹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
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鳳凰
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
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雜詩

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
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自遊觀方塘

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能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詠歌　阮嗣宗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
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
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
生憂思諼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
石交一旦更離傷（交甫翰曰二妃交甫千載不忘今金石之交一旦離絕如敗絕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翰曰言秋風吹飛藿之時盡桃李之華實既盡枝葉又零落無復一意可翫）繁華有憔悴堂上
生荊杞（言有繁華也）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
況戀妻子（濟曰榮華上古之人尚無保身之暇況戀妻子乎）凝霜被野草歲
暮亦云已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
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畛當爲畛揚子太玄注曰畛界也說文曰陌田間道也）

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頼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日光約良辰何許言世路險難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周頌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一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以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急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璞曰蟨音厥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爲鷰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秋胡行 嵇叔夜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莫之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有有字恐當作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贈人從軍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泰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荃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也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詠史 左太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

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
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
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耳持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馮公豈不偉
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
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終不肯受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臨組
不肯緤對珪不肯分王逸楚辭注緤繫也連璽耀前庭比之猶
浮雲
濟濟京師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

文選正宗卷十五　十六　亭

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南鄰擊
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
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
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峩
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遊被褐
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招隱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巖
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
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其白雲停陰岡丹葩
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毛詩曰黃鳥于飛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
簪
勵志　張茂先
大儀斡運天迴地游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儀成形之始謂之儀四氣鱗
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日與月
與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二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玄

文選正宗卷十五　十七　亭

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三　雖有淑姿放心
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
斲終負素質　其四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淮南子曰楚王遊于林中有白猿王自射之猿搏矢不能中於是乃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何者誠在於心而蒲盧縈繳神感飛禽列子云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即此也末伎之妙動物
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其五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
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力來既勤藨蔉致功必有
豐殷　其六　水積成淵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冥山
不讓塵川不辭盈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

其壁勉爾含弘以隆德聲其七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
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千
里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殷下起謂猶拘部疾君巳皆七良勇子窮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五于服千里之成也而不楚原千里何也日子纓成良貧運韋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韓千學之行令臣纖不月光於卩禺本之一也後擧盡見臣不擇者是續未長也丫日之㔾蘇刀長常聚爲累矣八墳淆寄鷲亻修德如千里馬也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若今受孺若泥在鈞進德脩業暉光日新隰朋仰慕予
亦何人其九

荅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爲徽纏文憲焉可踰恬

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
灑清風奐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illegible]又曰[illegible]日屬素也衰疾近
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
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
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
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
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
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雜詩 傅休奕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
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
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王逸楚辭注曰箱序之東爲東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
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
流光

七哀 張孟陽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
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

過一抔便房啟幽戶一抔猶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曰便房冢[illegible]中室也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
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籠荊棘生蹊逕登童豎
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昔
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
秋風吹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
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漢書云日

衍札陸謂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栢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蟋蟀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

詠史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坐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雜詩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易通卦驗曰立秋蟋蟀鳴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illegible]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illegible]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illegible]尚書[illegible]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乃所謂九州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於是有大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際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羇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illegible]舍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illegible]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illegible]

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illegible]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補亡　束廣微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illegible]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于子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烏也毛詩曰…

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言孝子養父母常自潔如白華無點辱…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倩倩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結古字通

陸陽侯詩…

凝風飄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夭…

…無大無小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誡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招隱詩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陵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
不再陽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
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
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塘上行

五言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
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四節
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
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
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扶風歌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
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
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
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
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
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
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
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
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遊僊 郭景純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
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
臨上游駕鴻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
蝣輩寧知龜鶴年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上

詩

停雲　陶靖節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牕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一作朋親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時運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飲獨遊欣慨一作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一作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一作稱心易足人亦有言揮茲一觴一作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顇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一作悵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一作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九日閑居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一作解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一作春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一作簷桃李羅堂前晻晻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一作跡桑竹一作餘殘朽株一作殘株一作朽木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一作木清且淺遇一作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一作屬日入室中闇荊薪代一作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一作望三益

遊斜川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一作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飇開我襟一作心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

斟弱子戲我側（一作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眞復樂聊用忘
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
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
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
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賢
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疴不獲俱路若經
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
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
人乖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
來苟冥（一作且）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
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一作步）千里
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夜行江陵塗中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一作雜）
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
役不遑寐中宵尚孤（一作向）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
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
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一作[illegible]）
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一作人）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
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
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
我情濁酒且（一作思）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西田獲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
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一作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

體誠乃疲癘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散一作啟)顏
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
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一作趣)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
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
(一作訐訐)百年內持此欲何成(一作君豈 一作餘忽)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一作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
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一作忘)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一作達)世
情一觴雖(一作罷)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
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
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一作知)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爲
(一作何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
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栖一世

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
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迴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
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
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
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
迷所留(一作之)酒中有深味(一作多眞)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
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一作拂衣)歸田里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一作)以
止(一作何以上 一作楊岐)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
鳥雖不至禮樂暫得(一作新)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
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
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擬古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
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

柳亦衰遂令此言負（一曰時沒身違行）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
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
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
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
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
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
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
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
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
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
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道一作）近張掖至幽
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君一作）行欲何
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川一作）
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
地為（落一作流）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
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
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異一作）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予（余一作）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擲一作）人去有志
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憶我（昔一作）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輕一作）翮
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
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
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宿一作）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
人懼
昔聞長者言（老一作）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
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
傾家時（持此一作）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
置（事一作）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
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一作冬足之大布麤絺以應
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
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久復來歸一作未夕
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
悲一作告一作當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
壺絕一作無餘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一作素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
音重華去我久一云重華久去我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
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
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
旦壽命盡弊服仍一作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
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因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

○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詠三良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
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
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
難一作心忘君命一作顧安可違臨穴罔惟疑一作役投義志
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
衣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
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
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
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
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
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

耕亦且一作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
覽周王傳一作典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桃源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
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
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一作良絲秋熟靡王稅荒
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
縱行歌斑白歡游一作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
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

文章正宗二十三　三三

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
方士焉測塵囂外一作塵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楊文靖公曰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后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

登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虯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怍爲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
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池塘生
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
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石壁精舍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斂瞑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
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
磷謝清曠疲薾慚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
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

文章正宗二十三　三四

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
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枌檟
無令孤願言

初去郡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敘傳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爲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竟會有遺詔或可
倖貪競豈足稱違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
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
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

疾隱居，不畢娶，類尚子；瀟遊似邴生。稽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爲子嫁娶畢，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勑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漢書曰：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促裝反柴荊。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illegible]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illegible]東觀漢記曰：黃金印[illegible]

資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鶩脩坰。溯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韓子曰：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illegible]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保之也。[illegible]

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

田南樹園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群木既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illegible]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illegible]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迺歸山川，心跡雙寂寞。楚辭曰：野寂寞兮無人。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illegible]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石門新營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

凝瑤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楚辭曰：[illegible]今木葉下。又曰：攀桂枝兮聊淹留。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俛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illegible]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霞。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秋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耿介繁慮

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筭雖好相如達

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illegible]託疾避患蔑此卿長 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後漢書曰鄭玄字仲寘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illegible]後漢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illegible]乃辛[illegible]合[illegible]陽[illegible]書以[illegible]其身故人譏為白衣之書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

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頹

魂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各勉

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

古患切

五君詠 顏延年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臧榮緒晉書曰籍[illegible]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僊吐論知凝神

[illegible]

聚死灰是其神凝也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

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

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臧榮緒晉書曰靈常攜一壺酒 頌酒雖短

章深衷自此見伶著酒德頌[illegible]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illegible]

[illegible] 郭奕人

已心醉山公非虛覯[illegible]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illegible]

[illegible]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illegible]

[illegible] 交呂

既鴻軒攀嵇亦鳳舉[illegible] 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東武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

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illegible]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

七奔馳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㹠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韓子曰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鴈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月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踡縮如蝟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謂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魏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絶將去復還訣一夕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白頭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

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史記汲黯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也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郡齋閒坐答呂法曹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

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夜發新林

太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漢書歌曰月穆穆以金波[illegible]也張揖漢書注曰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武帝作建章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之宣城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illegible]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也今於犬豕肥以取之遂禍必矣其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晚登三山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爾雅曰鬒黑也

直中書省五言蕭子顯齊書曰朓轉中書郎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東宮舊事曰窗有四[illegible]綺文錢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illegible]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陵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illegible]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驂鸞乘流畏曝鰓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illegible]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中故臞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

遊東田

慼慼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楚辭

已菌閣芳蕙樓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別范安成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韓非子曰六國時韓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權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漢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爲石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谷永曰夏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遠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感寓詩　陳伯玉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

聖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談一作詼譎誤時人。先天誠爲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嬴禍發其親。赤精既迷漢，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深居觀元化，悱一作動然爭朵頤。讒說相啖食，利害紛㜸㜸。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

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無一作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嬴盈一作搖一作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奈何窮金玉，彫刻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過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玄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久陵遲。一繩將何繫，憂從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爲塵所欺。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一作如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為累歎息此珍禽

昔日章華宴荊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揭來高堂一作唐觀悵望雲陽岑雄圖今何在黃雀空哀吟

○可憐瑶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豈不盛光寵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

揭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先冤衆趨明所避時棄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為洗心言

詶暉上人夏日林泉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流雜樹石室千年古林卧對軒窗山陰滿庭戶方釋塵勞事從君襲蘭杜

古詩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蟾蜍薄太清蝕此瑶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為惠妃欲立為后潘好禮秉止之太白詩意似蜀子用月喻天下而食於蟾蜍月以況皇后蟾蜍以比武妃則皇后蝕蝦蟆得志促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蝃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紫微帝居也蝃蝀淫氣也喻貴妃也蝃蝀入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以喻君也貴蕩也月蝕乎蟾蜍則日昊於蟾蜍則兩曜兩是萬象皆昏亂無主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陳皇后以姤別在長內官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沈歎終永夕感我涕沾衣按楚辭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素婢擬鳳詩云桂芳從有蠹失寵在殿居言桂木辛石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罰之者桂一蠹其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為之末數哉

秦帝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雄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萊徐氏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然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蟣蝨生虎鶡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莊子

云昔者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麻姑云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歎息冥棲巖石間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材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三戯是紫令人飢皐居猶行樓春天津橋北長安世王童張至洛陽留基行街史李也邊坐陌於天津橋洛陽此閭弱花卻焉同皇以宇晉飲爲錦花任防以苔草爲發悲花之緊云三月之寶人見桃李爛漫春也提落歳物傷化陽邑之嚴至于日暮花已零落聽逐東之亦左太丹當又倪俄生榮華始萎復畏林人於塚進臣如是耳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故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陽一作上餘輝半城樓在東京洛陽宮皇城西南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歎息綠珠成釁讎何如鴟夷子散髮棹舟一作扁舟[illegible]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悽然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裊裊桑結葉萋萋柳垂榮急節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且

復去惻愴何時平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春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 [illegible] 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莊子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莊子曰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乃可見）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又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而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焉）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羣（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illegible]）東海沈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illegible] 魯仲連曰 [illegible]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望見紫氣 [illegible]）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illegible] 天為之降霜 [illegible] 庶女 [illegible] 以誣寡婦 [illegible] 天 [illegible]）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嘆息流淚空沾裳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淅瀝綠豔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illegible]）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

巢燕雀，枳棘棲鴛鸞。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陶淵明有歸去來辭。馮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去來。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宋玉九辯曰：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求食。餧於偽切。即此意。鵷鶵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嵇康詩：朝食琅玕實。焉能與群雞，蹙促爭一餐。朝爲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瑶水闕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八荒馳驚飆，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龍鳳脆網罟，飄颻將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獲託乎，吾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豔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飋。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妒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卻哂趙王璧。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離矣。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齊瑟揮東吟，秦箏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女邪佞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瑶臺鳴玉琴。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

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我行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綠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樵牧徒悲哀。

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易變移。丰浩強然諾，寸心猶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空池。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

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颻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挂席移輕舟。月隨碧山轉，水合清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

後浦沙明暾前洲懷君未可見望遠增離憂

送韓淮裴政孔巢父還山（淮一作準 政一作正）

獵客張兎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韓生信英彦裴子含淸眞孔侯復秀出俱與（以一作）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余卧盤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展時時或乘輿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悵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蘿逕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留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壞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羣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顔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峯頂先繞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淸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雲歸碧海夕鴈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擬古

青天何歷歷明星白如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窗懸淸光遥夜一美人羅衣霑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弦聲何激烈風卷繞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起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君爲女蘿草妾作兎絲花百尺託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合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淸香兎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若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眞淸都綠玉樹灼爍瑶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送紫蘂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豔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綠一作緑）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

賓天地東門有二蹤愚夫同死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
悲苦塊然涸轍魚
遲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頹西荒太
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鷙鳥非越鳥何爲眷南翔惟昔
鷹將犬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北斗不
酌酒南箕空簸揚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
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
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
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
寧誤俗昧者難精討尒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
玉壺藏身以爲寶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
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
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仙人騎綵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遺
我綠玉盃兼之紫瓊琴盃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二物
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盃勸天上月風月長
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
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
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羣越鷰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別久
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
高山化石竟不返

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臥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
窻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
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濁一作太陽前星遂淪匿一
行佐明兩欻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
合元化茲跡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則一作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閑時蕭灑終日夕陰
生古苔綠色染秋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
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雁
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歎離羣離羣心
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輝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

步珠淚濕羅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恥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洒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卧名山雲遂為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峯泉潄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惜鸞鶴栖方秋風滅蘭蕙歸寂緬思洪崖術欲往滄海島一作隔雲車來何遲撫几空歎息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浦霜空雲夢田瞻光惜頹髮閱水悲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郢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靜寒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斷令人愁

春日獨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且對一罇酒澹然萬事閒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悲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望廬山瀑布水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千里歘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拂沸一作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且二句一本無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杜子美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坡云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豈稷契輩口中語也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趙云指言明皇御幸之[illegible]也嵽[illegible]泉[illegible]而不安也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趙云蚩尤[illegible]尊之[illegible]也寒[illegible]空[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言也其多也 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趙云瑤池以比[illegible]羽林[illegible]衛之軍也言之如林[illegible]聲之[illegible]戛 君臣留懽娛，樂動殷樛嶱。趙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聲[illegible]之宣發[illegible]易[illegible]其[illegible]也

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趙云[illegible]申[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趙云衛青霍去病皆以[illegible]戚而貴以比楊國忠輩 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趙云官渡涇渭二所置官渡也 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按唐志安定郡有崆峒山比[illegible]涇渭則因經度[illegible]來之崆峒其狀如崆峒山之來崆峒以永爲固不能不[illegible]之蓋有[illegible]起[illegible]有來之理矣既以永爲[illegible]也又可[illegible]言其[illegible]人往矣此[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趙云此六韻蓋叙見家所遭之[illegible]也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趙云此三韻[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也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趙云此[illegible]言[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十六韻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石[illegible]大如一此[illegible]詩[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其所以爲古今詩人之冠歟

北征　趙云至德二年公自鳳翔[illegible]家在鄜[illegible]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illegible]

菲甫上言瑲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家固爭瑲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放甫歸鄜

省家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躬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趙云甫既得往而不恐軀去其君尚恐君人有過舉而當諫諍之君誠中興主經緯固

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趙云中興主指肅宗也東胡指安慶緒也

舊注云祿山大誤蓋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已弒其父祿山而襲僞位矣揮涕戀行在道

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

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

明滅時肅宗在鳳翔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

水中蕩潏邠州古豳國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

文粹集示二十丁　四十一

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何悅山果多瑣細

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

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趙云桃源在鼎州唐書有記有詩今

因見果實而思之也坡陀望鄜畤谷巖互出沒趙云正望其家之所在也我行

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

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

民殘害為異物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拔歸仁日公以二十萬一日覆敗將見安

祿山歸執降賊以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

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

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趙云見耶背面啼使耶字乃出文選詩不襪即裸足

女聲崇賦脚不襪王褒以為轉石於千仞山之勢床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

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天吳水神也山海經云丹穴山有鸑

鷟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是紫鳳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趙云天

短褐字長短之短按舊注云貧者衣短褐顛倒在裋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

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

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

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

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

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

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

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

文粹五六十一三下　四十二

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趙云

回紇之兵上欲倚其破敵然議者見為害宜以氣欲奪之伊洛指掌收西京不

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趙云時王朝以為官家自有收復中原之理

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必專用回紇之兵也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

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

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菹醢

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趙云褒姒妲己也此言貴妃也

鑿云議泰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乃歌武帝山川之景是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禍君之罪若是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以夏商之衰周漢獲

再與宣光果明哲趙云蓋謂古先亦有衰亂而今日中興之跡別與其跡別者何也所臣如嬖咸忠既誅其黨與夫勢而蕩焉矣且與古先別之一也夏殷亦衰矣而褒妲不誅上皇乃斷割情寵而誅之妲此與古先別之二也褒姒妲己褒姒周所用於夏殷句之下乃公命語簡決自反小說耳桓桓

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趙云東坡先生上書語古曰此句詩云桓桓陳將軍此謂陳元禮也按[illegible]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趙云按大同殿在南內興慶宮中[illegible]曰獸闥考之唐志無此名惟漢未央宮中有白虎門[illegible]豈公借用以爲比耶大意喜乎駕歸長安也

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玉華宮趙云宮在坊州宜君縣玉華九成皆公歸鄜之所歷者也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趙云貞觀十年太宗所作今詩云不知何王殿[illegible]人無道之君以身中早爲公之微意可見矣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

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

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九成宮趙云在鳳翔府麟遊縣又按此宮本隋之仁壽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岌嶪土囊口立

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

長松倒揭嶭桅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

家帝製此今頹朽楊素爲隋文帝營仁壽宮素規模壯麗文帝怒曰素爲吾結怨天下素懼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封倫曰毋恐言至當免既而果然雖無新增

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趙云上言隋以鑒唐也[illegible]

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

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趙云守者保也天王我天王守于鳳翔發兵用此字也太白山名守之爲義正言肅宗在鳳翔也舊注引說以守爲守以太白山爲太白星失矣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

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理偶然遂隣人

滿墻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今齊夜語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知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illegible]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

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

禾黍收已覺糟床注趙云一作黍秫收極是蓋黍與秫[illegible]

事如此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趙云此詩一篇之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故兵詩者以此與善詩者以此

新安吏王深父云乾元二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潰于鄴城不立元帥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在是時也東征之人有怨於君之命令東師於救之者出於征戍如詩之所賦其責在上不刺哉然而蔽罪於藩鎮處得無故乎美焉

八文苑英華作□□ 四五

客行新安道新安縣名喧呼聞點兵古樂府詩點兵見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卽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趙云公詩所謂盡古相州之敗九節度兵各引還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趙云子儀事上誠御下恕寬厚得人故公有父兄之稱

潼關吏王深父云安祿山反哥舒翰以潼關擊賊翰敗祿山遂陷長安其後收復長安頗增飾餘論此詩蓋刺非其人到關以憙之得其人雖有險亦足恃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趙云世有號丙清詩第者云杜詩如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高大也大城欲堅如鐵者此得不言之可笑小城卑觀之勢不堅如鐵此世說所謂急也全城無可攻之勢而潤州城號鐵甕城之義也觀者若言有萬丈之高其長亘百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遠方易守□□□□□□□□□哥舒翰以潼關之眾出戰敗於靈寶西原為賊所□□□□□□□□左右之華陰桃林之□□□□□□□

四十六

八文苑英華作□下

唐乃陝州之靈寶縣哥舒翰守潼關賊將崔乾祐所出兵引兵東出靈寶西原□□□□戰由關門□□七十里南薄山北阻河乾祐據險設伏翰以兵十八萬為所敗其亭長以為□□□□□入關□□□□之□□故言為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哥舒翰戰敗而歸降於賊

書祿山偽署翰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為哥舒翰不死節後為安慶緒所殺

石壕吏王深父云□□□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獨急其老弱鰥寡為關左之戍不若也嗚呼其甚矣哉

暮投石壕地名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

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王洙父云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出於形名則一切便事而已此詩所悲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余是以錄之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趙云兔絲當附松柏而乃附蓬麻為不得其所矣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怱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趙云河陽孟州之縣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薛云前漢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趙云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善事新姑章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趙云將字乃百兩將之之將蓋嫁時所攜物也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漢李陵與單于戰曰陵士氣衰而鼓不起者軍中豈有女子乎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趙云不施羅襦而洗紅粧言君子行役不反如詩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之義也

垂老別 王洙父云軍興之際至於老者亦介胄則又甚於閭左之戍矣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

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趙云[illegible]此詩作土門杏園皆所以待史思明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無家別 王洙父云先王子惠困窮苟推其所不忍之於其所忍焉天下無家窮之悲矣此詩何為作乎

寂寞天寶後天寶明皇年號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趙云天文書蓋以春分秋分日出卯入酉而夏至則出寅入戌冬至則出辰入申以夏至之出寅寅東北之地也中街者午也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則天氣至故蒸熱也上蒼久

無雷無乃號令乖之[illegible]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illegible]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眦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illegible]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illegible]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留花門[illegible]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illegible]

[illegible]指白日進營地左輔百里見積雪[illegible]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illegible]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illegible]大旆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illegible]

塞蘆子[illegible]

五城何迢迢[illegible]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illegible]荊杞思明割懷衛[illegible]殺西未已[illegible]嶠嶇蓋虛爾[illegible]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二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

朙行速如鬼時官兵只東汁收復兩京亦不知鷹子之可塞公亦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

義鶻趙云此篇紀實事以垂鑒戒之詩也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折老拳杜補遺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及貴使人召陽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晉書載記吾實疑杜詩老拳無據及讀勒傳乃知出處云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用激壯士肝

晦日尋崔戢李封趙云此篇所以嘆亂事耳下段因以感憂而寄之於酒以官遣也當春有事乎田畝之際而甲兵不休憂國念君不能無累乎中矣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有一作竹頗脩脩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氏趙云葛天氏不貽黃屋憂屋憂一作黃屋言古葛天氏自當絲之以不貽黃屋之憂言不貽黃屋之憂以善言葛天氏之民想忘其君而弗念所以阮籍輩自藏於善身耳忘其君而以存者公方以憂國念君為心可奈何則其言此者云高舉時天下大亂故將遺之耳不了全身遠害也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鯨謂盜賊之縱橫如長鯨吞并九州也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四郊蕭蕭增春華青熒陵陂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趙云言飢豈無涯乎盍有不飢之時矣干戈雖橫放慘澹鬬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商山四皓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往者東門瓜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後漢逸民傳漢陰老父者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又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後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滄

海有靈查（[illegible]）……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illegible]）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鬔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尊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illegible]）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illegible]）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illegible]）

[illegible]

詩

遣興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趙云莊子云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又為蔓草纏。（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趙云使公孫志高堂不求邊功不賞邊[illegible]矣）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耻將，三軍同晏眠。

又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趙云舊注指為雁門馬邑[illegible]）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illegible]）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illegible]）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illegible]）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illegible]）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illegible]）

邦君搏木工斧斤二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想巢生數十日彿道圖門成上其頂作茅舍岡上巢旁趙云公題是遺與見諸樊以戰伐之功富貴驟於而會者寂寞既常對之以秋成當飽可免憂餒又斯之以時來展材力亦當富貴々以先者為如何後者外隱也又終之以鹿皮翁之忘機則豈覺富貴之先後哉鹿皮翁公自託耳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趙云白坐永王璘之累長流夜郎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趙云白謫在南其所歷皆乃楓林也在秦與公相見故其去又歷關塞也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宋玉神女賦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明月舒其光西清詩話云李太白見司馬子微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仙人其居超邁矣可想後世詞人狀者多矣未嘗見之真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與味之至甚之下相見恩承此與今太白傳神詩也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趙云蓋言游子之羇繫不若浮雲之蹤跡也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天然多風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趙云此公閔白之顇也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纔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腳，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稽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趙云公言平生有一杯酒欲見我故人與之相遇而飲今不可見矣故有相望無所成而天地變移以言時事之反覆矣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遣興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稽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趙云稽康與呂安相善二人素為鍾會所不喜安以家事繫獄辭相證引遂死東市此康不得其死也後孔明為劉先主所知殊其卓邁起之為國相其志音也公言嵇康之才而不得其死者不皆不遇耶而孔明幸而知音者遇不思而已又如壟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趙云歎松有霜雪幹不可為枯木矣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後漢逸民傳龐德公者南郡襄陽人也未嘗入州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冠一分散饑寒未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隨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皐間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慼非朱顏

遣興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illegible]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趙云言銳上有金爪之[illegible]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趙云言貴人之[illegible]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趙云[illegible]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illegible]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趙云此篇全爲蕭至忠而言[illegible]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趙云因陶潛而有所譏故作此詩非直[illegible]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illegible]

賀公雅吳語[illegible]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言知章乞爲道士故云黃冠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淒涼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情煩[illegible]春雨餘甘蔗趙云[illegible]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趙云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末句見[illegible]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耳

前出塞趙云此詩與後出塞皆代邊士之作也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杜補遺三秦記曰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嗚咽水又云東人西役升此而顧莫不悲思其歌云隴頭流水流離西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趙云以壯丁於役而刀傷手久處邊土之辛苦尤甚腸斷聲咽此言心然久戀欲不忍直不得也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趙云此指言吐蕃之兵也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人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趙孟子云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者好大喜功之士觀公之詩豈不甚愧然乎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趙云王粲從軍行云黃塵風山月唯有浮雲之邊寒實悲也人說沖天於斜月往來西北浮雲蓋寒之意征也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楚王命鏌鋣鑄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乃以雌而以雄進劍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群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憶其雄也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武帝使霍去病將兵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所獲曰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一勝何足論趙云此言士卒有功而不論蓋當時主將之無故邪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趙云此又代士卒中有功而不敘論之詩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趙云遠戍客少年行贈寶劍也朝進東門營趙云此言河陽府士卒東門營自是發遣士卒處東門之營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趙云士卒之多則有萬幕各有部伍之人各相招以居其幕故也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趙云但見月懸中天正以夜靜而人不喧譁則令嚴可知也東坡詩曰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去病為嫖姚校尉嫖姚勁疾之貌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趙云守邊保其疆場而已重高勳則邀功而生事此後世所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趙云六合一家無患四夷則四夷之軍孤如此則不必用兵而尚用兵之處矣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趙云大荒之地皆是所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趙云玄冥北方之神玄冥北此言盡去玄冥所主之地也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
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
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趙好嘉功李林
甫任蕃將以開邊嘉功之弊至於卒貴而宥驕如此不亦可罪乎

發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
源十月交天氣如涼秋趙云漢源屬同谷郡大抵美同谷風土多暄和於上非九月
十月之交去秦也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
良田疇趙云栗亭蓋同谷地今成州也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
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游此邦

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
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趙云以景難言之所
谿谷無異石以地利言之則塞可姑微收皆不足以慰懷抱所當去也日色隱孤戍烏啼
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
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
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
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
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鳳凰臺趙云此篇因山名鳳凰臺乃思鳳有瑞在上恐其飢渴而起意思有以飲食之庶見其為瑞於世也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石
一作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
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
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
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洪猷再光中興
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
僻無網罟水清至一作反多魚水至清則無魚蓋所見而反用好鳥不
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
鬬巨猾何時除趙云若言東京之東郊安史之兵所在故鄉有弟妹流落
隨丘墟趙云前篇所謂有弟在遠方有妹在鍾離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
廬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劍門趙云此篇歎地險而恐負固者也不主在德不在險之義古之何則得有自而國為一國曰古諸侯則有在德不在險之義若可海一家統於天子則為劍門者特方面之有險要可恃所恣乎負固也

惟天有設險劍門關一作皆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

向趙云先言地珍雖盛而為中原自然之勢然所之以雄抱西南而在角之向東有面內之義宜欲使之辟遠[illegible] 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趙云兩崖崇墉倚言其形勢之所[illegible]趙[illegible]其珍產之[illegible]為[illegible] 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趙云[illegible]夫莫[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一夫[illegible]萬[illegible] 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illegible]趙云西南岷山是也珠玉走中原而蜀有[illegible] 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illegible] 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趙云人之氣陰陽與沴之氣[illegible]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群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趙云雰霑言大雨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illegible] 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illegible]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illegible]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illegible] 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illegible] 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麄席塵媿客茹藜羹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illegible] 偃蹙龍虎姿主當風雲會[illegible]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趙云古歌[illegible]

一曰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鵾雞志亦滿，養子穿窟（一作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枯椶（此詩傷民困於重斂也。）

蜀門多椶櫚（一作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軍需之費），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啄，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趙云：官椶一物，以學江漢之人，言江漢之人……已……所要……而用……然……近死者即已……椶之氣已羽多而新死，生者可自守……椶之……末……者……遺表也……又著……而合矣。）

枯柟（此詩傷絕材者老死丘壑而不見用也。）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趙云：楩柟，崢嶸貌……其枝之高大矣……用此……）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萬孔蟲蟻萃。（趙云：古……）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趙云：……舊本作凍雨。）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趙云：公又云黃鵠……天雞……）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趙云：氾勝之書……）

之元重任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趙云：……公憂閭愛民之意見矣，所以望於韋者以此，公之所遠慮也……）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今來本吏，自此無顏色。（趙云：錄事者一州之紀綱。）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守得柳）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游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户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

是云此段言自托向晚朋從之歎然有行與然登兵高巖及壽鏑未足以慰沃吾欲去之心則三峽從為雷巫之弊而已我之所憂則在盜賊之夢而衣冠奔逃至尊未知消息也此時者隔京師代宗巾狩而地遠所未知也終作適荆蠻王粲詩荆蠻非我鄉于荆宜遠身適荆安排用莊叟居常處蠻以運待終處順故安排趙云莊子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注安其推移而忘其變化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一趙云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春秋說題辭南斗為吳

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寄題江外草堂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痾遣所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趙云以乾元元年十二月末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明晉魏以來之語唐民間多有之中秋斷手為一時本部庠化其年手書所著宗云至於玄堂已成不知者手言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以趙云錢五林工經營云窄百萬形勢之宜直方面臺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趙云會心之語見世說謂左右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古來達士志寧受外物牽元澤云寶達之士不拘於外物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陵風煙事跡無固必幽貞愧雙全趙云木雖有固必非幽人之貞易曰幽人貞吉故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趙云公有四松詩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今此懷念之

述古此詩傷賢者不得志也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趙云公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今有不愿常勢若羞與眾鳥群此與劉公詩同意鵷鶵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莊子曰不飲竹實也其色白如練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趙云四句以結一篇之義取而言鳳以無竹實而飛去喻賢者進退之義也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莊子膏火自煎也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趙云市井之利以譬商鞅之任末也農之利以譬舜之所本也左傳云鞅刀之末將盡爭之人事在務本之種利以穀為本者養其子云以勞為利而自煎其人之京國衰亡何以異矣張以刑為本故舉十六相而勤勞之勢得其時矣何必當為作力者云勞役而足豈復勞之事乎性也當為作賦以勞為主故為之事自然勞以務本為主故舉用賦邪愛夫擾之

過郭代公故宅封郭元振代國公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元振為通泉尉任俠放肆嘗鑄錢掠賣部中口以餉遺賓客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群公有慚色趙云此敘代公平生也公初為尉任俠使氣勞去下公

旣如盜鑄挾门所謂桒復晩劉放意者也先天二年以

兵書同三品蕭至忠竇懷貞等排太平公主謀逆明皇

發兵誅之[illegible]登承天門[illegible]兵誅蕭竇等[illegible]

公[illegible]

賣蕭與夫定策神龍後[illegible]

[illegible]

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迹池館

皆疎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illegible]

[illegible]

神交付冥漠[illegible]

[illegible]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

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稉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

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

[illegible]

南有漢王祠

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

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

一川瀆[illegible]

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illegible]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

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

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一作江聲怒號流

惡邑里清[illegible]矧茲遠江皋荒

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

潤物功可以貸不毛[illegible]陰色

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illegible]何必吾家操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趙云

世有杜鵑辯仙井李新元應之作蜀書者編入東坡外集詩話非矣其說曰南都王直伯書江有驛坡謂子美壽歷五季兵火雜鈔離其雜經其祖父所理尚有頗闕晉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參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於錦城爲首句宜伯謬矣已子美詩嘗書家體必并年合程度者也是篇句落處兄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邪原子美之意頗有所感託物以發寺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注賦按得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字魯爲蜀帝子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彈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識當時軟史有不禽鳥若也唐官明皇後天步多韓刺史能遣尖不忘君者可二數疑武在蜀華勝數刺韓而實貴中窮定西川有杜鵑其不憂王命貢馬以自流澧軍旅遂負賊如崔旰遜在巷州爲朝廷西蜀憂足東川盤杜鵑耳至于涪萬雲安東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懷戴者爲無不在夫杜鵑之直有無世諸侯以爲來東川鴻杜鵑營營不多乃茹歎子美詩談遺恨上語又云子美不衷豐再驗何取子美良哉作古豐服以衷害於爲詩憶所見先此論坐患學蛟鄭常必本舌衷之不度之夜如先父公謂元更古杜詩嘗多熟是突於二歸句於病年州送刺史今年杜州發韓史已有再刺史突有草堂詩贊大我歸爲舍喜常大官嘉夜來城韓青我來巳有說喜夜交燕皇命尊常程度界今詩四字有四杜鵑亦詩所有有歸我尤酒酷我坎次鼓我蹲蹄舞我之勞謂其古十杜鶴尤杜天林鵑有杜鵑錦絲其語豈直是還注後又有一杜見來入仙歌罕既籍秋懷重押歸字謝靈運遠祖德重押人字一篇之中有兩節兩眼兩天兩房字者也文公所見此明句真以言杜鵑之有見也其丁云我昔遊錦城結處錦水邊杜鵑春至哀哀叫其間興以成西川有林鵑之句又云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令忽暮春間值我病下經年身寂不拜欲下如迸泉則以義斯自在中間錦敘句語引之其明君其言尊君之詩於雲安乃大元不見四句但爲夷刺見此詩作寓雲安所彼而年春嚴武卜死熱去年夏時郭英又崔所緣婁杜鵑常來堂可若爲嚴入之本君耶又雲安在唐是川之屬將非有東史宜州也由來之列午元應之賊又

鑒　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晉羊祜鴈賦鴈翔相和行列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上兄贊鵝用羔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祥故以爲贄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此詩幾世亂不能明臣之義者禽鳥之不若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唾一作塊趙云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因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上馬魚可不可輕使翔懷王者何可乾乎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師云非椎牛饗士不足以定大趙云得大風後可施其帆掛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耶也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同元使君舂陵行

覽道州元使君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

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趙云元結[illegible]其舂陵行序云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又賊退示官吏序云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illegible]詩可見矣）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

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横兩章對秋月一字偕（一作皆）華星（趙云上句言如秋月之皎潔下句言無一字而不若華星之粲爛趙云文帝詩華星出雲間）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趙云爲丹青[illegible]之義蓋謂公[illegible]者[illegible]神仙之丹青用[illegible]作[illegible]）獄訟永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飆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阻金印大與含滄溟清（作浪）我多長卿病（長卿[illegible]如病渴）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本草云卷耳[illegible]主風[illegible]）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冪（趙云卷耳生熟[illegible]蒙冪[illegible]）登床半生熟下箸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趙云[illegible]）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趙云莊子大旱金石流[illegible]）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illegible]）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尫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暍腸胃融汗滋衣裳污吾衰尤拙計失望築場圃

牽牛織女 趙云此篇戒女子之防身婦人之守禮蓋男屬之義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焦林大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曰織女 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見一作難候，此事終蒙朧。蔡語學林新編世傳織女嫁牽牛度河相會按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之閒俗因傳會為渡河之說然責上象無所據鳥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蓋起楚歲時記七夕[illegible]奕有光景以此為候是牛女相過其說淮南子美令吉意不取世俗說也 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荊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為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 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趙云公於末又以女子防身比夫婦之義言男不觀君臣朋友之事今明於[illegible]夫婦之義[illegible]為人婦者在君臣之[illegible]恩在夫婦恭也蓋[illegible]人婦者當守至公之[illegible]為[illegible]英[illegible]人女子一有[illegible]為丈夫者豈能容[illegible]婦女之義知此則為臣之義得矣丈夫多英雄蓋大[illegible]多英雄以警女子之[illegible]

上後園山脚

昔我游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蔡云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日觀 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毛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戎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公指當時記當玄宗富盛之時不能節用自守而委任蕃將求功夷狄 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復見，況乃懷舊鄉。不歸龜蒙山去宋近可見況故鄉乎 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

八哀詩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趙云舊有七哀詩曹子建王仲宣張載作七哀[illegible]一首不名七哀[illegible]哀[illegible]之詩[illegible]八哀[illegible]人[illegible]八公[illegible]故名八哀[illegible]公作[illegible]後[illegible]其[illegible]李公光弼[illegible]公為首[illegible]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按史思禮高麗人 追隨燕薊兒，穎

銳物不隔趙云按史思禮父為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鬭所謂追隨燕薊兒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趙云洗劍青海刻銘天山皆言戰勝深入青海天山皆虜地也思禮從討九曲則非外蕃矣轉深壁言吐蕃王遠遁為擊畏也飛兔不近駕杜田補遺飛兔古之神馬鷙義走駬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皎可知非虎子夫作駿良飛兔而篤之宗熙莫象車文之步點得也鷙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趙云思禮至行在上責其不堅守宜坐盡下斬之會房琯自蜀來太子皇斬令至讜上以為可收後效才釋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兵師環理帳殿涇渭闢趙云翠華天子之旗唐碧曰其之在焉聯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搤趙云蘭州金城郡名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淅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趙云本傳言其精法嚴整士不敢犯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非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趙云乾元二年代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太原尹思禮出身東夷人晉不事史不載之後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上元二年思禮薨廣元年史朝義滅見其不得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范蠡功成身退其不得悲甚田橫客

八 七四

田橫死賓客聞之從死者五百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趙云汾晉言思禮有往令太原役次在太原宜有思禮遺愛千年如其亦之名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趙云文苑傳如古名將廉頗藺相如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趙云思禮之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藺名將豈必書其文哉史傳中史有文苑傳而武將當仍曹州人以文吏為太原尹京留守太原尹兵其不許其後又以罪夫人命山將其怒吏其弟將罪為一馬而以賊等人罪如一馬爭遂殺身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光弼至德二載收太原成北之形勢光弼以一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

八 七五

二宮收復京師上皇在蜀安祿山長安宮闕皆煨燼先帝陵寢發掘之故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趙云異王臨淮郡王之封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趙云史光弼起家為將忠義貫日月用兵有謀略人望甚重代宗出幸陝詔入援光弼畏不敢行久之恐為元振害遷延不至帝還長安以為東都留守以為其去留常冀其至奏請歸養母上不許其後在徐州所部不奉詔光弼愧恨成疾其中不遂既而代宗命郭子儀自河中還京光弼亦以為秋一葉前後一二年間事也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諸葛武侯白羽

羽扇指麾三軍也零落蛟龍匣趙云高捷言爲國之標榜長城如李勣之賢長城平生白羽扇從諸葛亮比之零落蛟龍匣言羽扇零落也蛟龍匣隱是劍匣言劍之蛟龍在匣而羽扇零落矣其閑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乾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薾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趙云華岳之之尹集州專人業界云華岳也言其陰乃云故王金天白書乃其器也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趙云肅宗在靈武也寂寞雲臺仗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趙云匡衡汲黯言鄭公貶巴州刺史衛霍言其再鎮蜀也之實衛霍之親所以哀榮也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群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趙云四句言鎮蜀都諸葛文翁昔承其在蜀比之事上在位得竹人今政成州也模雪樣夏不消故號雪山乃與吐番爲界公來雪山重也而不捏罷吐番畏公不敢動捏西鄙所以爲重也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趙云何遜字仲言建安王記室與宴賦詩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趙云上兩句言公好賓客故時得賢材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前兩句言以此報主之事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荊衡虛無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虯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橛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沾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川瀆不可泝，鼓文狐兔嗥，純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遊津，湖溢生風味，少壯已昔細，復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涌，浩劫浮雲衛。[illegible]

八 [illegible]

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illegible] 眄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illegible] 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illegible] 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illegible] 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illegible] 面折二張勢，[illegible]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illegible] 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illegible] 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illegible] 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illegible] 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篲。[illegible]

八 [illegible] 三五 一

[illegible] 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illegible]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illegible] 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illegible] 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illegible] 爭名古豈然，[illegible] 關鍵欻不閉，[illegible]

方是全身之道而聞於屬鍵則捷急而歛然不問所以召禍突悲之也側及吾家詩曠懷
掃氣騎慷慨嗣真作私李大夫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鯤
鯨噴迢遞趙云公以詩自負如此言閑及馬與公比看以許為常例也氣騎言說誇之人王山桂
鍾律鯨皆況其詩玉山之桂取其秀拔鍾律取其聲之和雅鯤鯨取其勢之雄坡陁青州血
蕪沒汶陽瘞所邑塋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趙云邑以謂兗至代
宗待閣得贈秘監此爲見是揭厲也子孫在如綫舊客舟凝滯謂公陽云其上
無後下句公自傷其在言分求詩者所以落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
詠六公篇言邕有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
下萊蕪郭忍饑浮雲巘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泫夜字
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學蔚醇
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
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
吏祿亦累踐晨趨閶闔內足踏宿昔趼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
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源明後以秘書少監
李發松意以千變萬於賦莊右忽死不爲風雲所奪再歷祠壇前後百卷文枕
精皆禁樹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

豈獨剸反為後輩褻予實苦綿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
手搴趙云宰相王璵勸興祠禱事源明曰王者之於天地祇亦享之以禱祠而已乎曰不俟方士夜逐正
恩況妄有服說甚爲不可事絕萬手搴則時佐爲壇祀告望寒巖房芝者亦一手也當垂之俟來
者正始貞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乳贙乳贙名又音
敕子獻贊曰獸有獸獸形似大能服又音號出于西方名之曰贙或云下句大乳之獸服鮮貴與反
贊之乳者謂孔子也以云下上之怨不肯投孔言黃金可
心是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冥寞罪罟已橫
罥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沔一作公尚纏漳水
疾永負蒿里餞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鶢鶋至魯門不識鍾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彫籠養滎
陽冠眾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清爽天然
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
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圭臬星經
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
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昔獻書畫圖新
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宣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
尤所仰趙云滄洲動玉陛言本命洲圖命之寄而動天子所之上嗜酒益疏放彈
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

侍書愰曉競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值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故云[illegible]舉所染不瑕洗蕩之也）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祿山平貶台州司戶[illegible]）覆穿四明雪（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illegible]履行雪中有上[illegible]足踐地）饑拾楢溪橡（四明楢溪皆浙江地名言貧困採橡而食之）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趙云[illegible]）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疏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歿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淒述飄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illegible]）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illegible]）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illegible]）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illegible]）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illegible]）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趙云神仙傳蘇仙翁耽郴縣人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謂之[illegible]）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illegible]）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箋誄任昉騁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九齡[illegible]）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遣懷

昔我宋中遊惟梁孝王都（宋古大梁）名今陳留亞（陳留屬汴州）劇則貝魏俱（貝魏二州名大郡）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illegible]）憶與高李輩（高適李白）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illegible]）

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康阮籍云亡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吹臺梁王吹臺……西清……詩話唐史稱杜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李白高適……吹臺……

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漢高祖……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

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媿，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顏鮑，繫舟臥荊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撫孤公之……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趙云……南極言楚地公在楚故以朱鳳南方之鳥也……洞庭之下……鴻雁隨陽之鳥也……

南極北風破南極而威垂洞庭秋欲雪而……無氣象之貌及歸出言值時如此於是乎失所也……蕃……公自況……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趙云自此戊申大曆三年……十年殺氣盛……

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趙云此……言南山四皓以秦之亂避之入山……漢之初可以出矣……猶茹芝焉則以畏……之心未能已也

遣遇

磐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趙云朱崖海中之洲……南岳記……

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

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錙刀。趙云所聞所見皆……

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縕袍。趙云花時……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漾雲岑。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趙云白魚以網而困於密網黃鳥以和風春日……

之際而嘉音喧然物之所以通者拙物之遷邪雖然不足慮而仁者於物無偶遇其間塞焉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篪餘不盡酒聯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處云然此有酒可飲有琴可弄而思聖賢之寂寞實無與言者雖亦獨開襟而自適耳無弦之琴罪有琴而無弦也無弦之樂蓋陶記所謂無弦之樂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趙云按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胡星也彼謂安史之亂此言安史之亂也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斃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鼎風雲至趙云文翁肆寧楊子所謂以學謂學書之所周室宜中興孔門未廢棄是以賢雅才焕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倡恢大義趙云亂而衡山能建學校也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閎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戺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驂鎬趙云言聞讀書之聲而已讀書之氣勝之故也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趙云南紀字晉天文志云東井輿鬼為南紀西河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是其風味者言人學其教也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擬古韋蘇州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
驅車背鄉園朔風吹一作卷行迹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歎一作懼客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一作客客
嘉樹鬱初綠靡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情向天末
月滿秋夜長驚烏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寒螢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風一夕至獨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歎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蘙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欲反側寐不成擥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恻不知雙涕零
秋天無留景萬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愁人獨何依華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如何雨絕天一去音問違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弦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雜體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
金既雕錯鞶帶共輝飾空存懸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
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古宅集袄鳥群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
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鸇飽肉不肯飛既乖
逐鳥節空養凌雲姿孤奉肉食恩何異城上鴟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緒長
安貴家家妖艷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
復裁新豈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樂諧鏗
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鳥亦下來豈非
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擕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
自歌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
一懽笑焉知賤與貧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
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移疾會詩客
對此嘉樹林獨有戚戚顏抱疾知曠職淹旬非樂閑釋
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道同意暫遣客散疾徐還園徑
自幽靜玄蟬噪其間高窻矚遠郊暮色起秋山英曹幸
休暇悵悵心所攀
南塘泛舟會元六昆季
端居倦時燠輕舟泛迴塘微風飄襟散橫吹繞林長雲
淡水容夕雨微荷意涼一寫悄勸意寧用訴華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
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
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
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
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水
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貽之
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直方難為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兵

凶久相踐徑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攻身致患日夕
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
贈盧嵩
百川注東海東海無虛盈泥滓不能濁澄波非益清恬
然自安流日照萬里晴雲物不隱象三山共分明奈何
疾風怒忽若砥柱傾海水雖無心洪濤亦相驚怒號在
倏忽誰識變化情
寄馮著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疎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閭偃
仰遂眞性所求惟斗儲披衣出茅屋盥漱臨清渠吾道
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牽且覽按上書親友各
馳騖誰當訪弊廬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寄盧庾
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亂
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豈如望友生對酒起長嘆時節
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
耿耿非君誰爲歡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將違安可懷宿戀復一方家貧無舊業薄宦各飄颺執
板身有屬淹時心恐惶拜言不得留聲結淚滿裳漾漾
動行舫亭亭遠相望離晨苦須臾獨往道路長蕭條風
雨過得此海氣涼感秋意已違況自結中腸推道固當
遣及情豈所忘何時共還歸舉翼鳴春陽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
朝此爲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眇眇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
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攀緣前瞻路已窮既詣喜更延出
巘聽萬籟入林濯幽泉鳴鐘生道心暮磬空雲煙獨往
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岧嶢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
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
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休沐東還胄貫里示端
宦游三十載田野久已疎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墟山
明宿雨霽風暖百卉舒泓泓野泉潔熠熠林光初竹木

稍摧騶園場亦荒蕪俯驚鬢已衰用覽昔所娛存沒惻
私懷變遷傷里閈欲言少留心中夜畏簡書我近畏自
退殊名亦空虛與子終攜手歲晏當來居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同心忽已別昨事方來昔歸徑還獨尋綠苔見行跡秋
齋正蕭散煙水易昏夕憂來結幾重非君不可釋

閑居贈友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園廬既蕪沒煙景空澹泊閑
居養痾瘵守素甘葵藿顏鬢日衰耗冠帶亦寥落青苔
已生路綠筠始分籜夕氣下遙陰微風動疏薄草玄良
見誚杜門無請託非君好事者誰來顧寂寞

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景沉悄然羣物寂高閣似陰岑方
以玄默處豈為名迹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沖襟齋舍
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

秋夜南宮寄灃上二第及諸生

暝色起煙閣沉抱積離憂況茲風雨夜蕭條梧葉秋空
宇感涼至頹顏驚歲周日夕遊闕下山水憶同儔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獨眠不
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情性亦欣然還復
茅簷下對酒思數賢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當念中
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遇明世庶以道自全

新秋夜寄諸弟

兩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方
用憂人瘼況自抱微痾無將別來近顏鬢已蹉跎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沉暮色至淒淒涼氣入蕭
條林表散的皪荷上集夜霧著衣重新苔侵履澀遇茲
端憂日賴與嘉賓接

寄暢當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關出
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間昔為
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丈夫當
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羇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上
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沾纓憂來
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鳥鳴野
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贈璨公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禪暮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此道本無得寧復有忘筌

寄恒璨上元

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寄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示全眞元常

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月坐推遷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獻歲抱深惻僑居念歸緣常患親愛離始覺世務牽少事河陽府晚守淮南壖平生幾會散已及蹉跎年昨日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去車馬不復全閑將酒爲偶默以道自詮聽松南巖寺見月西澗泉爲政無異術當責豈望遷終理來時裝歸鑿杜陵田

西澗即事示盧陟

寢扉臨碧澗晨起澹忘情空林細雨至圓文遍水生永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可散煩纓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秋詶寄示丘丹

露滴梧葉鳴秋風桂花發中有學仙侶吹簫弄山月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春風始日踈林竹還復長榛叢端正良難久蕪穢易爲功援斧開衆鬱如師啓群蒙庭宇還清曠煩抱亦舒通海隅雨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方如故懷賢思無窮

送令狐岫宰恩陵

大雪天地閉群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里行行行安得辭荷此蒲璧榮賢豪爭追攀飲餞出西京罇酒豈不懽暮春自有程離人起視日僕御促前征逶遲歲已窮當造巴子城和風被草木江水日夜清從來知善政離別慰友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海湄名

在翰墨場，華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里期。大海吞東南，橫嶺滿地維。建邦臨日域，温燠御四時。百國共臻湊，珍奇獻京師。富豪虞興戎，繩墨不易持。州伯荷天寵，還當翼丹墀。子爲門下生，終始豈見遺。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上將說國士，下以報渴飢。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徵遊不知罷，中路忽言還。泠泠鵾弦哀，悄悄冬夜閑。丈夫雖耿介，遠別多苦顔。君行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雞鳴儔侶發，朔雪滿河關。須臾在今夕，罇酌且循環。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罄跡非世騖，委身同草木。逍遥精舍居，飲酒自爲足。累日曾一櫛，封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禄。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跡，謬蒙君子録。俯仰垂華纓，飄颻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遠峯明夕川，夏雨生衆緑。迅風飄野路，回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閣，白雲在幽谷。

答崔主簿問兼簡温上人

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已寂，了將身世浮。閑居澹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稍新篁抽。即此抱餘素，塊然誠寡儔。自適一忻意，愧蒙君子憂。

答長安丞裴稅

出身忝時士，於世本無機。爰以林壑趣，遂成頑鈍姿。臨流意已凄，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獨踐幽人蹤，邈將親友違。髦士佐京邑，懷念枉貞詞。久雨積幽抱，清罇宴良知。從容操劇務，文翰方見推。安能戢羽翼，顧此林棲時。

奉酬處士叔見示

挂纓守貧賤，積雪臥郊園。叔父親降趾，壺觴攜到門。高齋樂燕罷，清夜道心存。即此同疎氏，可以一忘言。

夏夜憶盧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瀟灑在幽林。炎月得涼夜，芳罇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月間徽音。人生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旦，層城苦沉沉。

春中憶元二

巾歌萬井春，桑條已含綠。徘徊洛陽陌，惆悵杜陵曲。遊絲正高下，啼鳥還斷續。有酒今不同，思君瑩如玉。

池上懷王卿

幽居捐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春塘。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蒼蒼。私宴

阻外好臨歎佇觴兹遊樂時盡旭日願翔將

雲陽館懷谷口

清泚階下流雲自谷口源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道高杳無累景靜得忘言山夕綠陰滿世移清賞存吏役豈遑眺幽懷復朝昏雲泉非所濯蘿月不可援長往遂真性暫遊恨卑喧出身既事世高躅難等論

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緝遺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

登樂游廟作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皇頹壖久陵遲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飄揚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鍾何處來暮色忽蒼蒼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世同一傷歸當守沖漠跡寓心自忘

任鄠令渼陂游眺

野水灧長塘煙花亂晴日氣氳綠樹多蒼翠千山出遊魚時可見新荷尚未密屢往心獨閑恨無理人術

西郊遊矚

東風散餘冱陂水淡已綠煙芳何處尋杳藹春山曲新禽哢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遊華觴忻見屬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游白家竹潭

清賞非素期偶遊方自得前登絕嶺險下視深潭黑密竹已成暮歸雲殊未極春鳥依谷暄紫蘭含幽色已將芳景遇復款平生憶終念一歡別臨風還默默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飢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慙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南園陪王卿遊矚

形迹羈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禽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池暮色沉君子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一酌何為貴可以寫沖襟

春遊南亭

川明氣已變巖寒雲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景煦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遙池館華益媿專城寵

再游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歎乏弘量，終朝親簿書。於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疎。積逍誠徒責，尋山亦有餘。測測石泉冷，曖曖煙谷虛。中有釋門子，種果結茅廬。出身厭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況將塵埃外，襟袍從此舒。

游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游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疎。

襄武館游眺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遊。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

是時秔稻熟，西望盡田疇。仰恩慙政拙，念勞喜歲收。澹泊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往情惻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雲集，芳樽始淹留。還希習池賞，聊以駐鳴騶。

秋景詣瑯琊精舍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水清。上陟巖殿憩，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意有清夜戀，身為符守嬰。悟言緇衣子，蕭洒中林行。

東郊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叢適自憩，緣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

行寬禪師院

北望極長廊，斜扉映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唯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義演法師西齋

結茅臨絕岸，隔水聞清磬。山水曠蕭條，登臨散情性。稍指綠原騎，還尋怠澗徑。長嘯倚亭樹，悵然川光暝。

起渡律師同居東齋院

釋子喜相偶，幽林俱避諠。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對閣景恒晏，步庭陰始繁。逍遙無一事，松風入南軒。

遊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游久未遑。鳴騶響幽谷，前旌耀崇岡。青冥臺砌寒，綠縟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構雲房。經製隨巖轉，繚繞豈定方。新泉泄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甿終未忘。還歸坐郡

閣但見山蒼蒼

夏至避暑北池

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炎涼公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熱安可當亭午息羣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寂城高樹蒼蒼綠筠尚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酒煩抱可以對華觴

同元錫題琅琊寺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潔花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殿分嵐嶺明磴臨懸壑絕皆旭窮陟降幽顯盡披閱欲駭風雨區寒知龍蛇穴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爲厭車轍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三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四

詩

任洛陽丞請告 韋蘇州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臥空館養痾絕囂塵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氳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爲當去東皋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清決決水泉動忻忻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興庶氓即事訛文墨抱沖披道經於焉日淡泊徒使芳樽盈

休暇東齋

由來東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步摘葉愛芳在捫竹憐粉汚岸幘偃東齋夏天清曉露懷仙閱眞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疏恬然自成度綠苔日已滿幽寂誰來顧

郡內閑居

棲息絕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廬山緇永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衆藥發幽姿今夕

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爲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即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絶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琴書時來北窓閱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尊中物餘事豈相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疎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閒出去唯空屋弊簀委窓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頹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顔

夏景端居即事

北齋有涼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遇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情默默以緘情

新理西齋

方將昕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閑暇一芟除春陽上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穢蕪稍稍覺林聳歷歷忻竹踈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玆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冬冬城鼓動稍稍林鴉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曙寢齋有單絺靈藥爲朝茹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處

寓居永定精舍

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羇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清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

秋夜

暗窓涼葉動秋天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林端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更寒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縑購山客移蒔羅衆英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旣蒙澤插援亦扶傾陰穎夕房歛陽條夏花明悅翫從玆始日夕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踈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捨迫過時不得鋤田家

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古人書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子厚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舂陵沿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澂霽纖雲盡褰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泛舟絕沿洄

南㵎中題

秋氣集南㵎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陪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疎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閒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皋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疏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

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滿香溢嘉色寶箇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闇襯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況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獨覺

覺來窓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秪閑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飲酒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酹先酒爲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
欣或目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踰嚀
援竈前目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
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支
體吟咏心自怡得意忽其適非願爲世儒道盡即閉口
蕭散前因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悅安
用勤與劬貫衘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感遇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依枯安可任鴻
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望沉溺尨鼓鸞齊音東游
久攝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穆太陰叢樓嘒
姦利希貨搶千金危根一以拔齊介來相尋攬衣中夜
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爲
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
勤皂櫪剉秣不告疲既死給棺櫝葬之東山基奈何値
崩湍蕩析臨路垂驕然暴白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
余睠之潸然悲猶庶獲迎祭大馬有蓋帷佇立唁爾魂
豈復識此爲奮鍤栽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
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
顧爾私

秋懷 韓退之

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
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
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
生雖多塗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又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彫悴青青四
牆下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
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尚能飯學
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
歸還閱書史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
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女子乃
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豈
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
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
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愁慼慼抱虛警露泫秋樹高（高或作滿或作坼或作立方云）（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詩泫泫露盈條工曾達詩秋還露泫柯古詩於露用泫字非一○今按經孔子泫然流涕則泫為流涕之貌於下句蟲弔對偶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塗或作途）汲古得修綆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室幽幽乃與下句相偶）月吐窗冏冏（冏或作囧）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趨或作趣之語吾益其中）苦勉祗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覷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甔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丈夫或作大人或作人今按先本少作人說者謂丈人者尊長之稱古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為答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琤或作崢作淪）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汍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為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阱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為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推）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湯湯作蕩）爾生還不早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西風蟄龍蛇眾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夜歌

靜夜有清光閒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遙遙作悠悠）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百里或無里字）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或下有元字）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召或作邵）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吏字非是）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

古人晝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而方作入於非是）

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方從閣杭蜀本作蓋蓋云見詩以三監式易韻以蓋叶居視古周韻也。今按咨字自與居叶方於毛韻衡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蓋蓋雖可叶然殊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文其辭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咨字叶音子余反而誤作蓋字耳然亦不如且作咨字之見成穩當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

識惟有天翁知（方無有字非是）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

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

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

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

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illegible]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蓋設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乃決之之詞也）

十二

齪齪

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大

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妖姬

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

白日（古欺方作蔽。今按作蔽固語然作欺亦有來也）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

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謂或作以語方作語。今按[illegible]以語不書作為語為渠切）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爭臣。今按爭臣下更著官字語復非是）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

術自進誠獨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隅方云古音鄒五侯切協與流通）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

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

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緡魚于淵（古作泉之。今按以[illegible]為泉避諱也依例[illegible]作[illegible]）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作乃）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illegible]）不知羣

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

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

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

坤擺雷硠（[illegible]一作礌）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

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

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

太山一毫芒（[illegible]）我願

生兩翅（兩方作雨）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

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十二

（或作秋非是）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
頷頷

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或作書蠹）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愚（或作愚）古自包羅當今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共升崑崙顛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閣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壓其顛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為悲吒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或作麒麟）

送劉師服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客耳驚起不可留卓草上嗟不行酒獻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齋財入市賣貴者猶難售不畏頗頷（或作頷頷）久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贈別元協律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遂勞從事賢來吊逐臣色南

齊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或作往方）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或作何）

（無作）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或作旬日）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悁悁

又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又況）嶷嶷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或作形神）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

宿曾江口

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大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問知歲常然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眾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雜詩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

鶻鳴聲楂楂鳥嗥聲擭擭爭鬪庭宇間持身啅彈射（或聞）

（[illegible]）黃鵠能忍饑兩翅久不擧（[illegible]）若吞雲

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歲）

截橑爲搆櫨斲楹以爲椽束髙以代之（或作）小大不相

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顚解轡棄騤驥蹇驢鞭使前

崑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邅停車此輪下絕意於神仙

雀鳥朝營食鵂鳴暮覔食（[illegible]）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

身啅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illegible]）

蛙黽鳴無謂閤閤祇亂人

南溪始泛

（三首）

榜舟南山下（[illegible]）上上不得返幽事覽夫多（[illegible]）

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縻㯪磨礪波

惡厭牽挽或倚倚岸憑寬旋平洲飯點點蒙雨颯指指

新月餟（[illegible]）餘年懔無幾（[illegible]）

（[illegible]）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illegible]）

南溪亦清駛（[illegible]）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

隨我觀不休不憚兒童嗤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illegible]）

（[illegible]）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

置居在西疇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

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顧爲同社人雞豚

讌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竊形可輿致任視安可擲（[illegible]）

（[illegible]）即此將坂下久聞有水石拕舟入其間（[illegible]）

（[illegible]）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

（[illegible]）驚起若孳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

團松冠壁（[illegible]）

誰謂非事役

補遺杜詩

遊龍門奉先寺（[illegible]）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illegible]）

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

衣裳冷（[illegible]）

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望嶽

岱宗大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趙云上句言其山之靈秀下句又言其山之高大如史記言[illegible]所謂陰陽為之割也盪胸生曾雲趙云[illegible]文有曾雲之說曾讀之層其[illegible]以盪滌人胸以言山之高決眥入歸鳥[illegible]以言其目力人[illegible]鳥之[illegible]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苦雨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illegible]羣木水光下萬象雲氣中趙云[illegible]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illegible]悄悄素滻路[illegible]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君子面超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趙云[illegible]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illegible]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趙云[illegible]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趙云[illegible]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illegible]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趙云[illegible]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illegible]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illegible]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illegible]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illegible]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趙云[illegible]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趙云[illegible]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illegible]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

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
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
放手放手傷葵根 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趙云此段方有舟發盡淘米所以爲烹少汲水烹放手因以興焉敘之自宗猶水之有原葵之有根也木有源勿渾之而已族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黨亦勿踈之而已矣 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
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
嫌猜同姓古所敦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
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
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雲師名 渠黲 云趙
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
以雨澤於上泥汨於下君子雖有車馬不遠適而已小人艱於行今之往來必因驢騾 維南有崇
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 魏文帝與鍾繇書
月來忽復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
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述懷 自賊中竄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至德二載夏四月自賊中亡走鳳翔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
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 按新書言甫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 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
知家在否 三川在鄜州按本傳甫家寓鄜川艱窶彌年孺弱至餓死者 比聞同罹禍
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
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
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
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鑒云亞字次公書宗伯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奏河西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
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
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圜疏通略文字經綸皆
新語足以正神罷宗廟尚爲灰君臣俱下淚 趙云安慶緒盡焚九廟崩也
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
帝曰大布衣籍卿佐元帥 謂郭子儀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奔
使 趙云流沙邊地名 亦歸嘗再前席遒遠丹陛試須存武威郡
爲畫長久利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
酒多還醉踊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

計始遂（趙云此一段又以安遠飲何有工告此事何足平哉當念天子反工車馬歸及安方爲計遂）也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廻其頭夾輔待所致（[illegible]）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兵車行（王洙云[illegible]）

車轔轔馬蕭蕭（[illegible]）行人弓箭各在腰（[illegible]）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illegible]）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illegible]）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illegible]）

（[illegible]）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illegible]）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illegible]）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illegible]）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illegible]）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illegible]）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illegible]）

天育驃騎歌（[illegible]）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illegible]）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illegible]）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illegible]）

中紋赤色旋 [illegible] 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illegible] 善 [illegible] 馬賦 [illegible] 者行千里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矯矯龍性合變化 [illegible] 卓立天骨森開張 英趙云紫色 [illegible] 伊昔太僕張景順 [illegible] 監牧收駒閱清峻 [illegible] 張萬歲 [illegible] 十萬六千 [illegible] 張景順 [illegible] 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 元時太僕姓張名景順 [illegible] 趙云大奴王毛仲也毛仲高麗人 [illegible] 唐兵志云毛仲領內外閑廄 [illegible] 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illegible]

韓愈之言 [illegible] 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illegible] 公因題畫已死之馬 [illegible] 猶人抱出羣之材而不遇知己以死爲可悲矣

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 [illegible] 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 [illegible] 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 一作輕 輕舉香汗清塵汙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 [illegible] 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illegible]

秋雨歎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 [illegible] 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illegible]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illegible]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illegible]

闌風伏雨秋紛紛 [illegible] 四海八荒同一雲 [illegible] 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 [illegible] 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 [illegible]

相計寧論兩相直（天寶末以窮兵喪狄內盡力宮室役吏繁興民不得休息此詩所以刺也）（師云唐舊史開元中米斗錢發運此詩可以論其世矣）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
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飛難
秋來未省見白日泥污后土一作后土何時乾（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此詩刺賢者退處而貴顯窮於金穴也）

歎庭前甘菊花（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

簷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念玆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趙云蓋言其枝葉扶疏如人文采之秀發而茲埋沒天將文為風霜所埋也）

渼陂行（趙云按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合陂魚甚美因名之……）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
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趙云天地黤慘則爲可異水如琉璃則爲可愛以其可愛而便欲泛舟以入則爲可憂矣汗漫言廣大也事殊與極盡言其初起來之興豈不然哉及乎初來之際忽逢天地黤慘之事殊矣事之既殊則興亦極盡興既極盡則寧不憂思乎）
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趙云此乃所以憂也）
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趙云主人指言岑參也前者以天地黤慘而遊者憂今也以無氛埃而舟子喜不亦宜乎）
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趙云菱葉荷花淨如拭則水之幽深可見矣妙處是淨如拭二字）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趙云上句以言其深下句以言其遠上句譬於下句實言其勢也然如舟解此所以爲譬喻淵深南山在陂之上流之深廣而又清此所以爲實說文東南之別有之遠則現之共東海之中……）
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趙云言水之深……）
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趙云雲際寺名在鄠縣東南六十里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
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趙云一日之間所行所至之多天也既而晴無氛一矣可以縱遊乃句終之多也此一句以結一篇之事矣）

去矣行（天寶十四年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錄遂作去矣行趙云去矣此詩有高舉遠引之意故取去矣爲名）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趙云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戀而附此乃賢人義士不阿附於權貴之門也）
野人曠蕩無

醜類豈可久在王侯間斯云詩云有醜面目有醜類則不能忍慾者能忍慾則斫促僕猶無所不至如是而可與諸王侯之間蓋必如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而並游五侯者矣野人曠蕩而不能忍慾宜其棄王侯予去矣末試囊中飧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北齊李預居長安美古人飧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環璧雜器百餘枚日服食之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康駢劇譚錄曰曲江池開元中疏鑿爲妙境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趙云公方春日潛行當祿山之亂宜其有調御靜蕭爲誰辭之哀矣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趙云曲江南即芙蓉苑今云南苑是也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趙云漢成帝嘗欲與婕妤同輦載以託言楊妃也詩人類皆假古事之似者以爲譬故李太白亦言可憐飛燕倚新粧而高力士擿尊之竟以此不得用志夫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趙云按明皇雜錄載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組繡爲障泥同入禁中觀者如堵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一作笑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時明皇幸蜀貴妃死趙云此言明皇既幸蜀矣長安與蜀相望於數千里之間去蜀與住長安者皆不知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一作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趙云胡騎塵滿城公此詩作於至德二載之春血污游魂歸不得則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上皇車駕次馬嵬驛貴妃自盡行細柳新蒲爲誰綠則次年之春明矣舊者蘇黃門嘗謂真妃在庭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賦數百言而淺陋歌杜公言太真之被誰則昭陽殿

裏第一人足矣言富貴則才人弓箭明眸皓齒黃金勒足矣言馬嵬之死則血污游魂歸不得足矣觀當直與相二詩言用兵而敗異例可見此聞之右者公云

悲陳陶趙云天寶十五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公故有是詩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趙云羣胡驕來血洗箭仍上好虜正在血洗箭三字蓋言洗箭上之血也如真雙箭落馬詩云最後一陣馬中箭不言不載尾狂風又漸虎箭云五更待觀戰雲雷骨其格出四句乃方安禹同雙大食兵取勝跋然其狀之性不與夜擾微房琯處表軍矣而然大之心不驟辭兵討戰只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趙云前篇悲陳陶斜辛丑之戰也此篇悲青坂乃癸卯之敗矣青坂與陳陶斜之地不相遠也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蕭颯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趙云房琯之戰列以十月庚子軍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陶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專少邢延恩促戰故敗句見其軍之不利於此報陳整旅堅壁以待可也而癸卯南軍復戰遂大敗故公此詩恐其待明年之捷所以重嘆之也

洗兵馬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趙云山東者今之河北也蓋謂之山東山西以太行山分之也今所謂山東乃普古齊地則以泰山言之矣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京已復變猶殘于河北之後史思明降服非

齊能元皓降石河北諸郡歸降復矣故同中與洪得收山東捷書日夕趙作報清晝同云趙人聽之報與日晝同口書夜有急之真也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秖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也趙云鄴城相州[illegible]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崆峒山黃帝[illegible]三年笛裏關山月[illegible]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illegible]郭相謀深古來少郭子儀也司徒清鑒懸明鏡[illegible]尚書氣與秋天杳王思禮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鷄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趙云公自謂也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illegible]復道諸山得銀甕禮運山出器車[illegible]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illegible]

[illegible]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乾元中同谷縣作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一作無苗山雪盛[illegible]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鶖鶬[illegible]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illegible]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四歌奏林猿爲我啼清晝[illegible]

作竹林後人不知乃易爲林猿嘗有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少陵凡於詩目必紀其實以明風俗方物貽後人豈可妄意易之耶趙云同谷無深林自是無猿當以西清爲是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一云樹枝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迴春姿東坡云六歌一篇爲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趙云末句又變新意以終七歌之義蓋此一日之歌也自一歌至七歌歌聲既窮而日晚暮矣

古栢行不傷有其才而不得其用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此乃夔州之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趙云任昉述異曰虞氏縣有盧君冢冢傍栢二株其柯如青銅其根如鐵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趙云四十圍二千尺用栢事以形容今栢之長大也隋均州圖經云南陽武當南門且有杜栢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爲巴郡伐之則巴郡有栢樹大四十圍高二千尺餘此並載樂史太平寰宇記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趙云此公詩之妙處蓋栢雖有四十圍之大二千尺之長者而後人如蕭欣輒伐之不能久有惜此栢以君臣際會之休故人愛惜以至于今也惟其如此然後致氣接寒通之遠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趙云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杜公近方離成都而來夔故止可言憶昨也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趙云栢木有文采具在其中故云不露文章人已許其高大下句蓋自況其不憚摧軀栢身以應器使然誰能送致之乎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趙云栢實與葉其味苦故栢心亦苦心雖苦矣而不免螻蟻之所穿以況小人之見妄也下句豈非公自況其終接鸞鳳之侶乎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趙云王充論衡效力篇云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已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能道大聲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論衡之語如此公所謂才大難爲用豈不出於此乎

憶昔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趙云先皇言肅宗也朔方郡今之夏州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趙云驕子指言回紇也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至令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趙云東坡詩話曰關中小兒謂李輔國也張后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上爲忙指肅宗我昔近侍

叨奉引。時代宗享郊廟也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趙云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趙云公於廣德二年以嚴武再尹成都自閬中歸武用為參謀固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矣今也止願見如傅介子者使斬賛普之首則老儒不復須尚書郎也此為夔州詩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趙云雲門者黃帝之樂名叔孫蕭何以比開元之大臣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兎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陪王侍御宴姚通泉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記陳元方嘗候袁紹紹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泉邑也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修可曰末句倣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兮趙云此一段乃晏子戒流連之樂之義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乂而英乂驕縱不可記故舍之而去所以記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趙云此五句公之用心有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白樂天詩我願布裘長萬丈與君同蓋洛陽城蓋亦有志衣被天下者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若有言千萬間之廣廈則其言信而有徵

縛鷄行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争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師云此孟子見牛未見羊同意吾叱奴人觧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越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黄魯直深達詩宜其書醽池寺書堂云小黠大癡螗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蚿退食歸來北窓夢一江風月趁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輙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黄魯直作木仙花詩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横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四